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归 莲 梦



主要人物表

白双山	山东泰安州乡民，悭吝成性。
真如	法名，泰安涌莲庵活佛。
莲岸	涌莲庵女大师。白双山之女，后改名白从李。
强思文	曾投靠莲岸法师，后为盗贼。
杜二郎	曾投靠莲岸法师，后为盗贼。
李光祖	顺天府人士，义军大将。
宋纯学	南京人士，进士。
程景道	徽州人士，义军主将。
崔世勋	开封府世袭百户侯，后为义军大将。
香雪	崔世勋之女。
王昌年	进士，香雪夫婿。
焦氏	崔氏续弦夫人。
焦顺	焦氏之子。
杨氏	焦顺妻。
添绣	香雪丫环。
潘一百	开封府财主。
胡喜翁	小柴岗乡民。
王森	山东深州人氏，创“闻香教”。

第一回 降莲台空莲说法

话说明朝末年，山东泰安州有一乡民，姓白号双山。夫妻两口，诚实作家，持斋敬佛。生平有一毛病，是个鄙吝，随你至亲骨肉，平日相与时极其和顺。及至钱银出纳之际，无论周贫济无，就是礼上该用的，也难出手。不是推托事故，定是假装忙迫，必要短欠缺方为称心，家计颇饶。只是年近半百，无男无女。

一日，双山夫妇商量道：“我们两个勤苦节俭，积些家业，可惜无人承任。闻得泰山上神道极灵，何不备些香烛去求祷一番。或者山神鉴格，降得子女，也完我们心事。”算计已定，就拣一好日，要到泰山进香。是夜就虔诚沐浴睡了。睡到半夜，忽梦见天上降一金甲神人，送一枝莲花来，双山亲手接住，及到醒来，还觉得吞气馥郁。天明起身，对婆子道：“我昨日诚心要求男女，夜间就有奇梦，梦见天神送一枝莲花与我。莫非山神怜念我们作家人要出去进香，未免盘缠费用，虚费无益。自古以来，相传神道是聪明正直的，只要一点真心诚敬他，他自然感格。难道希罕这几枝香烛、几张纸马？我如今在家祈祷便有好梦，不若多吃几月素斋，一心向善，或者邀天之幸，不至绝嗣，亦未可知。”因此把进香念头息了。可见悭吝的人，若省得一文，连神道也要骗的。

过了几月，果然梦寐有验，那婆子就有了胎。看看十月满足，临盆之际生下一个女儿，眉清目秀十分可爱。邻里也有贺他的，他想，受人礼物，必要请人吃酒，虚费钱财何益。遂贺也不受、酒也不请，仍旧关门吃饭，一过数年，安然无事。

那女儿越长越大了。不意，天运无常，那一年适值旱荒，双山撑持过了。谁想，第二年越发大旱，赤地千里，济南、兖州一路，寸革不生。四远饥民，打家劫舍。双山家内所存粟麦，尽行抢去。他是平日一毫不舍得的，见了这光景，气闷不过，夫妻不上半月，都气死了。乡邻将他几间小屋变卖完葬，结果他夫妇。只存那个女儿流离漂散，日逐在街上抄化度日。且是人情恶薄，亲戚故旧，就是平日受恩的，见人家衰败，还不肯知恩报恩；何况双山存日是个水米无交的，他遗下女儿，谁人肯收养他！幸喜女儿气质比别人不同，虽则小小年纪，偏要自己主张，人有骗他，他竟不信。所穿的是孩子衣服，除了近邻，也不晓得他是女儿，竟象小厮一般。怎奈家业荡然，投身无路。

忽一日往街上闲走，适见一个光僧，随了几个徒弟，在一所野旷之处打坐。那白家女儿，正在无聊，也挨身在老僧旁边坐下。只见那老僧问道：“你是谁家之子，怎么一人在此？”那女儿乖巧，竟不说自己是女儿，答道：“我是前村白家的儿子，今年十二岁。只为年时荒旱，父母皆亡，孤存一身，无处着落，平日又无好亲眷可以照顾，实是无可奈何。”说了这一句，便呜呜哭将起来，引得那老僧慈悲念切，说道：“阿弥陀佛，有这样苦事！贫僧是北边来的，闻得泰山中有一尊活佛，要去参见他，故在此经过，歇息片时。今见你这般困苦，何不随贫僧同到山中出家度日？”那女儿暗思，抄化艰难，不如随他去图个安饱，未为不可。就答道：“若得老师父救我，带挈同去，极好的事了。

我又无行李，今日就同走罢。”竟假做小厮，随几个僧人，一路行走，到了泰山中。

却说这泰山，是五岳之宗，高四十余里，阔不可量。其上有日观峰、丈人峰、莲花峰、明月峰，又有石径峪、桃花峪、黄岬岭、飞雁岭、白云洞、水帘洞、黄花洞、玉女池、王母池、白龙池、封禅台、五大夫松。山中又有一座涌莲庵，建在最僻之处。那庵中一个老僧，法名真如。当初原是儒家出身，读书明理。后来削发披缁，做一个苦行和尚，不念佛，不肯招徒弟，也不住寺院，只择得一处无人耕种的荒地，便随高逐低，不论粟麦蔬菜桑麻之类，一概种植。却也奇怪，凡是他种的，生的又丰盛，卖的又价高，除了一身日用之外，件件存余堆极。他就将每年堆积之物施舍贫人。有丧事不完助他成葬，有亲事不就的助他成婚，有饥寒困乏的助他饱暖，有粮税不足的助他完纳。若堆积之物助完了，再种植起来，依旧助人。有人教他诵经念佛，他说：“我生平不要人财，不贪色欲，不慕功名，不轻贫贱，不重富贵，不修来世，与人无争。但一身吃着的，靠天地种植起来料理，倘若有余，便要周济人急，只算把天地生养之物仍旧还了天地，为干我事，何等干净。我做和尚是这等的，何消诵经念佛。”如此苦行二十余年，忽然一夕灯下现出一尊金刚来，口中朗诵经内四句偈言：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霜，应做如是观。

那真如不流不忙，立起身道：“你的话甚好，我已明白了。”他原是识

字明理的，因自号曰“真如”。嗣后，渐渐心里透彻，晓得过人未来之事。往往论人未来事情，屡屡应验。因此，人人播扬，处处传说，称真如是个活佛。当时就有一般和尚推尊真加为法师，要他坐方丈。真加大骇，遂潜逃至泰山中。适值日晚，无处投宿，他就趁着月亮从山中僻路走去。见一处林木参差，清泉秀石，幽异非常，遂坐在石上。忽见涧水中涌出见朵莲花来，真如喜悦，知是个异境。次日，便攀木樵柴，草创一间茅屋，自题匾额叫做“涌莲庵”。谁知创造这庵之后，便有好事的相传出来。那和尚们闻知，个个到涌莲庵亲近活佛，好借这名色在外边化银子。岂料真如是个最怪借佛法骗人的，他见众僧来皈依，便创起规矩，偏要不化斋不念佛，日间耕种，夜间静坐，若发一言，便是妄想，摈弃山外。那些和尚初来时想是一件好生意，今见如此枯寂，就退去了大半，只留几个耐心苦守的相伴过日。只是真如道性迥异常人，故此远方慕道的，不怕吃苦，都来相见。

当日那北边来的老僧，带了白家女儿，径到涌莲庵来。因昨日晚，不得相见，至次日上午，真如上堂说法。他的说法，与别个善知识不同。别个要参语录，要棒喝，把几句无来历的话，叫做“机锋相凑”，通是一般鬼混的意思。这真如一走上堂，心里便晓得来参的人是怎样。不待开口，便叫众人不许思想做佛：“你们后日都要死的。到得死对不要怕痛，那如来也是皆痛的，你若怕痛，我今日便与你一刀。”只这一番话。不知是什么缘故，论到北边那老僧来参，真如便道：“不要参，我以前的话，你们都听见，不过如此了。只问你昨日带来的孩子，是男是女？”那老僧见问，吃了一惊，一时对答不出。真如呵呵笑道：“不要讲了，可送他到后边屋里，每日与他两顿饭吃，也不与他剃头发。”那老僧不知所以，因说道：“既是老衲带他来，也叫他一见大和尚，题个法名。”真如道：“这个使得。”因唤那白家小厮来参拜了。真如道：“好个孩子，只是秀美太过。你既到我涌莲庵来，正如落水的人爬到岸上一般。”因此取名莲岸。自此以后，那莲岸朝夕伏侍真如，凡遇说法之时，侧耳细听，至于文墨字句之类，留心访问，真个聪明胜人，闻一知十。

光阴迅速，一过六年，那莲岸已是十八岁了。自思：“我是女身，假充小厮在此混过几年，终无了局。不如出山去，轰轰烈烈做一成家创业之人，强如在此混过日子。”看官，那莲岸是个女子，为何有这英雄气概？不知他原是天上星宿差遣下来的，当初投母胎时原有莲花感梦之异，故此年纪大了知识不凡。惟真如晓得，别人那里得知。

一日，莲岸走到真如面前，跪下禀道：“自莲岸亲承法旨，已经六年。自想人身难得，若是悠悠忽忽过了一世，岂不辜负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意。如今莲岸禀明法师，要出山去做一个世间有用的人。”真如听了，叹道：“我原晓得你不是佛门中人。若不放你去，只是天生你这一副心性，自然留不住的。若放你去，只可惜世上的人不知受你多少累，岂不可恨。如今也索罢了，这也是天数如此，非干我事。我明日上堂时，亲送你出山罢。”莲岸拜谢而退。次日，真如鸣钟击鼓，聚集僧众上堂说法，说了许多生死门路。到后来，独唤莲岸来说道：“莲岸，我知你出不得家，因此送你出山去，我有一封口帖儿与你，若遇饥荒之时，可开来看。数年之后仍来见我。”莲岸深深拜谢，竟自出山。

行了一日，到晚间遇着一个白须老者，把手一拱道：“莲岸小师，往那里去？”莲岸道：“我要下山，寻亲眷去。”老者道：“如此甚好，我同你走。”

原来那老者不是常人，是本山中积年得道的白猿。因他在真如庵中时常听法，故此认得莲岸。是晚，莲岸同那老者行走不上二三里路，见一草庵，老者便同莲岸在此草庵中歇宿。睡到半夜，外面一道火光透进庵来。莲岸惊起，依了这光，寻觅出去。见庵后一间石屋，两扇石门紧闭，那光就从石门里照出来。莲岸欢喜，知此中必有异事，急急回庵，叫老者问道：“老师，后面石屋里是何宝贝放出光来？”老者道：“啊呀，这光被你看见！也罢，我实对你说。此中有一卷天书，是洞府仙曹留藏的，着老夫看守。经今五百余年，不曾出世，故此夜夜有光。”莲岸闻言大喜道：“这宝光今夜被我看见，老师何不传授弟子？”老者道：“这书乃仙曹秘篆，不可轻易授人的。你若要取，且看缘法如何。”遂同莲岸走到石屋。莲岸双手把石门一推，竟推不开。老人教莲岸向石门拜了四拜，只见石门两扇同开。莲岸同老人走进去，内中有一块大石，老人道：“书在此中，你自去取。”莲岸四旁抚摸，全无空隙，就问道：“书在石中，何从取出？”老人道：“你向石头拜上四十九拜，若是有缘，便可得书。”莲岸遂虔诚拜过四十九拜。忽听得石内一声震响，万道火光，直透半天。莲岸仔细一看，见大石分裂，露出一卷天书，光彩灿灿。莲岸取在手中，拜谢老人。老人道：“这书不可褻狎。”莲岸将藏在怀里，恰好天明。

老人在庵中收拾饭，与莲岸吃饱。遂谢别老者，独自走了二里多路，看见旷野萧条，人民稀少。望见前面一株古槐村，十分高大，近前一看，见树旁一座关帝庙，匾上写“槐荫堂”三字，就走进去。只见败壁颓垣，荒草满地。走到庙后，见一老妇人，在锅中煮米粥。莲岸问道：“此处为何这等冷落？”老妇道：“原来你不知。近年山东一路，荒旱异常，路上饥死的不计其数。近日有一班饥民，成群结党，打劫为活，因此村里人都散了，只存我一孤老，不能行走，暂宿于此。不想天大造化，庙后有好些粟米，故此取来煮粥充饥。”莲岸此时饿了，就把他粥吃了两碗。见天色已晚，寻一间空房，宿了一夜。次早起身，思想无计，就把怀中天书取出一看。见上面写着《石室相传秘本阴符白猿经》，中间尽是天文地理、阴阳变幻、战阵用兵之术。后面又写一行五个大字，乃是：“谨守槐荫堂”。内心想道：“这也奇怪，他教我住在此间，必定有好处。”遂安心住下。便把壁上的尘垢都抹净了，地下的污秽都扫净了，阶前的草木都斫下了。正要尽兴收拾，不想走到后面一间侧屋里，心下吃了一吓。只见那侧屋两扇石板门关紧，他在窗洞内张了一张，里边甚是黑暗。到底莲岸胆大，竟把石门掩开，就走进里头。四边一看，真个可骇，但见破箱破桶内堆着的都是银子，不计其数。旁边屋里积的，有多少隔年陈物。这真甚么缘故？难道饥荒之世四围都没有，那冷庙倒堆贮起来？不知这一年，那些强盗乘了饥荒，各处抢劫，都藏聚在此处。乡村中人民离散，那个晓得。莲岸一时得了，大喜，仍旧把石门关好，放心居住庙中。

看官定想，莲岸一个孤身女人，彼时这班强盗难道竟忘了这宗财物不成？万一回转来，不惟财物原是他的，并莲岸一身也难保。谁知，那年饥荒，官府安插小民，络绎而来。第一严禁的是强盗，日夜缉捕，捉到了，不问赃物便一棒打死，是时不知打死了多少。想是那一般强盗死多活少，所以槐荫堂内绝无人来盘诘。乡村人个个晓得是冷庙，各不提起，听凭莲岸享用。

那莲岸得了此财，暗想道：“我少时，父亲也是个认真作家的，平日柴米充足，只道一生受用，岂料命运不济，家业罄空，使我自小飘散到这般地

步。我如今虽是女流，也曾经历许多苦境，幸喜真如法师训诲，不是个懵懂之人。我今若要看守家财，就再生也用它不尽。不若生个法儿，把这项银子做一番好事，岂不是好。”当时立了主意。

适遇山东一路，因饥荒之后百姓流离困苦，饥一顿饱一顿，顶风冒雨，不得安宁。

又兼官府征粮甚急，没有一刻心安，因此，城中乡村，个个都染疟疾。一寒一热，都是疟鬼作祸。请医吃药，并无一个愈可。众人传说开来，尽道一桩奇事。当日莲岸闻知此话，忽然想起真如法师传下一个封口帖儿，教我饥荒时开看，今见此光景，何不寻出来看是如何。就将包袱内寻出，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藏经内抄出治疟灵符：

□□□□敕令 此符，将朱笔叠书此四字，每书一字，念咒一遍。书完又叠，书‘敕令’二字。

“令”字下连向上三点，念“敕”！

咒曰：赫赫阳阳，日出东方，神笔在手，驱除妖瘴。吾奉天帝急急加律令，敕！

（连提提趯三点，第三点趯出尖头，重念此‘敕’字，如一喝。）此符，于日初出时向东方誦掌背心上，只不许一人知觉，疟疾立愈。

莲岸看了大喜，想真如晓得未来，真是活佛。就取一幅纸写道：“槐荫堂女师莲岸，神治时行疟疾，概不受谢。”写毕，便将此纸粘在庙门外。过了两日，就有近村的人来求他。或是男人，或是妇人，或是孩子，俱来治疟。人想他施什么药，用什么针灸。谁知一件不用，止有一个灵符，立刻就好。不上数日，四方传说，求符的便挨挤庙门，打发不开。人要请他家中去，他执意不肯。因此，庙中热闹。以后疟疾好的，或有送监盒谢他，或有送酒米谢他，或有送钱银谢他，他一毫不受，对众人说道：“我是泰山涌莲庵活佛的徒弟，当初受本师戒律，专一赈济贫人。如今列位不但病好了，若是有家内困乏的，或是有欠粮莫措的，不妨来对我说，我一一资助。”众人听见这话，个个欢喜。自此以后，来拜莲岸者日多一日。一半是治疟，一半是求助。莲岸一一打发得清清楚楚，并不烦人守候，把一个冷庙弄得如墟市一般。那时官府也有闻得的，怪他聚集人众，出示禁止。争奈小民俱是饥困余生，见了赈助的人，就如亲生父母，官府虽是禁缉，不过拿来打责，难道有好处与他的。譬如笼中之鸟，拘得他身，拘不得他心，所以莲岸的声名大著。欲知后来，请看下回。

第二回 劫柳寨细柳谈兵

却说莲岸济人一事，远近闻名，俱称为女大师。不知他那里来这银子，人来求他的，无有不给。内中有两个光棍，一个叫强思文，一个叫杜二郎。他两个算计道：“闻得女大师莲岸专要周济贫人，他年纪又轻，丰姿又标致，难道没有风情的？不过借赈济为名，要选几个好男子做些风流事业也未可知。我两个人何不去求他，勾引得他上身，不要说银子用不尽，把这娇嫡嫡的女人夜间受用岂不快活。”计议已定，就走到槐荫堂来，拜见莲岸。莲岸

问道：“你两人有何事？”两人道：“在下原是好人家儿子，因年时荒歉，无室无家。知道大师仗义疏财救济贫乏，故此特来拜见，愿在大师门下效奔走之劳，图安身之策，求人师收用。”莲岸见两人全无诚实气象，就道：“你两个既要住在此间，这也不妨，须要凡事小心。”两人道：“在下也识几个字，自然是谨慎的，不消分付。”莲岸道：“既是这等，你且在堂前住下。”当日就收用了。你道，这两人一团歹意，为何莲岸不择好歹便收用他？不知，莲岸自受《白猿经》后，其待人接物，步步用着兵机。

他想：“这两人气质好险，骤然来投，我若不收留，放他出去，他必坏我的名声。不如收在庙中，以后调度他。”那两人不察莲岸深心，只道是好意，满心欢喜。

住了数日，不见差遣，无由亲近。再过两日，正值莲岸生辰，庙中斋佛求福。两人私计道：“我与你始初要如此如此，故投身到这里。如今冷冷清清，没个门路。恰好明日是他生日，我们把衣服铺盖尽数当了，买些汗巾香粉之类代献，再把几句巧话逗着他心事，待得到手时节，何愁不富贵。”两人定计，次日当真买了许多东西献与莲岸道：“小的们没什么孝顺，特买些香帕之类与大师上寿。小的想，世间日子是容易过的，象大师这样青年，正好受用。小的感受私恩，不知怎样图报。”莲岸已知来意，笑道：“生受了，你们且出去，我自有主意。”二人退出，想大师的话，暗暗欢喜。

挨至黄昏时候，忽见一个小童拿一壶酒并两色菜，出来道：“大师分付说，你们两人每事谨慎，送这酒来赏你。又分付你，大师要用两匹锦缎，你们明日可买送进来。”两人听了，又喜又惊。商议道：“我两人俱是贫人，那里有许多银子买那锦缎！”又想到：“我们若得亲近他，何愁没有银子。明日可将身子抵卖，诓骗些银子，干这桩事。”次日早起，往外边寻一人户，央个保人，把身子抵银六两，愿加重利，十日内便还。晚间就买成锦缎送进去。莲岸收了，并无话说。

两人坐卧不安。至夜深，就往里头打听，见内门处处不关。两人算计道：“每日间，内里绝早关锁，今夜为何这时候还开在那里？这分明是待我们进去。”想了一会，越想越真，不觉欲火勃发，竟走进去，径到内房门首。但见房门半开，那莲岸艳装妖冶，瞌睡在灯火之下。两人大喜，推开房门，就跪在床边，叫声：“大师！”只见那瞌睡的抬起头来，仔细一看，不是莲岸，却变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你道这怪是谁？原来是莲岸用阴符之法变成的，叫做“假形魔鬼术”。两人看见，一惊不小，转身便走。外边的门已处处关锁了，堂后转出两道火把，莲岸手执利刃，喝教妇女们：“把这两人捆了！”那两人见了这模样，先把魂灵儿吓去了大半，一言也说不出，听凭他捆绑。莲岸也不发一语，叫抬到后面小屋里放下。这是莲岸暗暗打听明白，故设此机关，知他必落此圈套。

那两人足足饥了两日，到第三日，莲岸方叫把两人扛出来，对他说道：“你们这两个想做歹事，如今是要死还是要活？”两人哀告道：“罪该万死，望乞大师赦宥！”莲岸道：“我若饶你们，那大户的银子你们把什么还他？放你们出去，也是个死。”两人放声大哭。莲岸道：“你们若能改行从善，我依旧看顾你们。若后来再有过犯，便饶你们不得了。”两人道：“若得大师开恩，小的们以后再不敢生一毫歹意。”莲岸叫放了缚，倒把六七两银子与他，着他速还大户去。两人磕了头，就象死里逃生一般，爬起来就走出去。看官，那莲岸既知这两个是歹人，为何又把银子与他，要知，兵法用人之法，必先

加之以威，随后继之以恩，使他心服，无论好人歹人皆为我用。这是莲岸极稳的见识。

两人既出，莲岸私计道：“他两人既已如此，也不怕他再有凶恶。但是，我这声名渐渐发露，不如创起一个教门，设一规矩，收拾人心，做些事业，岂不为美。”遂传说道：“我是涌莲庵活佛的弟子，当初奉法师之命，出山来行教度人。如今有入我教者，不论老少男女，个个使他衣食饱暖。但自今为始，若是来皈依我的，各人有个记验，都要在左手臂上刺一朵莲花，便是我教中之人。若不刺的，我也无银资助了。”却说，那四方小民，只为饥荒之后，谁人不喜饱暖，听得莲岸有这教门，个个心悦，皆不畏痛，任他刺莲花在臂上。孰知莲岸有个法度，用针刺下，一毫也不痛。这是何故？原来莲岸把《白猿经》看熟，经上许多符咒，内有一符叫做“神针入臂法”：□□□□□右符，将左手做三山诀，顶清水一升，向东方立，右尹执针，从空中书符水面上，每书一字，口中念“王子五行西山镇”一句，书完，将针在虎口内，吸水一口喷在臂上，以针针下，不痛无血。（三山诀：屈下中指，第四指竖起，余三指是也。虎口：大指食指间也。）莲岸看了此符，欣然领会，故此就创起这教来。凡来入教的，他就一口法水，与他刺莲花，果然不痛，因此，众人入教的越多。莲岸自有主意，凡老弱男女各与他饱暖。

内若有强壮多力、识字明理者，不惜钱财，待之上等。这个呼做“白莲教”，因他姓白，生时有莲花之异也。

自设这教，不上两月，四远的人相继而来，直至数百，莲岸俱收在教内。其中有两个少年：一个是顺天府人，姓李名光祖，有万夫不当之勇，因家业荡废。飘零在外的。

一个是南京秀才，姓宋名纯学，家贫落魄，无室无家的。莲岸看那两人，皆是有用之才，极厚待他。自后，两人颇用兵机，部勒人众。□□器械衣甲，将有举动的意。

是年三月望日，新泰县知县，偶从槐荫堂经过，见那人烟聚集，就唤衙役问道：“世路荒凉，为何这一处甚是热闹？”衙役将女师济人之话一一禀明。知县疑心，次日申文，约同山东路总兵官，将要擒捉。早有人报知莲岸，莲岸道：“若得宽缓一两月来捉，待我图一个安身之地，我就不怕他了。”遂差宋纯学装做斯文模样，取银几百两，就教中有因亲及亲的衙门里人，知会各官说道：“女师不过倡导佛法，就要拿他，并无实据。不若宽缓一两月，察访他实迹，方好整治。”各官听信这话，又想是女流，未必大害，先差缉捕人役外边访求，按兵不动。

莲岸闻知这消息，心中欢喜，以为得计。就唤李光祖去分付众人道：“大师立教，不过救你们的贫苦。如今官府生起疑心，把你们看做歹人，若是大师有不妥处，你们臂上都有记验，是刮不去的。况且大师的威福，非比凡人，你们须要顺从，听他差遣。”众人道：“我们受大师大恩，就要使我到水里火里去，也是愿的。”光祖进来回复。莲岸知道众人归附，便着光祖于众人中选择强勇的，分别器械，教习起来。

适值山东地方有深山险要之处叫做柳林，林内有个寨主，混名叫做番大王，生性多勇少谋，手下有四五百喽罗，占据柳林，打劫往来客商。官兵因柳林深密，难以进剿。

莲岸打听得这所在正好安身，就差杜二郎、强思文两个，装了几口袋布，从柳林过，分付如此如此。两人依计把牲口驮了布，望柳林而来。

到了林外，只见一伙强人突出，放了一支响箭，竟来劫住牲口。杜强两人见了，忙跳下马，伏在草里大喊道：“这布匹是白莲女大师的，要往别省去卖，买些锦缎礼物要送番大王的，求爷们放路。”那些强人听了，就把两人缚了，将牲口一齐赶进柳林。真个柳荫密密，山坞重重，转了几十弯，才到寨前。枪刀摆列，令人惊怕。一个强人先进去通报，不多时走出来，带那两人进见寨主。过了三四重门，见一高堂，内中一个穿红的，满面虬须，坐在中间。两人知是番大王，俯伏在地。番大王问道：“你们是何人？”两人道：“小人的教主是白莲女大师，广有钱财，聚集人口，住在槐荫堂。近日被官府欺他女流，他要亲来投拜大王，先着小人把布卖了，买些礼物。不想遇见头领爷，带了进来。”番大王又问道：“你们的女师多少年纪？人材怎样？”两人道：“小人的教主今年十九岁，人材美丽，就如大仙一般。”番大王听得此言，不觉神魂飘荡，满面笑容，叫人备酒席请两人吃。两人拜谢，出堂赴席，在寨留了一日。第二日，番大王把二十两银子分赏两人，又差两头领，抬着一副盛礼，同至槐荫堂，迎接女师。分付道：“布且留下。致意大师，也不消送礼来，寨中尽可居住。但要速来，方见盛情。”两人拜辞而出，引两头领，径到槐荫堂，拜见大师，备说番大王之言。

莲岸听了，心中明白，便叫人准备牲口，将钱财货物尽数装好，先着宋纯学押送柳林去。自己领了众人，又着李光祖选择二十名好汉，里面穿了衣甲，藏有刀斧，外面穿了长衣，夹辅莲岸。

只见宋纯学先至柳林，番大王接着大喜，把货物点明收了。后来一簇人马，拥着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番大王望见，躬身来接，众人齐声称美，番大王欢喜若狂。但见跟了许多随从，后面还有牲口。每一牲口驮了百十瓶酒，约有几千包，番大王只道都是宝贝，但点进去，接至里面，人排筵席，极其丰盛。莲岸进堂，坐在首席，对面是番大王相陪。莲岸道：“远闻大王英雄盖世，奴家倾心动念，已有日了。只因官府不能爱惜贫民，奴家不得已周济一二，他倒有疑心，又欺负奴家是女流，故此特投贵寨。还不曾拜见尊夫人，怎么又费这盛席？”番大王听了，认他是欲嫁与，便喜道：“不才寄迹柳林，内室荆妻尚未曾有，从无开荤的人，还算是一个童男子。”两人说说笑笑，将次举杯，莲岸忽然立起道：“这酒味为何苦辣？”叫左右：“取我方才带来的酒，尽数打开，就在堂上暖起，敬大王一杯。兼之，今日喜席，着在外头领及众兄弟每人敬酒十瓶，教他开怀畅饮，这叫做‘入门欢’。”当下杜二郎、强思文将酒分给各人，个个欢喜而饮。堂内跟随的李光祖等二十名好汉伏侍吃酒。番王道：“贵从众兄弟可在外管待，不消在此侍候，恐太劳动。”莲岸道：“不妨，这是奴家平日的规矩。他初进寨中，不要乱了法度，只叫他斟酒便了。”番大王遂开怀畅饮。真个这酒又香又甜，十分好吃，莲岸又尽情相劝，番大王纵意大饮。两人话得投机，又把大杯轮流敬奉。直吃到四更，番大王醉倒椅上，不能起立。莲岸叫宋纯学出外去看，见众人俱已大醉。莲岸就分付把堂内的门关了。李光祖等丢个眼色，一齐脱去长衣，露出披挂。番大王随身几个从人，俱被砍杀。李光祖就把番大王砍下头来。看官，那莲岸这酒，必定平日间不知将什么极浓厚的做就，但教人吃醉了就如死的一样，只是寨里好汉，难道再没一个有心计的，听凭他美人计弄翻了？不知他随从的人陪着外边，个个把自己的酒大家同吃，人家同醉，所以人俱不疑。就是莲岸劝番大王时，也把巨杯奉陪。为何独不见醉？不知莲岸预先出了重价，觅得一种草药，凡遇吃酒时候，略把些在口里咀嚼，随你怎样好

酒，吃下去如水一般，立刻就醒。所以，这一夜，一来一往，番人王便醉，莲岸独醒，故与李光祖等二十名好汉不曾吃酒的弄出这奇事。

次早，莲岸叫手下把番大王与从人的尸首往后园烧化。挨至上午，寨里多少头领方才醒来，莲岸唤至堂前。忽然，天色昏暗，黑风卷地，众头领俱吓呆了。莲岸手拿一盆清水，向外倾出去，便下大雨，雷电交作。这是《白猿经》上唤做“腾阴掩地法”。停了数刻，天复明亮，众头领大骇。莲岸道：“我是涌莲徒弟，昨晚进寨，见你们寨主有些歹意，我如今已斩除了。你们各人，须要小心归顺，我自然加厚你们。众人已被法术惊慌，听得这话不敢违拗，个个拜伏领命。

莲岸就着各人整顿兵器，练习武艺，皆有身手。又想到：“我今托身此处，立个根基，究竟非终身之策。必须差几个心腹，往外边打听有奇才异能之人，招集进寨，共图大事为是。”就差宋纯学扮做客商，付他几百两银子，出外做些生意，务要沿途察访，招取异人。纯学领命，束装而去，同伴有五六个，一径出外不提。

却说徽州府有个程家，祖传的好枪法甚是厉害。内中有一个名唤程景道，年纪二十余岁，他传习的枪法极高，兼之义侠过人，善晓兵法。一日，要出外交结豪杰，就托做生意名色，带些货本，竟往苏松一路贩买布匹，要往河南去卖。适值宋纯学也来贩布，在扬州饭店遇着，遂同房作寓。夜间论谈近事，甚是契合。宋纯学道：“小弟原是金陵痒士，只为斯文一脉衰敝已极，故此弃了书本在外谋生，正所谓‘玉皇若问人间事，唯有文章不值钱’。这两句实令人感慨不尽。”程景道道：“观仁兄气概，原不是这几本破书可以拘得住的。即如小弟，一段雄心，托迹商贾，倘若有此快意，天下事尚未可知。”两人说话投机，半夜共饮。

不期是夜景道因酒后讲些枪法，冒了风寒，次早发寒发热，不能赶路，纯学因他染病，不肯分别，住在店里与他煎药伏侍。过了三四日，景道病好，感谢纯学，要与他同行。纯学道：“前日闻得山东一路布匹甚是好卖，况今岁枣子大熟，我们何不同去，卖了布买些枣子来，倒有利息。”景道道：“弟愿同去。”遂雇了牲口，竟往山东路来。

行了数日，将近柳林，纯学暗令同伴到寨里去报大师，说访得一个好汉在此，须定计来赚入寨。莲岸分派停当，就差此人密约纯学。

到了次日，已到柳林。景道对纯学道：“弟闻此处有强人出没，待我先走，你押着牲口随后而来。倘若遇着几个，须索结束了他，也显得我生平的手段。”纯学依言，押了两队牲口，一队是景道的货，一队是自己的货，让景道当先。走了二里，只见树木参差，并无入迹。又走进去，回头一看，望见纯学叫苦连天，跌倒在地。那两队牲口被五六个狠汉赶了一队往山坳里去了。景道急走回来，扶起纯学，检点货物，恰好去了景道的一队。景道笑道：“抢我货去也不打紧，只可惜不曾遇着这般草寇，显我本事，如今幸喜兄的货留在此间，待我护送过这条路，你自前去。我在此必要寻着这班人，与他见个高低。”纯学只是叫苦。

当晚寻店歇下。纯学道：“小弟被强人打得遍身伤损，行走不得。又可惜仁兄的货被他劫去。弟愿把自己的货转求仁兄替我去卖，买得回头货来赚些利息，做大家本钱度下去，岂可因一得一失就分你我。小弟在此将息几日，专等仁兄早来。”景道是个直气人，见纯学这样真诚，便承任了。

次早，就将纯学的布到济南发了，果然布匹好卖。就将银尽数买了枣

子。不满半月，依旧路回来。到那店中，不想纯学已去了。访问店家，店主人道：“宋客人自两日前有个亲眷遇着，同他下去，说道离此不远，一站多路，等候老客。”景道闻言，次早急急赶行，来寻纯学。

行到前日打劫的所在，谁想这一日的强人有几百个，截断去路，脚夫见了，俱已惊散，这些人竟把几百包枣子俱拖向里头去，景道大怒，喝叫：“休走！”绰了枪，急赶上前。谁知这般人竟不与他厮杀，穿林过岭而走。急得景道眼内火出，喊声如雷。赶过几十个湾，但见绿柳参天，树荫遍地。自想：“这货若是我的也罢了，无奈宋兄这般诚实见托，我今空手回去，有何面目见他，我今也顾不得死活，必定要追转来。”只管赶去。

赶到日色傍晚，林径愈僻，肚内又饥，仰天叹道：“不想一生雄略，困于草寇，就死也罢，但是负了宋兄一片好心。”又赶进去。忽见前面一人叫道：“程兄不必追赶，且歇息片时。”景道一看，认是纯学，急问道：“宋兄怎么在这里？我为这些贼人打劫了货，拚死追他，恐怕辜负了你。”纯学道：“多谢盛情。但小弟不重在货，而重在吾兄。此时想已饥困，且随小弟到那边去，取酒压惊。”景道不知来历，随了纯学，走过一里多路便有一所房屋，两人一同进门，纯学就叫小厮暖酒来吃。不多时，酒肴齐备，两人对酌。景道就问来历。纯学道：“不瞒长兄，小弟见这世界，英雄无用武之地，未免一生碌碌实为可惜。此地乃小弟受恩之处，内里有个女大师，雄才震贡，久慕吾兄大名，特托小弟委曲求请，到此一叙。万望吾兄俯就，不胜感德。”景道听了，沉吟不决。

纯学道：“兄不用疑心，若不能建功立业，自有个善全之策，送兄归故里，绝不敢相负。”景道此时没可奈何。只得顺从。

过了一夜，次日早晨，门外有四个人抬一副盛礼进来，说道：“大师致意宋相公，这礼送与程爷，分付就请程爷到里头相见。”纯学小小心心奉陪程景道，走至里边，登了正堂。莲岸步出。景道将要行礼，莲岸唤人扶住，说：“不消大礼，只小礼罢。”相见过，就排筵席。莲岸亲自把盏，说道：“小可虽是女流，颇知大义，终不忍使天下英雄困于草莽。倘不弃山寨，款留在此，后日或为朝廷出力，或自建功业，也不枉为人一世，未知尊意若何？”景道自想不能脱身，只得说道：“承大师开谕，景道安敢有违！”莲岸道：“君乃人中豪杰，倘有奇策，幸即见教。”景道道：“贾竖之徒，安有大志。”

但承大师下问，自当冒陈鄙见。今大师雄踞柳林，虽则官兵难入，到底不成大事。天下大事，不是荒山僻处乌合之众可以做得，如今有三大事，望大师图之。”莲岸道：“甚么三事，可为我言之。”未知景道所陈三事如何，待下回细说。

第三回 假私情两番寻旧穴

当日景道进说三事：第一，是扶助天下文人，使他做官。第二，是结交天下豪杰，为我援救。第三，是赈济天下穷民，使之归附。又要着有才干的人在各省开个大店铺，以便取用。莲岸听了大喜道：“我之得景道，犹汉高之得韩信，先主之得孔明也。”遂依景道之言，行起事来。即差强思文、

杜二郎，同几个心腹的人，托些货本，只拣大郡所在，各处开张店铺，以待不时取用。又差李光祖等数十人出去，遍访豪杰，教他四处响应。柳林寨中，只留程景道做主，莲岸自己带领宋纯学，要亲到京都选择文人，兼之一路上周济贫乏，感动民心。论起理来。那莲岸既为教主，只该守住柳林，差各人在外做事业才是，为何要亲去选择文人？不知莲岸原有深意。他想：“英雄男子必要寻几个绝色美人取乐。难道我这个女英雄就没个取乐的人么？若要从众英雄内拣一个做了丈夫，他便是我的主了，这决不要。我只到各处去寻一个才貌十足的文人，用他欢耍，不用他理事，有何不可。”就扮做男子，同宋纯学收拾行李出门。只因自己姓白，法名莲岸，思想古人李白号青莲，他就暗藏姓字，改名唤做白从李。自此以后，称白从李就是莲岸，看官谨记。

闲话休提，如今再表河南开封府，有个世袭百户，姓崔名世勋。那世勋原是将门之子，英雄出众，忠义过人，年纪四十余岁。奶奶安氏，止生一女，取名香雪，因安氏未产之时，梦见仙女手持一枝梅花与他。乃至生下女儿，安氏叹道：“梅花虽香洁，终为清冷之兆。”因此取名香雪。自此以后，再无生育，夫妻爱如珍宝。五六岁上，延师教授，那香雪因此知书识字，才貌争妍。

一日，安氏对世勋道：“我家无子，只靠这个女儿，你又不喜娶妾。我的妹夫王秀才，有一儿子，年纪与香雪相仿。近日，他夫妻不幸俱弃世了，我意欲接他儿子过来，与香雪中表兄妹，相伴读书。后日，此子可教，便承继他为子，你道如何？”世勋道：“这事也好。”便拣吉日，差人去接王家儿子过来。世勋夫妇一看，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与香雪一样标致，心中大喜。就送他到学读书，求先生取个名字。先生想了，说道：“名叫做昌年，字叫文令，因他是个孤子，指望后日昌盛得意。”世勋道：“取得好。”自此以后，表兄妹大家读书，真是天生一对聪明的人，不须先生费力，竟日胜一日。

过了数年，安氏因女儿长成，不让出外读书，请的先生，独教昌年。果然文才淹博，志气高迈。世勋甚喜。不意安氏卧病两月，奄奄不起，对世勋道：“自我嫁到你家，并无失德，只因没有儿子，终日忧郁。如今身子谅必不好了，只是心上放这女儿不过。我看昌年才貌双全，德行又好，趁我眼里，你将香雪许他，我死亦瞑目。”世勋道：“这也是我的心愿。如今俱已长成，极好的事。”安氏又扯香雪的手凄怆一番，不多几日便辞世了。香雪日夜痛哭，世勋料理诸事，时常安慰女儿。王昌年感念母姨之恩，又且有小姐婚事，也要尽三年服制。世勋因有婚配之命，遂不把继嗣提起，这事不在话下。

却说李光祖承女大师命出外遍访豪杰，闻得陕西有个李公子，好贤礼士，他便将这教门聚集起来，竟到陕西纠合人众，与李公子合兵。那时，朝廷闻知白莲教各处猖獗，诏各省调兵进剿。那百户崔世勋亦在调中。世勋闻得此信，也不惊怕，只愁家内无人照管。当时有个亲戚，对世勋道：“奉命出师，自然功成名就。但令爱尚自娇小，何不继娶一位夫人料理家事，便可放心出去。”世勋想，此言亦是，就应承他。做媒的说上一家，姓焦，是个再醮的，年纪也有四十岁。世勋道：“年纪不妨，大些正好理家。”不上几日，娶到家里。起初原说一个焦氏，岂知带了儿子，从母姓焦，叫焦顺，又有媳妇杨氏，夫妻两个生性淫恶。世勋见此两人，无可奈何。就令焦顺与王昌年同馆读书。只见焦氏过门之后，把香雪待如亲生，解衣推食，十分怜爱。杨氏也如嫡亲姑嫂一般。世勋看见这模样，心里便放得下，收拾器械衣甲，随

了主帅起身而去。

那焦氏自世勋去后，把钱银账目收起，又纵容儿子媳妇穿好吃好，渐渐把王昌年当外人看待了。馆中先生，也打发归去。是年适值学院考试，王昌年因守安奶奶之孝，立意不考。焦氏便将家内钱银与焦顺外边夤缘，焦顺进考场，不知写什么上大人孔乙己在里头，便高高地进了一名学。当时荣幸，自不必说。

一夜，焦顺对杨氏道：“我进了学，作成你做了秀才娘，你也该把什么东西谢我。”杨氏笑道：“你要我财，我也没有什么，不过□□□□多奉承见遭就是。”焦顺道：“这不消说起。只是你的好处□□，教我每夜要请先生帮扶，甚不快意。你还是设一个法儿奉奉我才是。”原来焦顺说这话，因他心里思着香雷小姐，故将这言语提醒杨氏。

杨氏明知此意，只不回答。当夜上床，两个颠鸾倒凤，不知□□□□□□，方得休息。

次日起身，焦顺出去。杨氏想丈夫昨夜的话，分明是想香雪姑娘。我今若不与他周旋，他两个日后自好了，不以我为德，反以我为怨。况我心上也有个别寻主顾的念头。我如今莫若把香雪骗来，与他撮合，就是我有外事，他也管不得我。”是晚焦顺进房，杨氏对他道：“我想你前夜嫌我□□□□□□，想是要寻□□小的配你这付本钱了。”焦顺听了，拍手笑道：“我的夫人这样聪明，一句话便猜着我心事。”杨氏道：“只不知哪一个是你的心爱？”焦顺便把思想香雪的意再四恳求。杨氏道：“这个不难。但怕你这东西被那□□□□□□□□□□，教我愈加不称意。你今夜且在我□□□□的所在将养一番，明日算计也未迟。”焦顺大喜。是夜仍旧央姓角的做了替身，竭力奉承。

杨氏虽则□□□□，因帮手争气，也觉快活。

过了两三日，杨氏想：“丈夫要干这事，甚是容易。我何不乘此机会也觅个□□□□的燥一燥脾，有何不可。”因想起焦顺一个书童，叫做爱儿，年纪十九岁，气力雄壮，着他伏侍一夜，也是好的。当日便对焦顺道：“你今夜只说在朋友家住了，我房中无人相伴，央香姑娘同睡，到得深更，我自躲开，你竟进房取乐，再无不稳。”焦顺大喜，就出去，直等夜间回来做事。

杨氏先到书房，对爱儿道：“今夜相公出去，我独睡在小姐房里，待至深更，你可到小姐房里来，我开门等你，还你有些好处，切不可忘了。爱儿见说，不敢违逆，只得承顺。杨氏进来对香雪道：“香姑娘，我有一件事求你。你晓得我一生最怕的是独睡，便是夜间老鼠厮打，也是怕的。今夜你哥哥出外去做文会，我的丫鬟又差到娘家去，无人相伴，特来央你相伴一夜。”香雪道：“嫂嫂既然怕冷静，为甚么又放哥哥出去？”杨氏道：“便是。我最怪他一做了秀才就有许多朋友来勾搭。如今幸喜得姑娘在家，日后嫁出去，不知还要受他多少气哩。”香雪信以为实，也就依从了。

当夜姑嫂吃了夜饭，又说些闲话。香雪一个女婢，叫做添绣。香雪分付把自己的房门锁了，“你到厨房里睡罢。”杨氏道：“太平世界，锁甚么门，就开着何妨。”添绣一时懒惰，也不去锁，竟往厨房安歇。

姑嫂两个睡在一房，吹熄了灯。只见更余之后，香雪睡不着，叫声“嫂嫂”，并无响动。香雪心疑起来，穿好衣服，各处寻摸，不见杨氏，那房门是半开的。香雪想道：“今夜嫂嫂必有恶计，我不可住在此。”因想：“黄昏时我的房门也不要锁，着实可疑。

我如今也不到自己房里，可到厨下，唤添绣起来伴我。”谁想那焦顺起

更时便藏在一间空屋，挨至半夜，悄悄进房。满床摸遍，全无一人。

想道：“必是香雪有些知觉，仍到自己房里去，我今一不做二不休，且走到他房门首，打听消息。”原来，那夜杨氏布置停当，悄悄走到小姐房中睡下，等待爱儿进来口口。

不料爱儿畏惧焦顺，不敢进来。杨氏守到半夜，适值焦顺摸来。见香雪房门不关，心中暗喜道：“香雪妹子原自有心，晓得我有些意思，因此不肯住我房里，却把自己的房门开了，明明叫我进去。”遂推开房门，摸到床前。杨氏在床上听见有人走响，只道爱儿来，伸手搀他。（缺一百八十二字）东方渐渐发亮。两人正要讲话，不怨房门一响，唬得心里乱跳，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原来，房门响是否雪同添绣要进房，听得床上热闹，不放进去，竟寻一把锁将房门锁住，仍旧到厨房里来。房内两人无门可出，急得乱抖。焦顺道：“如今奈何？”杨氏听见叫妹子，知道认错了，反不则声，挨到天亮，你认我，我认你，不觉得呆了，又好笑，又气恼。焦顺把杨氏啐了几啐，杨氏也埋怨丈夫，两人到底疑心。停了一会，香雪叫添绣把房门开了，在房门前将焦顺大骂，唬得焦氏不分皂白出来劝解。两人抱头鼠窜而去。

杨氏自觉没趣，三日不出房门。

自小姐一骂之后，焦顺夫妇日夜在焦氏面前毁谤香雪，焦氏听信了，又晓得当初安氏曾把香雪许下王昌年，只因怨恨香雪，并王昌年也做了对头，时常茶迟饭晏，要长不能，要短不得。焦氏早晨起来，便把香雪与昌年牵枝带叶，寻些别事，咒一遍骂一遍。

香雪听了，无奈他何，只是向母亲灵座，痛哭几番。焦氏愈加怒气，渐渐把恶声相逼，百般怠慢。那王昌年向世勋出门之后，心中不乐。又见焦顺进学，终日兴头，往往被他奚落。及至焦氏在里头咒骂，一发不安。想起先前承母姨大恩，自小抚养，临终时节特把小姐许我。不想世态变迁，到了今日反教我进退无门，莫若到陕西仍旧依傍姨夫，或者他得胜回家，完了小姐婚事，也未可知。是日，便略略措置些盘费，请焦氏出来说道：“母姨夫在外，音耗不通，我要到陕西寻取消息，故此告辞。”焦氏道：“你在家无用，出去学些乖巧也是有益的。速速去罢。”并不提起盘缠的话来。昌年气愤不过，总不开口，就进来拜辞安氏灵座。才到灵前，不曾一拜，心中悲伤，不觉放声大哭，拜了几拜，就出来了。焦氏在旁说道：“好好出门，做这样嘴脸，可厌可厌。”香雪听知此事，有如乱箭攒心，从暗里也哭了一场。遂写书一封，将簪钗首饰包了一包，约一二十金，着添绣暗暗送与昌年。书中大约叙兄妹分离之情，并赐他候问。末后带着几句心事道：“百年之期，自甘死守。一心之托，岂忍生离。魂断青衫，泪浸红烛。”云。

添绣将书物送至书馆，昌年看书，收了物件，对添绣道：“泪枯肠断，不能写书回复小姐。至于终身之约，虽死不渝。小笺一幅，用此拜谢，但求小姐保重。此去到老爷处，一有好信，便即归家。”添绣听了，就进来述与小姐，并送上诗笺一幅。香雪含泪看诗，却是绝句一首，前半在下忘记了，只记得后一句道：却伴春鹃带血啼。

小姐哽咽无言，和衣睡了。次早王昌年起身而去。自此，小姐终日愁怀，恹恹成病。

却说焦顺自房中出丑之后，还痴心妄想小姐。自思：“小姐平日最好文墨，我如今若要再缠，必须用文才欣动他，或是做一首诗，或是写一封书，

央添绣送去，他自然心肯。”遂提起笔，吟哦终日，改了又改，才写成一封书，并一首诗。书云：生员兄焦顺，跪拜奉书小姐房前。前日感小姐骂我，甚喜。古人云，不打不成相识，何况亲口大骂乎。自从骂后，夜夜思量此物，即如今日写书，甚觉费心。闻小姐有病，必定想我哉。吟得好诗四句，若看之，今夜何妨一做，我与你大妙也。诗云：焦顺从来顺女娘，况兼小姐雪之香。

莫愁小脚三更冷，谨奉□□□寸长。

焦顺写完，念了数遍，大叫道：“好书好诗，不愁小姐不喜。”就封了书，并拿银子一两，走到里面。适值添绣出来，他便扯住道：“我有一事求你，先送你银子一两。”就在衣袖中摸出银子，并书一封，说道：“银子你收了。这封内是一个名士做的诗，送与小姐看，千万不可遗失。”添绣本意不肯，只因见了银子，连这封书也拿了。他原不知此书厉害，竟走进房递与小姐，也不说是焦顺送来的。香雪不知其故，把书开看，便大怒道：“这个一窍不通的狗才，这样无状！”先把添绣痛打一顿，就要往外边发作。

忽然自想：“我是孤身无助的女子，若与他争闹，未免遭他恶口，连找体面也不好了。

莫若忍耐，等父亲回来方好整治这厮。但恐他放心不下，只管歹心恶意，如何是好？我如今须生一计，使他出丑，那焦氏妈妈自然要顾儿子体面去约束他，不至十分放肆。”思想一番，又把添绣骂道：“你后次若再如此，我便活活打死你！”口里一头骂，就拿台上一个镜袱，掷与添绣，说道：“你把镜袱递与奴才，立刻进来，不许开口说半句话。”原来那镜袱是杨氏央他做的，中间绣一对鸳鸯。

添绣拿了走到外边，见了焦顺，本要骂他，只因小姐分付不许开口，忍住了嘴，掷在地下，回身便走。焦顺要扯住添绣，问明来历，不知地下是什么东西，及至抬起，添绣已进去了。焦顺看是镜袱，想了半日，不觉大喜道：“好个小姐，明明叫我今夜进他房里。镜者，团圆之兆。绣鸳鸯者，交颈相连之兆，镜袱是遮掩的东两，夜间暗里做事之兆。妙哉妙哉，快活煞我！”也就把自己书房锁了，藏匿空房中，外边人只道又出去做文会了。

当晚杨氏在房，闻知丈夫出去，正值无聊，只见香雪小姐走来道：“嫂嫂，我闻得哥哥出外去，何苦独坐，可到我房中去闲耍。”杨氏闻言，就随香雪，走到他房中闲话。

渐渐夜了，香雪唤添绣叫厨房里备夜饭来：“大娘因相公不在，我劝他一杯酒。”添绣认真暖起酒来，香雪殷勤相劝。杨氏因前夜出丑，甚怕香雪。今日见香雪和颜悦色，便喜出望外，不觉将酒多吃几杯，一时沉醉起来。香雪叫添绣：“扶大娘就在我床上睡罢。”杨氏脱了衣服，倒在床上睡去。

香雪走出房来，竟到焦氏房中。却分付添绣：“在暗里藏躲，打听有我进我房中，便急急把房门锁了，走来报我。”焦氏是夜督率丫鬟做些生活，尚未去睡。看见小姐来，就问道：“小姐尚未睡么？怎得高兴到我这里来？”香雪道：“今夜哥哥不知往那里去，嫂嫂住在我房内，我因睡不着，所以来伴母亲闲话片时。”焦氏道：“极好的了。”两个说些闲话。又商量：“父亲在外全无消息，虽则王家哥哥去了，又无回信。还该打发一个家人去看看方好。”焦氏道：“我心上也是如此。”两个讲话正浓，忽见添绣走来，打个暗号，小姐便要回去，笑道：“夜深害怕，求母亲相伴我到房中。”焦氏也不推辞，携了手，一同走来。

添绣点火前行。将近房门，只听得房里响动，似有绊跌之状，小姐道：“房内像有什么人在里头。”只因这一句，房内越发乱响。你道是什么响？原来是焦顺，因见镜袱之喜，守至更深，竟悄悄进来。摸到床上，也不知是他妻子睡着，但闻酒气薰人。他就脱衣上床，把手去摸□□□。杨氏睡熟，不知所以。焦顺腾身上去，如此如此。忽听得房门外母亲与香雪口声，火光又亮进房来，知道又差了。忽爬起来，衣服也无暇穿，慌要出房。不想房门被锁，不得出来，东一撞，西一绊，不知跌上几跤，所以乱响。及至香雪与焦氏到了门前，焦顺忙爬上妆台，把窗尽力推开，赤条条一身，望窗外跳去。不料窗前廊下俱摆列粪桶尿缸等物，焦顺一跌下来，满身粪水，腰腿俱被跌伤。香雪同了焦氏，唤添绣将火照窗前，看是何人。添绣一看，便喊道：“这是大相公。怎么赤条条跌在这里？”香雪即时变脸，叫添绣多点灯烛，出外去唤合宅家人进来。“我是老爷的小姐，焦顺何人，夤夜到我房里做什么？明早一面写书叫家人到老爷那边去，一面我亲到学里告诉，叫他申文学院，决不与他甘休。”吓得焦氏面如土色。唤丫鬟拿衣服与焦顺遮下体，着他跪在小姐面前请罪。小姐道：“母亲，这厮无礼已甚，请什么罪！”焦氏不得已，把焦顺痛骂一番，焦顺招了许多不敢，方才放他出去。焦顺暗想：“这样厉害，两次受他大累，以后再不与他缠扰了。”次日，焦氏亲来请罪，即着焦顺搬到房外边住，永不许他走进后堂。小姐见焦氏如此周旋，也就忍耐了。焦氏虽然护短，也恐老儿回来与他算帐，故此畏惧香雪。孰知下回，香雪的苦情，人不可胜言矣。

第四回 真美艳一夜做新郎

却说香雪小姐捉弄焦顺，可谓快极。焦氏妈妈无可如何，这小姐落得清闲自在，专待父亲回来不提。

再说白从李同宋纯学，一路上察访才人，真个逢州过府，先有自己的人开张店铺，要银就有，要住就歇，甚觉便当，他晓得陕西一带，李光祖声势张大，不免到陕西看他一遭。不想未到陕西，朝廷征剿反贼官兵众盛，内中一员老将，极其骁勇。你道老将是谁？原来就是崔世勋。此时，与李光祖结营相持。一日，世勋亲来索战，光祖出迎，两马相交，战二十余合，光祖力怯，大败回营。

次早，光祖正要整兵再战，只见营外探子来报：“有一位客官，随了数人，说是山东白相公，要进营中。”光祖听见，知是大师来到，急出迎接。当日相见，喜不自胜。

光祖道：“自离大师到此，兵势稍盛。不意昨日遇了崔世勋，被他战败。”白从李道：“这事不难。你今日不要出兵，待我按定八方，用个生擒之法。”光祖得令，是日闭营不出。

到了半夜，大师将《白猿经》操演，披发仗剑，书符念咒，分布各方。到第二日正午，大师端坐中营，大开营门。光祖出阵，世勋望见，便来迎敌。初时交锋，世勋甚是勇猛。忽然狂风刮地，卷石飞砂。世勋抬头一看，见半空中一朵大白莲花当头罩下，世勋道：“不好了，这是妖术！”话未毕，那莲

花劈头一打，把一个英雄老将打下马来。

原来大师坐定中营，默持咒语，用个“神莲破阵法”。光祖见世勋跌倒，一队兵众掩杀上前，把世勋横拖倒拽捉进营去。官兵四处逃散。光祖将世勋捆绑，解到大师面前。大师一见，便唤手下放了，说道：“将军智勇过人，今日幸到敝营，凡事托赖，自当重任。”世勋大怒道：“我乃天朝将佐，却为妖术所困，非哉之罪。你们指望要我从顺，宁死不从的。”大师道：“好汉子，不可伤他。”分付光祖：“把一只大箱，藏他在内，着勇士数人扮做客商，好好供给他，悄悄送到柳林程景道处安顿，俟日后有用他之处。”光祖承命而行。世勋求死不得，被众人囚俘解去不提。

光祖胜后，官兵只好相持，两边不轻举动。大师在营数日，分拨光祖镇守，自己同宋纯学到别处去。行了两日，将过西安府界，入店歇宿。不期遇着一人，衣中破敝，拿了笔，在房壁上题几句诗，诗云：

一片征尘望眼迷，
旅愁偏逐暮云低。
异乡残梦归何处？

那人诗写未完，只见两泪交流，不知不觉，手中的笔落在地上。白从李见这光景，甚觉苦切，因走过来问道：“吾兄少年才貌，为何这等流落不遇？”那人拭干泪眼，见从李一表人才，便向前拱手道：“弟的苦情，一言难尽。未知兄长尊姓人名？”宋纯学在一旁答道：“我相公姓白，名从李，是山东富室。”那人道：“原来是贵家公子。小弟也不是下等之人，特到此间探望至亲。不想兵戈阻隔，又闻得凶信，因而进退两难。

其中苦情甚多，一时不能细述。”从李道：“看仁兄相貌，自非凡人。今夕同住店房，待小弟沽酒一壶，为兄解闷，并细谈衷曲。”宋纯学就往外边，唤主人家整备酒肴进来，三人对坐。白从李道：“小弟浪迹江湖，极喜结交朋友。兄是何处乡里，高姓大名？到此所望何人？”那人道：“小弟祖居河南省城，姓王字文龄，名昌年。少年失怙恃，全亏母姨抚养，并以亲女许配。不幸母姨弃世，姨夫另续，继室生性残刻，自不相安。姨夫总戎此地，故独自到这里来，谁想兵戈阻绝，前日近边众人传说，姨夫一队军尽皆覆没。小弟想，姨夫平生忠义，必然死节。如今欲进无门，被归无路，孤身漂泊，势必下填沟壑，故此愁伤。”白从李道：“吾兄境遇如此，实实可怜。但今日与弟相遇，也须放开怀抱，切不要做儿女姿态。”就叫宋纯学：“把行李打开，取出衣服与王兄换。”昌年感谢不尽。吃过夜饭，从李又问道：“王兄尊庚有几？”昌年道：“将及弱冠。”从李道：“小弟比兄稍长一岁。方才兄说家中不甚相安，何不随小弟在外混过几年？”昌年道：“小弟承兄恩惠，如同骨肉。但小弟胸中尚有一段隐情奈何？”从李道：“更有何事，一发请教。”昌年道：“母姨所许表妹，虽未成亲，然恩深情重，时刻难忘。

若家中晓得姨夫死难，那继娶之恶，自当加倍。他还有前夫之子，凶恶异常，表妹必然受他凌逼。所以小弟急欲归去，看个下落。”从李道：“那继娶妈妈既然无情，若兄归去，这婚姻谅必有些变更，如今莫若相随小弟。弟看兄恂恂儒雅，必然长于文墨，待弟给兄图个功名之路，方有结果。至于尊大人在家，既有盟约，谅无他虑。弟所交侠义朋友极多，嘱托一个到河南贵府通个信儿，也是易的。”昌年拜谢道：“若得如此，真是再生之恩。”从李见昌年肯相随，不胜欢喜。看官，那从李就是女大师，他英雄盖世，为何一见昌年便有许多相亲相爱？不知他出柳林时本意要寻个才貌兼全的人，做

些有趣的事。适遇着昌年，年纪又小，面貌又美，就把这念头落在他身上了。但昌年随从李，到处题诗做赋，只想着香雪，没有一时笑容。从李要与他亲近，甚觉烦难。一日，从李想道：“我之爱昌年，就如武则大之爱六郎，但那厮心中，只有他的妻子，没个法儿弄他上身。客路之中，又不便露出本相。”思想一会，忽令人备酒，又分付去寻几个绝好的妓女来劝酒。不多时，只见三个绝色妓女来到，从李与昌年、纯学三人共饮。酒至数巡，从李道：“今日姊妹中有劝得王相公欢喜者，赐缠头。”三个妓女闻言，就把王昌年肉麻得天花乱坠。无奈昌年一心只想香雪，再不得欢喜。从李无可如何，只得亲自把盏道：“王兄心事，弟已尽知，今昔且图欢会，妹妹中任凭择一个奉侍枕席。”昌年道：“承见厚爱，弟岂木石无知。但睹此美艳，愈动家园之感，况且盟誓在心，宁可独宿，决不敢奉命。”从李一场高兴，指望将妓女引动昌年，听得这话，只觉冰冷，遂打发妓女回去，草草完席。过了一日，从李想：“昌年如此情深，强他不得，我今且顺他意思，待后日慢慢收在柳林相与便了。”遂私下分付纯学道：“你将盘费同昌年入京，纳了北监。我要到河南，去安插昌年的妻子。你不必与昌年说明，恐书生不谙大事，反有疏失。

凡京中有事，你急着人来报我。”纯学奉命，便收拾行李，大家分别。昌年想念香雪，也指望得了功名，方不怕焦氏阻隔。闻知上京纳监，甚喜。只有白从李钟爱昌年，一旦别去，且有英雄气概，未免动情。遂携昌年手道：“吾兄貌美情深，今日分袂，令人想念不已，此去努力搏一科第，至于家乡之事，弟自能与兄打听消息，不必挂怀。”昌年认为从李是个好朋友，便答道：“异乡孤客，蒙兄长委曲周旋，稍有寸进，皆兄长生成之德，感念恩私，时刻难忘。”两个话到此处，不觉流泪。纯学私与从李道：“大师一身，关系非小，不可恋一书生，有误大事。须督率李光祖、程景道辈戮力同心为是。”从李点头，也不开口。三人分散，从李向南，纯学同昌年向北而去。

再说香雪小姐，自焦氏打发焦顺与杨氏在外厢居住，并不许进来，家中安静。忽一日焦顺在朋友家看见《朝报》，有陕西督抚一本，内称“反贼猖獗，先锋崔世勋全军覆没”等语。焦顺看完大喜，急急回家报知母亲。又说谎添上几句道：“《朝报》上说，先锋崔世勋并伊婿王昌年同日死难。”焦氏闻知，放声大哭。小姐在房听得哭声，唤添绣问明来历。犹恐未真，急差家人在外打听。众口相同，但报上并无王昌年同死这话。

家人回复小姐，小姐听了，哭倒在地。添绣极力扶起，只是大哭。自后，家中整备丧事。

焦氏把家中大小俱打发出去，说道：“老爷已死，家里养不得闲人。”每日让小姐自己上灶，从前体面，一概没有，小姐无奈，忍气吞声，一心指望王昌年凶信未确，待他回来。日里同添绣做饭，夜间做生活，受苦难言。

一日，焦氏与焦顺商量道：“我们一家，止有香雪性子不好，留他在家，日日讨气，如今老子死了，怕他怎么。我意欲寻一家好主儿，卖他几十两银子，你何不出去访问。

崔姓家族中，见与我女儿攀亲，难道有不顺从的？就是王昌年那厮，当日尚未行聘礼，他就来也不睬他。”焦顺道：“母亲所见极是。我就出去寻人家了。”言讫出去。

却说府中有个财主，姓潘，混名叫做潘一百，因他不甚识字，生性甚顽，人有讥诮他的，就说：“我拼一百银子与他打官司。”故此人号他做潘一百，平日与焦顺极好。

那日，焦顺走到潘家，说起妹子要攀一好人家，潘一百道：“闻得令妹甚美，我近日丧了敝房，正要继续，你作成我罢。”焦顺道：“你混名叫潘一百，若要成这事，真能拼得一百么？”老潘忙道：“拼得，拼得，只求舅爷周旋。”焦顺大喜，回家私下与母亲说知。焦氏喜出望外，也不要媒人说合，就托焦顺择日行礼。次日，焦顺又到潘家，说：“一百之外还要白银二十两，送我做媒礼。”老潘应允。遂取出二十两银子，送与焦顺，说要在本月中择一吉日，早晨行礼，夜间结亲。话说已定，香雪在家，影也不知。外边的人传说这事，皆说：“崔家只顾银子，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送与这恶人，可惜可惜。”原来老潘做人，惯喜说大话，那崔家聘礼，也不曾行，先各处张扬，以为得意。故此府城内外晓得甚多。

一日，焦顺偶站在门外，见街上一簇人，骑了牲口，中间一个美貌少年，衣服华盛，后面跟随的，也各整齐，手持名帖，竟向焦顺问道：“此间可是征剿陕西崔总爷讳世勋的府么，我是个陕西李相公，特来进拜。”焦顺不知所以，便答道：“我这里便是。”那个美少年听说“便是”，就下了牲口，踱进门来。焦顺手忙脚乱，也无暇看名帖，只得揖他进了厅。行礼坐定，那美少年问道：“府上讳世勋的崔总爷与吾兄什么相称？”焦顺道：“就是先父，不幸在陕中死难。”少年道：“久仰久仰。小弟姓李，祖居陕西，贵处府前开绸缎店的就是舍亲。小弟在敝府与令先尊极相好。见他死节，心甚不安。逝日到舍亲处，故此特造府进拜，还要请令堂相见，叫小厮请老夫人出来。”原来焦氏是极势利的，闻知外边有个富贵家公子，是老崔的相知，急急出来。各相见过，焦氏道：“家门不幸，我老爷战没陕中，家事凋零。丞相公远来存问，感之不尽。”李相公道：“崔老伯遭此大难，幸喜伯母清健。家内还有何人？”焦氏指焦顺道：“止有这个小儿，里头还有个少女，至亲只有四五口。”李相公就唤随从的送上一包礼，却是白银二十两。

焦氏逊谢一番，也就收了，又把老崔的事询问一会。吃了两道茶，李相公使辞别而去。

你道这李相公是谁？原来那就是女人师莲岸，改名白从李的。自从与王昌年别后，走到河南，要照顾昌年的妻子。因前年曾打发人在开封府前开铺，及到了铺中，便有人说起潘一百续娶的事。从李大惊，想道：“若崔小姐被继母逼嫁别人，那昌年便不好了。”

幸喜闻得潘家尚未行聘，所以急到崔家拜望，要救小姐。恐怕白从李名姓叫熟了有人踪迹，故改姓了李。看官谨记，李相公又是女大师改名的，不要看花了眼。

当时焦氏送出李相公，进来对焦顺道：“天下有这样好人，你明早急去回拜，就把帖请他吃酒。”次日，焦顺便到绸铺答拜。白从李接入内，叙了寒温，焦顺面送请帖，邀他吃酒。从李并不推辞，便同焦顺过来。焦氏在家整備酒肴，外边焦顺陪了从李吃酒。

从李留心哄骗焦顺，渐渐话到香雪身上。焦顺便说：“舍妹有才标致，近日有一敝友潘家要攀亲。”从李道：“小弟一到贵府，就闻得有个潘一百，年纪又老，做人未必稳当，兄何故与他联姻？”焦顺道：“他做人实是不稳当，只因他家道富饶，使舍妹日后不愁贫困，故此与他联姻，至今也未曾聘定。”从李道：“若论家业，小弟比那潘家略胜数倍，昔年立意要求淑女，至今尚未有遇。既是令妹才貌双全，吾兄何不回了潘家，玉成小弟也？”焦顺道：“这是极好。但潘家已经面约聘仪百金、择吉行礼了，奈何？”从李道：

“这个何难，兄只说令堂占卜不合便了。至若聘仪，弟就送加倍潘家。”焦顺是极爱财的，说道：“既承台命，少刻当与家母相商奉复。”从李称谢，酒罢回去，焦顺即入里面，对焦氏将李相公求亲、愿出聘仪加倍潘家，述了一遍。焦氏道：“我如今只要银子，他既肯加倍潘家，你就许他。明日你须到潘家，巧言回绝，不要惹他算计。”焦顺道：“虽则口约，实未行礼，怕他甚么。”到了次日，焦顺正要到潘家去，忽见从李着人来请。焦顺便先到绸店里来。从李接进，吃过了茶，就排酒席。饮了半日，从李道：“昨日所恳，曾与令堂商确否？”焦顺道：“家母闻吾兄姻事，十分仰慕，小弟今日正要往潘家回绝他。”从李道：“既承令堂订允，唤小厮先将一对元宝送上令堂做见面礼。”焦顺见了元宝，酒也无心吃，即便起身告辞，急急奔到潘家。

潘一百接进道：“舅爷何故两日不见我？”焦顺道：“小弟今日有句话特来奉告。”正要说出，忽听得外边一片声响打进门来。只见数十个公差，将两条索子把焦顺、潘一百俱缚了，横拖出门。两人大惊。细问来历，乃是按院衙门访察，急如星火，霎时间把两人推在本县监里。潘家忙乱，不消说起。

当时便有人报知焦氏，急得焦氏叫天叫地，无可奈何。忽见小厮进来道：“前日李相公到来，要请奶奶说话。”焦氏听了就口出来。从李见了，说道：“令郎忽遭此害，小侄在外打听晓得了，如今必要用些银子，方得事息。”焦氏道：“我手中分文也无，怎么办？”从李道：“伯母不要忙，待小侄措处。但小侄有句话，只得直告罢。今早大兄到舍，说令爱姻事蒙伯母许允，不意有些大难。日后要用银子，无论多少，情愿替他周旋。只是这一月，除了今夜子时再无吉日，伯母若肯今夜就在尊前与令爱结亲，先备下花红银二百两为聘仪。”说罢就把银子送上。焦氏看见银子，便满口应承道：“愿从尊命。”就拿了银子退入里面。从李在外厅，分付从人准备做亲诸事。

原来，从李一到河南，闻知潘家之事，又打听焦顺母子性甚爱财，故把焦顺、潘一百下个毒手，先着人在按院衙门知会停当。只为要亲近焦氏，引入门，故这一日乘他忙乱便要成亲，所谓迫人于险，使他不得不从，又使昌年的妻子不被别人占去。正是钟爱昌年，与他周旋的意思。

那焦氏走入内里，收好银子，要来与香雪说明。心下想了一想，便走到里边，对香雪道：“我的小姐，做娘的今日有句要紧话，任凭你从也罢，不从也罢，但事到此，也不容你不从了。”那香雪平日间被焦氏拘管，一刻不闲。前日与潘家说亲，及至白从李的事，一毫也不晓得。骤闻这话，内心一吓，便道：“母亲这话怎么说，女儿实不明白。”焦氏道：“自你父亲去后，家中调残。今日你哥哥又遭奇祸，将来一家自然分散。想起来，我们都是没紧要的，惟有你的身子必定有个着落，做娘的好放心。我今日与你寻一个人家，人才又好，又且少年，家里又殷富。如今现在前厅坐下，你若不信，可往外边去看一看，便知我做娘的不负你了。今夜正值黄道吉期，这样好事不可错过。”香雪听了，心下一想，就欢喜道：“母亲主张自然不差。做女儿的焉敢不从。”焦氏始初心上还恐怕香雪有些执拗，不意如此顺从，倒吃了一惊。

添绣见小姐和顺，也疑心起来。即走到厅背后，把那做亲的相公张了一张，想道：“原来小姐这样有心，不知在那里看见这标致相公，怪不得他顺从得快。”便走进来，笑嘻嘻对小姐道：“我方才往外边看那相公，果然生得好，这是小姐造化。”香雪道：“痴丫头，这样事，论什么好不好，他们必

定算停当了，不怕我不从的。”添绣不知就里，又说道：“当初那个王家，”香雪不待他说完一句，就说道：“不必多言，你去收拾房里。”添绣疑心，不敢再言，径走进房。

焦氏见香雪依顺，便在圆下整办酒席。挨至黄昏以后，就到厅上请那相公进来结亲。

白从李着人在外侍候，不必进来，竟自己踱到里边。香雪坐在房中。焦氏同媳妇杨氏走到小姐房里道：“吉时已近，可将包头兜了，好出去结亲。”小姐立起身道：“母亲在上，今夜之事无不相从，但求母亲从我一句话。老爷去世，女儿服制在身，一时不曾打点换得。今夜可叫他先拜母亲，不妨请到房里来吃酒，应了吉时。我的交拜，且待后日，还要在爹妈灵座前做碗羹饭，然后成礼。”焦氏见小姐说得有理，无言可答，只得出来述与新郎知道。从李道：“这是大礼，悉听尊意。”焦氏巴不得成就，便叫把毡单铺了。

从李拜了焦氏四拜，也不待相请，便走进房。见小姐随身素衣，容貌却欺花赛月，从李先作个揖，小姐回了礼。两边坐定，添绣摆上酒席。人只道一对佳人才子，不知下边□□□，却是雌对雌，做一个蚌珠相会。想到此处真可一笑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无情争似有情痴

当下白从李见小姐花容月貌，真个难得，王昌年这般思慕，实实应该。只是女貌虽佳，情意颇薄，今日见我，全无羞惧之色。当日王昌年的恩情丢在那里？我且调戏他一句，看是如何。便说道：“小姐在上，小生三生有幸，今夕得遇佳人，日后当以金屋贮之。”只见香雪正颜厉色，唤添绣送一杯酒与从李，立起身来道：“相公在上，贱妾今夜不是与相公结亲，特请相公进来有一段苦情奉告。著相公肯谅微情，自当生死衔结。

若必欲以色乱妾，请尽此一筵酒席，妾当以颈血溅污尊服。”从李想道：“我道他有些做怪，果然来了。”因问道：“小姐所言，必有原故，请说明了。”香雪道：“贱妾先父，总戎陕中，不幸尽节。先母存日，曾同先父以妾身许字家表兄王昌年，虽未成合，然父母有命，不敢有违。今昌年飘泊他乡，生存未卜。继母希图财礼，复许相公。但相公如此才貌，岂无淑女相配。妾于今日所以不轻死节者，盖欲面见相公，备述情理。倘相公怜念苦情，得全节义，不特生受大恩，即死，亦感怀盛德。若必欲迫妾身然后为快，必欲如继母之意，勿谓妾是软弱女儿无刚肠烈性，可以随波逐流的，请相公看妾手中这是何物！”便于腰间取出利刃两把，按在台上，吓得添绣缩做一回。幸喜得从李是刀枪里钻出来的，不被他惊吓，反笑道：“小姐请坐，不必着急，小生是个诗礼之人，必不敢轻犯小姐，今夜且住在书房里去，容日再议。若小姐执性如此，不妨结个干姊妹儿。”香雪道：“感相公盛德。但生死只此一意，别无再议。”从李遂不吃酒，走出房来。房外焦氏打听这番说话，反吓出一身冷汗，不敢进房。从李是夜在书房歇了。香雪唤添绣关了房门去睡。焦氏在外边一夜不安，惟恐香雪做出事来，时时打听消息。

到了次日，从李起身，思想小姐昨夜的话，虽则激烈，或者是一时之

气。“我今日再委曲骗他，看他如何。”到了早饭后，依旧进房来见小姐。小姐算做宾客相待，唤添绣取茶来请相公吃，从李着添绣出去，对香雪道：“小姐昨夜的话，实可敬重。但事势如此，还商议得否？令表兄既无成礼，又无媒妁，终是个路人。小生明媒正娶，也不辱没了小姐。况小生恩深情重，凡事悉凭小姐，决不作负心之事，小姐岂可独恋私情，反疏大礼。如必不肯，小生堂堂男子，不弱于人，见弃妻房，何颜自立，便死也要相求了。”香雪听了，从容答道：“相公差矣。妾见相公来，已准备得停当。相公若休此念，就是恩人，若不放心，便是仇敌了。你看我满身衣服，俱已密密缝好，就把快刀，也割不开。至于利器，不止一件，满房内外，皆有藏匿。贱妾是将门之女，决不见辱于人。请从此别了。”从李看香雪一头讲话，腰间白晃晃的刀渐渐按在手里。又恐逼勒得紧，万一失手，反负了昌年。

急上前作揖道：“小生得罪，望小姐息怒。婚姻两字，再不敢提起了。但小生有一段心事，要与小姐剖明，必待今夜面谈，又不可一人知觉。小姐不要疑心。”香雪道：“有话便说，何必夜间，恐涉瓜田李下之嫌。”从李道：“不是这样。倘一言不合，小姐所带的佩刀在手里，何必多疑。”香雪道：“这也不妨，且看所言如何。”一日无事，挨至夜间，从李果然又到小姐房里来。香雪仍旧准备，有凛然难犯之容。

从李笑道：“小姐宽心。”香雪道：“所言何事？”从李唤开添绣，剔亮灯烛，悄悄对香雪道：“我原不是男子。”香雪道：“休得哄人，你今夜指望求合，决无此事。”从李道：“谁来骗你，你若不信，我脱与你看。”遂卷起衣服，露出下身，拖香雪的手到一边一摸，香雪□□□□，吃了一惊，说道：“果然是个女子。怎么有这样事？”从李道：“如今可放心了，切不可说破。今夜可容我在床上睡，慢慢说明来历。”香雪道：“这也罢了，只是外人见了不雅。”白从李道：“你的表兄，我也认得，我特为他来周旋你。恐怕焦氏害你，故此假装做男人的。”香雪大喜，便把身边带的刀丢开，线缝的衣服拆开，遂唤添绣到厨房取酒来吃。焦氏听见要酒，喜道：“不知新郎说甚么话，小姐便顺从了，这也奇怪。”连添绣也呆了半晌，遂取酒肴进去。香雪与从李吃了更余，两人上床去睡。合家大小无不称奇。

是夜，香雪问道：“你既是女身，为何假做男子在外混帐？又何从认得昌年？”从李道：“我原姓白，名从李，是山东人。家业富饶，因躲避仇家，改姓易名，避至陕西。

在饭店上遇见昌年。他备述小姐家中请事，我怜惜他孤苦，将盘缠送他去纳监，现如今在京里。我又恐怕你在家被继母凌逼，急急赶到这里，就闻得焦氏要把你卖与潘一百，小姐可晓得吗？”香雪道：“我在家日夜被他拘管，外事全然不知，幸喜造化，逢着你来救我。”从李道：“就是焦顺与潘一百的事也是我下毒手治他的，以后切不可走漏风声。我与你只作是夫妻，倘若我到别处去，那焦氏虑我，料不再把你婚配别人。专等昌年功名成就回来时节，交付与他，岂不是万全之计。”香雪感谢不尽。从此两个似漆似胶不提。

却说焦顺同潘一百坐在监里，本是白从李弄这手脚。他两人平日原无恶迹，按院捉他，也是风闻。一日按台提审，公差解到。按台先唤焦顺问道：“你做秀才，平日间不习好，读什么书？”焦顺道：“老爷在上，生员原不是读书的，因母亲见生员无事可做，将几两银子买一个秀才闲耍。不过是戏耍的意思，难道敢仗秀才的名色在外放肆。”按院喝道：“歹奴才，跪下去！”

又叫潘一百问道：“你是一方的豪横，可实招来。”潘一百道：“小的平日，并无为恶。只因生性鄙吝，所以人都怪小的。求老爷超豁。”按院审这两人没有大罪，各责十板，赶出去。只把焦顺的秀才移文学院，斥退了。焦顺与潘一百大喜而归。

焦顺到家，对焦氏道：“这祸都是你要我做什么鸟秀才惹出的。按院说做秀才要读书的，亏我从直回话，说书是不晓得怎么读，”焦氏道：“你知你妹子已嫁人了？”焦顺道：“可是前日姓李的？”焦氏道：“正是他。”就请从李出来与焦顺相见，各叙寒温，大家欢喜。

过了两日，忽见潘一百着人来请焦顺。焦顺走到潘家，潘一百接入坐下，对焦顺道：“舅爷，我与你患难相同，今后喜乐也要相同。请问令妹几时行礼？”焦顺道：“老兄这话休提，我的妹子已被家母许配别人了，小弟也做不得主张，奈何？”潘一百道：“啊呀，有这等事！你既然做不得主，二十两银怎么受了？”焦顺道：“老兄不必慌，二十两自然还你。”潘一百道：“那个希罕你的银子，我只在你身上要一个妻子便了。”焦顺见势头不好，就起身告别。老潘一把扯住，叫小厮关了大门，“若亲事不成，今日且捉这假斯文打出本来。”焦顺无门可出，慌做一团。老潘大怒，急走到里头，要寻绳索来捆焦顺，好慢慢打他，还要他写甘责，出他的丑。焦顺见老潘进去，一时慌张，不能行走。忽见墙下有一个狗洞，急脱了衣服，赤条条钻出去。及至老潘拿出绳索，他已走去远了。

老潘见走了焦顺，懊恨不曾打他，遂自走出外边，访问崔小姐的事。也有认得的，对老潘道：“那崔家的女婿，姓李，陕西人，家道甚富，脚力甚大，必定是卿宦之家，青年美貌，夫妻极其亲密。”老潘听这番话，想道：“若如此说，不可轻易与他相争，我只恨焦顺，必要治他个快畅，方出我这口气。”一路昏昏闷闷，低头而走。不提防前面一人背了行李劈面撞来，把老潘撞翻，跌了一交。老潘爬起来，把那人拖住便要厮打。

仔细一看，认得是王昌年。老潘道：“大兄，久违了。从何而来？”昌年道：“一时有失，撞跌仁兄，得罪得罪。”老潘道：“小弟正有一事要告诉，不期遇着吾兄，极好极好。且同到寒舍去。”看官，你道昌年在京纳监，为何反在这里？不知前日别了白从李，遂同宋纯学入京，纳了北监，一应盘费，纯学与他料理，就与纯学如亲兄弟一般。无奈思想香雪小姐，时刻不忘。在京半年，终日忧郁，纯学只得付与盘缠，打发他归家，“看看小姐，就进京来赶那试期，不可自误功名。”虽年耐别。一窗上无心游玩，急赶到家。适值撞着老潘，不知甚事，扯住不放，只得同到他家。

两个坐定，老潘问道：“仁兄一向在何处？”昌年道：“小弟风尘流落，偶遇一个相知，承他带挈都中，进了北雍。”老潘道：“恭喜恭喜。可晓得令姨夫家中之事？小弟近日受了焦顺的气。”昌年道：“半载未归，一事不知。请问仁兄为何受他的气？”老潘道：“因小弟于两月前丧了拙荆，偶与焦顺闲叙，他慨然以令表妹小姐许配小弟，他的媒金也先送了。不意小弟遇了一场官司，羁迟月余，幸喜昭雪。不意焦顺忘恩负义，竟私下将令表妹入赘了一个陕西公子，贪他财礼，拒绝小弟。小弟气愤不过，正要诉之公庭。吾兄此来，极妙的了，还要恳求做个干证。”昌年听见这话，吓得心头乱跳，急急问道：“有这般事？果然真否，还是受过了聘，还是成过了亲？”老潘道：“小弟正争此事，岂有不真。半月前入赘的陕西公子，姓李，少年美貌，夫妻两个如鱼得水。这几日令表妹腹中自然有外甥了。”昌年听到此际，毛骨

悚然，因对老潘道：“若果有此事，小弟今晚暂借尊处下榻，还要问个详细。”老潘道：“极便的。”就叫人速备夜饭。

两人同进书房，老潘就把香雪小姐从前彻后说得有枝有叶，“如今他两人同行同坐，相爱得紧。吾兄不信，明日回去一看，便晓得小弟不是说谎。”老潘一头讲话，一头劝酒。

昌年此时一滴酒也吃不下，气得浑身麻木。及吃完夜饭，老潘自进里面去。昌年独睡在书房，长吁短叹，想道：“妇人水性，一至于此！我明日若回去，那焦氏母子极其刻薄。

香雪既已嫁人，有何颜面。况且败柳残花，可是争得的。但恨命蹇，遇这一班冤家。明日也不回去，只索进京，死也死在外边，也不想及家乡了。”次早起身，也不辞老潘，卷了行李，竟自出门。一路上，餐风宿露，不多几日便已到京，宋纯学接见大喜，就问：“尊夫人安稳添福，不受继母之累么？曾完亲否？”昌年听见“尊夫人”三字，欲要回答，却一团怨气塞住咽喉，象痴呆的一般。停了一会，方发声长叹道：“小弟此身本要寻死，因承仁兄之爱，不能相负，故此特来再会。”就把归家遇着老潘，晓得小姐嫁人的事备述一遍。又道：“小弟遭遇如此，还话在世上做什么？”纯学道：“大丈夫处世，何必留恋一女子。他既无情，就该把念头割截了，凭着吾兄才貌，但没有绝代佳人相配？如今勿坠志气，须要努力功名为重。”昌年无可奈何，只得同纯学温习文义。

光阴易过，忽及秋闱，纯学同昌年一齐进场。及至揭晓，两人俱皆中试。论起来昌年中举，自然报到家来，为何香雪不知？是因昌年与纯学纳监时俱籍金陵乡贯，所以报子不到河南。那昌年又错认香雪嫁人，也不寄信回去，香雪如何得知。当时京中见昌年少年登科，就有几辈来与昌年说亲。昌年因痛恨前姻，誓不再娶，一概谢绝。看看腊尽春初，又是会试期到了。宋、王两人三场试毕，却又文齐福齐，高高中了兩名进士，殿试俱在二甲。各选了部属，昌年是刑部，纯学是礼部，同在京做官不提。

却说从李自从与香雪说明来历，相亲相爱，夜里做了姊妹，日里做了夫妻，内外人等并无一人晓得。一日在月下饮酒，私下提起王昌年，未知何日见面，从李也想念不已。

两个就即席题诗，作《秋闺吟》四首。每首取秋景的题目，两人分韵，顷刻而成：

别团扇

拂拭亲承纤手擎，素纨裁取梦前身。
曾将明月陪歌席，无复清风近玉人。
长夜班姬空有泪，明朝庾亮又扬尘。
炎凉如此真成恨，那得桃花处处春。

闻雁

幽咽长天拂曙流，苍葭黄叶满汀洲。
云迷楚馆三更月，水涨江城万里秋。
系帛有书应在足，衔芦索件数回头。
衡阳此去无多路，切莫哀吟动旅愁。

中秋对月

海碧天青迥出群，嫦娥端不解行云。
香飘桂子空中落，曲奏霓裳静里闻。

且喜蟾先令夜满，预忧鸾镜隔窗分。
长年捣药缘何疾，疗得相思即似君。

促织鸣

凄切虫吟感岁时，织成愁绪万千思。
不添旅馆寒衣薄，每促孤檠夜纺迟。
落月似梭云似锦，晓风如络雨如丝。
所嗟辛苦机中妇，难免宵来露处悲。

两人作完了诗，促膝而坐，谈些心事。谁想这一夜引动了一惯贪花的妇人，你道是那个？就是焦顺的妻子杨氏。原来杨氏心性，一夜也少不得男子。如初焦顺在监里，夜夜去寻书童爱儿取乐。前日，焦顺被潘一百出丑，从狗洞逃归，想起老潘不是好人，又值学院斥退秀才，甚无颜面。与母亲焦氏算计，多措盘费，到京里去，谋袭崔世勋的百户。杨氏因丈夫出门，虽则宠幸爱儿，却又厌常喜新，时时窥探香姑娘房中之事，一片心情，竟落在白从李身上。往往背了焦氏，挨身进香雪房里来，见了从李，就满面添花，捉个空或足丢个眼色，或是捻他一把。从李自歉肚下无应酬之物，心中其实怕他来亲近，又不好十分拒绝，只得勉强答应。那一夜月下题诗，已更深了，焦氏与众丫鬟俱各睡去。

杨氏打听香雪未睡，就摸进来，笑对香雪道：“姑娘如此高兴，这样天气还不曾睡，倒坐在风露之中。”香雪笑道：“今夜月明如水，不可辜负嫦娥，睡他做甚么。”杨氏道：“外人说姑爷是个风流佳婿，却这般耐心清坐。若像你哥哥，一刻也耐不得了。不知姑娘今夜肯带我闲耍片刻否？”香雪道：“这个何妨。”就叫添绣：“大娘在此，再暖酒壶来。”杨氏道：“你们作诗，我是不识字的，只把酒来奉陪罢。”从李见杨氏模样，就说道：“小生入赘贵府，从未曾与大舅母杯酒相叙。今夜借花献佛。”杨氏见从李有兴，愈加癫狂，渐渐把身子挨做一团。香雪心里不耐烦，便道：“嫂嫂吃酒。我因夜深，身子怯弱，先要睡了。”竟唤添绣进房去伏侍。杨氏见香雪进去，不胜之喜。便扯住从李道：“姑爷在月下坐久了，恐怕寒冷，我有极暖的所在，送与姑爷罢。”从李见他缠绕忒凶，又难摆脱，思量无计，只得将酒骗他。就高声叫：“添绣，多暖酒来。”添绣送上几大壶酒。杨氏看添绣来，私与铜钱二百，说：“你先去睡罢，不要来管我。”添绣乐得受用，也躲去了。从李起初唤添绣来，要他碍眼，好把酒劝杨氏，等他醉了可以脱身。不意添绣竟去。杨氏紧紧搂住从李，从李无奈，说道：“舅母放了手，我的性，必要吃醉，方有兴头。若不吃醉，这口口口东西再不能称意的。杨氏一手扯住从李，一手斟上酒来。你一杯我一盏，吃得流星赶月。谁想从李是陪了香雪吃到多酒，彼杨氏尽力一缠，酒却涌上心来，把持不定。此时若如当初番大王面前备了醒酒药，便无妨了。

谁知这药不曾带得，竟倒在椅上，不省人事。杨氏想道：“他道酒后有兴，如今醉了，此口必然口口，这时若不下手，更待何时。”就将手伸入裤内，横一摸，竖一摸，只有两条滑腿，并无半点口口。又思想道：“这也奇怪，难道是没有此道的？我实不信。”又再摸下去，把他前后一摸，不觉笑道：“这相公原来是一个黄花女儿，空骗我想了多少日子。”从李昏昏沉沉，不知所以。杨氏扶他进房去睡，急急转身向书房来，寻爱儿熬火。爱儿抱他上床，说道：“大娘今夜为何这更深才来？”杨氏道：“我的儿，口口口重些，

我有一件好笑事对你说。”爱儿着实□□□□，就问什么好笑事。杨氏道：“黄昏时候，我闲走到里头，看见李姑爷独自一个醉倒在椅上。我因一时高兴，将手在他裤内一摸，可煞做怪，全不是男子，倒是个女人。你道好笑不好笑。”爱儿道：“怪道小姐起初何等拒绝，后来便容易和顺，他两个睡了一头，有甚么趣。”杨氏道：“我也笑他如此。”两人话得亲热，□□□□□□□助兴。遂大闹一番，不知不觉俱皆睡去。

欲知后事，下回便见。

第六回 有情偏被无情恼

是夜，杨氏与爱儿困□□更深，及至天明，尚未睡醒。里面焦氏出来唤爱儿做生活，看见杨氏与他同睡，一时大怒进去。杨氏苏醒，晓得婆婆出来，吃了一吓。爱儿内心着忙，想这事败露，必然打死。只得别了杨氏，逃走出去。焦氏正要痛治爱儿，闻他逃走，这事竟不提。

那白从李同香雪次早起身，香雪问道：“你昨夜如何摆脱嫂子？”从李道：“我因大醉，一事不知。”香雪道：“嫂嫂极其无耻。我道你有心待他，不想倒被他弄醉。你的私事，定然识破，如何是好？”从李也自懊悔少了斟酌。“但这样事，他就晓得，自然与人说不出的，不要怕他。”香雪道：“事未可知，你凡事小心些才是。”从李点头。

又说些闲话，人家吃了早饭。

忽然外面传一封书进来，说有个山东人，送书与姑爷。从李想一想，知道柳林内的信。背了香雪拆看这书，果是柳林内的禀揭。云：驻扎柳林总理中营、专督粮务、兼理马政官程景道叩禀大师：前陕中克捷，未及拜贺。发来擒将，已安置讫。闻大师近日驻旌开封，起居康吉。又闻朝廷缉访甚严，不习久羁外郡。幸即返柳林，并调李先祖等别行分拨。不胜待命之至。

从李看毕，自己也要归营。先打发人去，就把书烧了。香雪闻知从李到了家信来，问道：“家信如何，想是要你回去？”从李道：“便是。心上只放你不下。”香雪道：“你的家事，我怎好相留。但去后不知几时再会？”从李道：“后会有期，幸自保重。”遂收拾行装。香雪取一把扇子，就将月下作的《秋闺诗》写在扇上，送与从李做表记。

从李收了扇子，掩泪分别。又谢别焦氏说：“不久就来。”焦氏备酒送行。从此两人分散，香雪独守闺房。

从李一径望柳林去。行了数日，竟到柳林。程景道与崔世勋迎接进去，各相见了，备酒接风。程景道道：“大师久羁他郡，营中诸事未能料理。今日归来，各营幸甚。”从李道：“前同宋纯学到陕西，遇见一个书生，姓王名昌年，说是世勋的女婿。我怜他孤苦，着纯学送他到京纳监。后又到开封，闻得世勋的女儿被继母凌逼改嫁，我使用计照顾他，故此羁留。”崔世勋听得女儿之事，感谢大师，又问明详细。景道道：“大师可晓得纯学在京同昌年俱已联捷，各选部属，前日有书来问候。”从李道：“可喜可喜。

但昌年喜信不曾与崔小姐得知。崔将军可谓大幸了。”世勋起身拜谢。自此以后，从李管守柳林，着世勋统领营事。景道别领一千人马，出了柳林，

差人知会李光祖不必驻兵陕西，与景道合兵，另择地方，为攻守之计，不在话下。

再说书童爱儿，自从惊动焦氏，私下逃走，无计安身，正从潘一百门前过，适值老潘看见，问道：“你是崔家爱儿，要到那里去？”爱儿道：“潘老爷，不要说起。我家奶奶极其性急，昨日小的偶有一件小事得罪，奶奶要下毒手。小的熬不得，只得逃走。

不知可有好人家？求老爷照顾。”老潘道：“你若无处去就在我家住罢。”遂收留了爱儿。你道爱儿是崔家逃奴，老潘为何用他？不知老潘心上别有意思。他因小姐亲事不成，恨人骨髓，已不得要知小姐消息。一见爱儿私逃，要知其意，故此留他。就问爱儿道：“你家相公进京，家里姑爷与小姐做甚么事？”爱儿道：“小姐与姑爷十分相好。”话未毕，不觉笑了一笑。老潘道：“你说起姑爷，何故笑起来？”爱儿道：“是笑一件奇事。”老潘又问：“是甚么奇事？”爱儿道：“若说出来当真是好笑。那个姑爷，人都道他好后生，谁知他是个女身，假做了男子。前夜吃醉，被家里一个人看见，这是的真的事，老爷你道奇也不奇？”老潘听了笑道：“奇怪奇怪，你家小姐倒喜欢那不吃食的东西。”心下想道：“我正要寻他家里几件事出些怨气，不想有这样好笑的事。我如今把一张纸，写个笑话，粘在他门首，羞辱他一番。”又想：“自己不甚识字，别样巧话是写不出，只有借票常常有人写与我的，便依他样。”取一幅纸写道：立借票人崔香雪，为因入赘雌夫，夜间乏用，央兄焦顺做中，借到潘处阳物一张，情愿起利五分，约至十月满足，生出小儿，本利一并奉还，不敢少欠。恐后无凭，文此借票为照。

看官，这叫做无头榜，原不该写出本姓。为何票上说“借到潘处”？只因老潘不识文理，照依旧样描写。等到夜间，老潘就走到崔家门前，把这“借票”粘在肩上。次早有人看见，无不大笑。忽有两个着青衣的人走来细看，使用手揭下而去，原来这青衣人是本县捕快，因兵部发下机密文书，中间说叛寇女扮男装，到处往来，着各府州县细细缉获，不许泄漏。官府就将这事密付捕快缉获。那日捕快见了“入赘雌夫”的话，使将“借票”揭去，送与本官看明。县官添公差立刻抄捉，崔家人等并不得知。忽然公差打进门来，见一个缚一个，崔氏一家扰乱，并四邻俱捉过来。细问缘由，方知见了“借票”，缉拿叛寇，公差不由分说，俱拿到县。县官升堂审问，先叫焦氏喝道：“你家藏匿叛寇，从实招来。”焦氏道：“小妇人原是清白之家，丈夫崔世勋征剿陕西阵亡，家中只有女儿香雪。前日入赘女婿，并不知是歹人。如今女婿回去了，老爷只问女儿便知真假。”县官即问香雪，香雪本意要表白自己不肯失节，后日好嫁王昌年，便禀道：“母亲所赘丈夫实是女身。至于叛逆，闺中弱质何从得知。”县官又问四邻，各回不晓得。县官叫录了口供，众人释放。焦氏见是叛逆，就将银子使用，独推在香雪身上。县官故独将香雪解上府来。那时太守细加审问，香雪也照县里的话。太守见是钦案，他既招出女扮男装，即起文书，备叙口供，解部定夺。香雪忽遭冤陷，还指望王昌年在京里，“此番解到京，或者遇着昌年，与我辩白。深恨继母焦氏，前日贪图财礼，起这祸根，今日独推在我身上，自己便脱卸了。我今举目无亲，生死未定。”想到此处，不觉大哭。

太守起了批，公差即时押解。小姐身边盘费全无半文，家里的妆奁尽被焦氏收去，小姐无可奈何。伴随的只有添绣一个。幸喜得押解的公差却是父亲手里老家人的儿子。

他自小在里头伏侍过的，因焦氏打发在外，就充了府堂公差。小姐想：“这公差路上料然不敢放肆，只是没有盘缠。”正在忧愁，忽见一个人，年上四旬，满口黄须，上前来把小姐细细观看。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是潘一百。他始初写“借票”时，原没有害小姐的念头，不过恨焦顺说亲不成，写来嘲笑他。不意弄假成真，反害小姐。他过意不去。这一日，闻得小姐起解，他便走来看看。因他票上写“借到潘处”，所以人都晓得是他陷害。小姐原不认得。公差对小姐道：“这人就是潘一百。”小姐心中正怀恨他，一见了他便叫公差捉住。公差是小姐家人，自然用力，即把潘一百扯住。老潘被捉，吓得魂不附体。小姐道：“我藏匿叛寇，你何从得知？必同是藏匿的人。可扯到太爷堂上去。”老潘大惊，想钦案大事缠不得的，便央公差与小姐说情，议送盘缠银二百两。老潘没奈何只得许他，即刻差人到家凑来，以前是拼一百，如今是拼二百了，及银子拿来，小姐收了，才放他去。此正是小姐的高见。要知老潘平日十分鄙吝，今日忽然拼了二百两，苦不可言。小姐乐得受用，一路不愁窘乏。公差小心押着，望京师而去。

再说白从李，自从打发程景道出了柳林，与李光祖合兵，从李居中调度。内外兵势，雄盛非常。程李二将稍不如意，便请大师进营，要风就风，要雨就雨，凭着天书法术，无往不胜。

一日，从李在柳林忽然想起香雪小姐，未知近日如何。即差两个精细的人，写书一封，星夜往河南问候小姐，差人去后过了十余日，从李忽然又想起王昌年。晓得王昌年联捷，在京做官，便思想要写一封谕单，分付宋纯学，着他晓谕昌年，说明前事，一来扶助昌年到家做亲，二来分付纯学取昌年夫妇同归柳林。那时节便是武则天宠幸六郎了。

主意己定，提笔正要写谕单，忽外边传报前日差往河南的人回来了。从李唤进，那人禀道：“小的蒙大师差到河南崔小姐家，小的不敢轻口，先从各处寻问邻里，但说小姐被太爷抄捉，已经押解进京。说是为大师住在他家，缉捕人晓得，陷害他的。小的无处投书，仍带原书呈上。”从李听了吃了一惊道：“可惜香雪小姐，为了我倒害他。”就与崔世勋说知。世勋拜求大师差人到京知会宋纯学，求他照拂。从李道：“我也有此意。”即写谕单一幅，并前香雪所赠的扇子，一齐封好，分付纯学周旋昌年夫妇。”差人不得混投，取书信回话。”营卒承命，星夜望京中去。

原来这封书比小姐押解日子差了半个月。那时小姐已解到京。朝廷批发刑部勘问，恰好发在王昌年手里。昌年升堂，提审这事，先把申文来看。内称：“开封府解到藏匿叛寇女犯一名崔香雪。”昌年看见名字，已自惊心，及至跪到案前，正是香雪小姐。昌年想他忘了前盟，私下改嫁，不觉大怒，也不详察申文叛寇何人、如何藏匿，就把案一拍喝道：“好一个名门小姐，我且问你，父亲死难，服制在身，家内谁人做主，竟自入赘丈夫？你须自想，父母存日，曾经把你许配何人？不要说藏匿叛寇，只这一段忘恩负义的事就该万死了。”看官，那昌年审问叛逆，为何说起这话？要知读书人多应执性，他想前日归家，遇了潘一百，细述香雪嫁人恩爱，时时怀恨。今日相遇，不知不觉将心中旧恨直说出来。香雪听了这话有些关心，抬起头来，把堂上问官一看，想道：“奇怪，那个问官好像王昌年。”但是公堂之上不好详察，只得禀道：“犯女崔氏，乳名香雪，是百户崔世勋之女。故父阵没陕中，继母焦氏同前夫之子焦顺百般凌逼。犯女小时先父母曾许配王家表兄，因表兄漂流异乡，继母贪财逼嫁，不想招赘什么逆寇。犯女不忍改节。”说到此处，

不觉心伤，哭倒在地。昌年见了这样，又爱惜又怨恨，一时气得目定口呆，无心审问。也不待香雪说明来历，便唤手下带到监里，明日再审。香雪正要扮男装的话表明心迹，但是问官早已退堂，无可奈何，只得进了狱中。细问这问官，果然是王昌年。心下想道：“不信王昌年做了官便忘前情。但此中必有缘故。若他果然负恩，我就死也要说个明白。”那昌年因见小姐，怨恨异常，不等审明，便叫打轿来寻宋纯学。纯学接入。昌年道：“长兄面前不好相瞒，今日遇了前世的冤孽。”就把香雪解来当堂审问的话告诉。又道：“这样失节妇人，论起来该置之死地才是。但小弟初时极承母姨抚养，如今这事，却待如何？”纯学道：“既有这事，仁兄也该细问来历，所嫁何人，怎么不见男子，只有一个小姐解来？”昌年道：“小弟一时懊恨，没有主张，不曾细细问他。”纯学道：“你且把开封府的申文与我看。”昌年即唤书吏取叛逆文书来，书吏即将申文送上，纯学把原来申文一看。道：“叛寇女师，女扮男装，入赘崔氏香雪，已经远遁。其来踪去迹，香雪必知。为此备录口供，起解云。”

纯学看完，打发从人在外伺候，独对昌年道：“小姐这样沉冤，吾兄既有盟约，还不为他急救，反怨恨他，是何道理？”昌年道：“长兄怎见得？”纯学道：“这件事别人或不晓得，至于小弟，甚知其详，一向不曾与吾兄细谈，就知反害小姐。吾兄自想，西安府饭店上所遇的是那个？”昌年道：“这是大恩人白从李。”纯学道：“弟与仁兄亲同骨肉，料想吾兄必无违背，不妨就此说明。”昌年道：“吾兄恩义高厚，小弟焉敢违背。请即剖明，破小弟之惑。”纯学道：“当日相会的白从李，就是柳林女大师。他因爱恋仁兄，故此叫小弟竭力为兄图进身之路。他又见仁兄想念崔小姐，便要亲到开封去。申文所云女扮男装，入赘崔氏，必定是他。那小姐所嫁如是，难道叫他是失节的？近闻大师仍归柳林，小姐家中不知如何败露，解到这里。吾兄前日回去，未曾面会小姐，凭虚信认以为真，冤陷小姐，还说他失节，天理何在？”昌年听这番话，如梦忽醒，拜倒纯学面前道：“小弟痴愚，每事误认，求兄长周旋。若小姐当真有这屈情，小弟负心已极，无颜再活了。”纯学扶起道：“如今不要慌。小姐这事既已达诸朝廷，待我面见小姐，与他商量，上个辩明冤本，然后小弟再出疏申救。”昌年道：“若得如此，再生之恩。”言讫，忽外边走进一人，见了纯学便跪在地。纯学一见，认得这人。这人呈上一封密札，又附上几件东西。纯学俱收了，便同昌年私下看那来书，却是大师的谕单，云：柳林莲大师谕宋纯学。西安分后，即到开封，知昌年妻香雪为继母所逼，于是假充入赘，以安其身。近闻香雪被陷解京，汝须急救，全其夫妇，不可迟误。香雪有分别书扇一柄，并附看，亦足见其贞节之情。此意可与昌年说知。特谕。

纯学看完，对昌年道：“弟料事不差，兄如今可信了？”昌年道：“没有兄长，小弟这疑案一世也不得明白。且请问当时相会的是白从李，怎么又称‘莲大师’？”纯学道：“大师法号，原称‘莲岸’，后因改了姓名，故称‘白从李’。”昌年此时思忆香雪的情又加几倍，即央纯学入狱去看小姐，商量上书辩冤。纯学遂到狱中问候小姐。小姐询问来意，纯学道：“下官宋纯学，与小姐的令表兄王昌年同榜进士，相契如嫡亲兄弟。昨日令表兄面审时因以前误闻小姐入赘他姓，未免失于详察。”

下官与他剖明了，他仍旧感念小姐。如今小姐可题一疏，辩明冤事，明早奏上。”香雪道：“深感宋爷。贱妾不想昌年贵后如此负心，求宋爷转致

昌年，死生大数；贱妾也无深虑，但昌年日后不知何以见先父母于地下。”纯学道：“小姐息怒，他因本部官，不好来到狱中，后当面会。”言讫辞出。

小姐唤添绣取笔砚来，写了疏稿，口【月兄】了真。疏曰：原任世袭百户、奉敕证剿陕西叛寇先锋、今阵没臣崔世勋嫡女崔香雪谨题，为明辨生冤、幽伸死节、以正纲常、以笃论纪事。盖闻王化莫重于守贞，家教必期于孝顺。女不言外，安知夫婿之罄宜，我无令人，未逢母氏之圣善。故父臣世勋尽节摧锋，奋身陷阵。家中止遗臣妾香雪。继母焦氏，宠爱前子焦顺，凌逼臣妾，困苦百端。臣妾初时，奉先母安氏治命，许字表兄王昌年。梅实未期，萍踪各散。继母贪财，私赘李姓，逼臣妾改节。臣妾于斯时，手持利刃，誓以必死。李姓私慰臣妾，实道女扮男装。臣妾不明来历，而冰洁莫污，幸得生全。相叙未几，李姓远逝。府县访臣妾匿寇，冤陷成狱，现今解部定夺。以臣妾深闺弱息，罔闻外务，倘果叛寇，继母先知。猥陷臣妾身，为莫须有之事。况故父因寇死难，以臣妾视之，即为仇敌。臣妾不思违先母之治命，守死以待昌年，又岂敢忘故父之深仇，安心而藏逆寇。总因继母恨臣妾，必欲剪灭崔氏，使焦顺家赀。更可异者昌年贵居刑部，遐弃前姻，庭鞠臣妾，不直于理。独不思垂髫之日系臣父抚育成立，遂结姻盟，今乃忘恩负义以致于此。伏望陛下俯矜全节，洞晰微情，使纲常不坠，伦纪莫沦，幽明咸感，生死均安。谨令侍女赍奏以闻。臣妾无任泣血持命之至。

香雪写完，明早着添绣赍本到午门击登闻鼓奏上。皇上批道：香雪无辜，着该部释放。焦氏陷女，彼处抚按先行提究，俟获叛寇一同治罪。其王昌年婚配，着礼部查明，复奏定夺。

次日，圣旨发下，部臣立刻释放香雪。当时礼部如何复奏，请看下回自有分晓。

第七回 续闺吟柳林藏丽质

却说香雪小姐蒙圣恩释放出狱，宋纯学即将小姐接到私宅。王昌年闻知喜信，即同纯学到私宅里来，拜见小姐。小姐备相见过，先谢了宋纯学，便道：“这一位可就是刑部王老爷？”昌年见小姐开口这一句势头不好，因对小姐道：“向承母姨抚养大恩，一心铭刻。止因异乡漂泊，不意小姐有些冤陷，幸喜圣明昭雪，小生负罪实深，求小姐凡事海涵，得全旧约，小生死不忘恩了。”小姐听了冷笑道：“王爷贵人，还想着当年之事。多谢多谢，请坐了，有言奉告。贱妾名门旧族，从无失节。先父母推念至亲，恩同骨肉，也不曾亏负你，你分别以后，一向音信杳然，未免贵人多忘，这也罢了。焦氏凌虐贱妾，万死一生，冤陷解京，孤身无靠，前日承你庭审时作威作福，全不想着当初恩义，却是何心？贱妾幸邀圣恩，生还故里，即瞑目九泉，可以无愧。不知你读书明理、高登黄甲、居然做朝廷臣子，可晓得‘五伦’二字否？贱妾命犯孤辰，自今以后，愿削发披缁，拜证空王。且请问尊夫人选择谁家，如何才貌，可得一见否？”昌年被小姐一番责备，顿口无言，不觉珠泪双流。纯学道：“小姐息怒，王年兄的心事，外面虽若可疑，此中实非薄幸，待下官与他剖明，他自中后，时刻想念小姐，至今尚无年嫂，其疏失

候问者实有缘故。”便把陕西相遇、一同进京、后来归家撞着潘一百、两边误认的话，述了一遍。又道：“王年兄纵使误认，终无薄情。只看他中后许多富贵家要与他结亲，他一概谢绝，誓不再娶这条念头，小姐便可见谅了。”小姐道：“宋爷分付，自然不差。

但他彼时千里而归，既到潘家，到我家来不远数步，若亲见面，贱妾有什么得罪处，也怪不得你。怎么把虚传当做实事？就是审同的时节，尚倒不知是你，备陈苦情，为何变起脸来，不分皂白，还是何说？”小姐说到此处，咬牙切齿，愈加恨极。昌年自己懊悔以前不曾斟酌，只得行个大礼，跪告道：“小姐在上，昌年一片诚心，惟天可表，倒不敢十分辩白，但求小姐追忆当年分别，也曾把‘婚姻’两字提起。难道母姨存日如此厚恩到今反有变更？小姐若不见谅，昌年也不愿做官，纳了印绶，生死相随，任凭小姐发付罢。”小姐唤添绣扶起，说道：“贱妾与兄，原是中表兄妹。先母存日，并未聘定，怎么认真说起婚姻来？”纯学道：“年兄不必着忙，小姐已有题目了。今日且告返，容小弟复奏，自有定局。”昌年还要再求小姐，香雪竟退入去，全然不睬。昌年没奈何，同纯学出来。纯学道：“年兄不消多虑，小姐这番责备，原是应该的。但既有本章，他的婚姻也赖不得。待小弟复本进去，批发出来，小弟便与兄先行聘礼，方好选定吉期。是夜，纯学便写了复本，次日早朝奏上。□□说道：臣部查得王昌年幼时结婚崔氏，近因钦案，未敢议亲。今香雪蒙恩昭释，理应纳聘，择吉成亲等语奏复，即奉旨依议。

纯学接了复本旨意，又到私宅来对小姐道：“下官复奏已发出了，朝廷着下官与小姐议亲，王年兄先令下官来通知此事，然后行聘。”小姐道：“宋爷，这事不必提起，贱妾初释沉冤，即要归家拜告先父母灵座。昌年前倨后恭，难分真伪，只求宋爷开论昌年，说贱妾归家死守空门，今生决不择配。若昌年不忘旧情，每年见惠米粮数石，使贱妾无冻馁之累，晨钟暮鼓，礼拜如来，鄙怀足矣。至于亲事，昌年这般高贵，岂无大族足为秦晋，这条念头求他息了。”纯学辞了小姐走出私宅。昌年在外边等候，见了纯学就问小姐所言如何。纯学摇头不语。昌年知是小姐怒气未平，急得心头火出。说道：“小姐必定深恨小弟，求年兄委曲，玉成好事。”纯学道：“不消性急，小姐虽然执意，待小弟先行聘礼，然后再去求他。”遂唤长班买绸缎、兑首饰，整备停妥，即差本部衙役抬了礼物一径到小姐私宅来，与昌年行聘。宋纯学是大媒，亲身到宅。小姐始初拒绝，不肯收纳。纯学再三苦求，小姐暂时收下。

次日，昌年又同纯学来见小姐，香雪道：“昨日见赐盛礼，承宋爷台命，不敢违逆，暂留在此，即当奉璧。但贱妾命切故乡，急欲归去。上家表兄，列职刑曹，羈身都下，凡事保重，后会无期，只此长别了。”昌年心上道是行过聘礼，正好择吉成亲，不想小姐说话还有未允，自己不好恳求，只管催纯学周旋。纯学道：“年兄不需性急，我昨日聘礼已行，再无不允之理。”又对小姐道：“前日有人寄来扇子一把，要与小姐，下官不敢沉匿。”就在袖里取出，呈上小姐。小姐看了说道：“我为这把扇子起了无数风波，如今寄扇的人我倒日日想他，不知宋爷何从认得。”纯学道：“下官贫困时曾受他的大恩，就与王年兄一般。”小姐笑道：“这等说起来，贱妾的藏匿也是应该的。宋爷尚且相知，何况闺中弱息。”纯学道：“小姐禁声，这话不是当耍的，其实此人不惟思慕小姐，抑且钟爱王兄，故有此颠颠倒倒之事。”小姐听了，面有喜色。纯学见了便道：“小姐诗词精绝，真是女中才子。今日下官此来，

是为玉成年兄完了淑女好逑之意，择吉成亲，小姐切不可太执。况这事原是令尊令堂许诺，今日只算完聚了前约罢。”小姐道：“贱妾若放遵先父母之命，怎奈此地不可苟合，且待归家，再做道理。若王家表兄必不忘旧好，也要从妾三件事方可议亲。”昌年忙问道：“什么三事？小生当奉向。”小姐道：“第一件，家父阵没陕中，招魂无处，若寻得遗骨回来，便是大功。第二件，焦氏母子凌虐不堪，须要治他一番，稍消怨气。第三件，前入赘的人，恩深情重，如能招致得来，再见一面，方了心愿。”昌年听了三事一时吓呆，说道：“小姐好难题目。内中只一事易些，其余实难做。”纯学私下扯昌年道：“小姐是要到家成礼，发此难端。年兄不要慌，且着人送他回去，随后我与你告假几月，便到开封成其好事就是。”昌年点头会意，对小姐道：“谨依尊命。”小姐就同添绣收拾归装。纯学雇了轿，先送小姐回河南去。

却说程景道自从辞了大师，提兵出来会合李光祖，也不守定一方，东征西战，人马愈多，粮草不继。景道想大师前日曾打发强思文、杜二郎两个在河北开张大店铺，就差一个将官领一支兵马到他店铺，尽数取而用。将官领命，星夜到河北寻着杜强两人的店铺，把兵马扎住，只随数人，竟来取粮。杜强两人迎接了，拆出文书，验看令箭，俱是柳林的号令。打算前后本利银，约有几万两。当下备酒款待。将官想他是一家，并不提防，只顾吃酒。吃了一夜酒，早晨打点将粮草运齐，好起身去。谁想杜强两人影也不见。

将官寻到里头，一所空房，并无半人。各处搜寻，也没有一粒米、一毫银。将官没奈何，只得空手而归。

原来杜强两人领大师的本钱出来任意挥霍，日里赌钱吃酒，夜里嫖妓宿娼，开的店铺，所剩不过一千，那里有几万。此番要尽数取去，他两个慌了，没有支成。想他现统兵马守候，性命势必难保，不若金蝉脱壳，走为上着。外面见了将官，欢欢喜喜，骗他吃酒（原书缺七字），挨到半夜，一道狼烟，不知去向了。

将官所领兵马只有来的盘缠，没有去的贖用，一路抢掠过去。忽遇（原书缺九字）两乘轿，后边行李甚多，那将官见了（原书缺九字）众，即围转来。众人见遇了兵寇劫掠，各个丢了牲口行李，四处奔走。止存那轿子被兵士一把扯开，内中有一美貌女子，又有一个侍女。兵士即将行李并女子献与将官。原来大师的军令，凡遇掳掠女人，必要解与主将，审问明白，可留则留，不可则打发他去。若私下污辱，查出来，无论兵将，有功元功，一概斩首。那将官见这女子十分整齐，但怕军令，不敢私匿，只得带到大营来。

看看到了大营，将官进入禀道：“小将奉命，到强思文杜二郎家，只有空房，并无一人。小将访问，俱说他两人把店中货本都花费了，私下逃走，不知去向，特此回复。”

又小将路上遇着过往女子二名，并行李牲口，带至本营，候主将爷发付。”景道与光祖听了就唤带来的女子进来中间。兵士即将二个女子押到主将面前。景道见这女子轻盈袅娜，就问道：“你是谁家女子，从何处来？”那女子道：“妾乃河南崔氏，名唤香雪，从京中回家。丈夫王昌年，现任刑部，与同年宋纯学共留京都。妾宁死不辱，惟将军鉴察。”景道闻道“宋纯学”三字，又曾闻大师说及王昌年的事，便道：“既是□□夫人，且坐了。请问是那个宋纯学？”香雪道：“礼部宋爷，金陵籍贯，与妾的丈夫极其契厚。”景道对光祖道：“原来是宋大哥好友的夫人，这个留他不得。”光祖道：“可解到大师那边去，听他发落便了。”景道道：“有理。”即着一将，领一

支军，伏侍王夫人，送进柳林。并禀揭一封，内中先说兵粮缺少并杜强两人逃避一事，后说“获得王昌年妻并侍女一名，专骑解来，伏候大师钧裁”等语。将士领命，押香雪与添绣解到柳村里来。

再说大师白从李在柳林整兵之暇，便将天书操演，真个挥剑成河、撒豆成兵，一切呼风唤雨之事，无不惊心骇目。又《白猿经》上有“神镜降魔”一法，从李依法炼成一面镜子，将他一照，那些天神来来往往，随你东西南北四方、百里之内、山川险要，俱照出来。人有来照的，若是武官，便现出盔甲，若是文官，便现出冠带，若是军卒便现出枪刀。只是从李自家照面，再不见什么，只现出一朵莲花来，心中不解，就将这镜子与天书藏在卧室内，时刻不离。

一日，外边传报程将军差官候见大师。从李听了，叫他进来。差官进见，呈上禀帖。

从李将禀帖拆开一看，见说兵粮缺少，杜强两人逃走的事，分付差官着景道于各省店铺中取用，其杜强两人，缉获时即当枭首。又看到后面，说解到昌年妻并侍女，不觉大喜，速唤进来。

差官出去，催促小姐进见大师。香雪战战兢兢，走进内堂。从李一见，下堂迎接。

小姐不知所以，正要跪下，从李拖住道：“不敢劳动。”两边行了平礼。香雪抬头一看，倒吓呆了。从李笑道：“小姐想是忘了我么？”香雪道：“莫非就是入赘寒家的？”从李道：“然也。”添绣在旁道：“看大师相貌，好像我家的李姑爷。”从李道：“添绣妹子还认得我。”香雪道：“向日感承大恩，得全贞节。不想是大贵人，多多得罪。”从李道：“小姐说那里话。自从别后，日夜挂怀，后差小将候问，知小姐受祸皆因不才所致。随即寄信宋纯学，着他照顾，不知以后诸事如何。今日怎么到此？”香雪道：“贱妾冤陷解京，幸遇圣恩释放，皆宋爷之力。不意归至途中，逢了贵营军士。解到此间。”从李又问：“曾与昌年结亲否？”香雪道：“未曾。”从李道：“还有一桩喜，报知小姐，令尊也在这里。”香雪大喜道：“果有这事，愿求一见。”从事即传谕崔世勋进来。世勋承命进入，看见小姐，两个抱头大哭。小姐道：“自从爹爹总戎陕右，家内传闻凶信，意谓今生不能见面，岂料反在此处。爹爹可知去后家中大变，女儿百般困辱死里逃生？”世勋道：“我因战败被擒，感大师恩德，得保余生。我儿你在家受累，我也略略晓得，总因焦氏凌逼你。我若回归必处置他。幸喜你表兄高登科第，这便是你终身之托了。”香雪又把解京亲见昌年并纯学行聘等事述了一边。世勋悲喜交集。

从李令人备酒，与小姐接风。世勋拜谢而出。从李同香雪俱至内房，对坐饮酒。香雪道：“贱妾初会大师，只道闺房美秀，不想是盖世英雄。今日重见尊颜，始知天下真有女中丈夫，当今世界，可谓二十四城全无男子矣。”从李道：“小姐过誉，何以克当。”两人必说些闲话，从李道：“小姐还记得月下联诗作《秋闺吟》否？别后常时想念佳句。

今夕无事，偶思得几个好题目，以续秋闺胜事，求小姐援笔赋之。”香雪道：“幽闺俚语，有污清听。既承盛意，敢不效颦。且请教是何题目？”从李道：“四个佳题。第一是《织女催妆》，第二是《落梧惊寝》，第三是《梦游广寒》，第四是《拟长门悠》。”香雪道：“果然好题。”遂提起笔，不用思索，一挥而就，续成《秋闺吟》四道：

织女催妆

经年离别梦犹猜，将近佳期望不来。
星转王绳方系珮，月虚鸾镜未安台。
双飞钗燕归时集，小朵簪花剪处开。
又是促人更漏下，千金一刻莫徘徊。

落梧惊寝

万籁萧然露未干，报秋声入梦初阑。
幽情欲作巫云化，衰飒偏从宫井寒。
孤枕断魂徒花蝶，向阳疏影不栖鸾。
静中叶叶凄凉韵，合谱高弦仔细弹。

梦游广寒

凭将残梦诉嫦娥，谁似惊心秋后多。
一曲唐官催玉漏，五更楚馆渡银河。
回鸾恰待归妆镜，跨凤争疑别绮罗。
依约断魂应不远，错抛情绪听云和。

拟长门怨

一入昭阳久闭春，舞腰消尽掌中身。
凤楼星转谁当夕，鸳瓦霜明独向晨。
强作笑啼都是假，梦为云雨却疑真。
自来不识君王面，总有娥眉也让人。

小姐吟完，呈与大师。从李看了喜道：“幽情丽句，真个一字千金，小姐真可称仕女班头矣。香雪逊谢一回。是夜就同在内房歇了不提。

却说程景道同李光祖合兵之后，东征西讨，降约许多叛寇，俱奉柳林节制。朝廷闻警，各省招募将才，纠合士兵，前来抵敌，被景道等一鼓而破，军势日盛。

一日，光祖与景道移营到别处，军马行到一带荒山，山中深广异常，远远望见山顶上有个古庙，相离约有二十里，此时军士饥甚，景道就令在山沟里打围，埋锅造饭，饭犹未熟，忽见前队打探的来报：“前面有一支军马，各营但口进备。”景道道：“不打紧，吃饱了饭杀完他便了。”光祖道：“程爷你守中营，待小弟先去看看。”就领一队兵杀进山中。前面果然有一支兵马。屯扎在此。光祖引军直冲过去。只见那边军马分了五处，把光祖的兵裹在中间。光祖想遁：“这分明是五行阵，须从东南方杀出，不可走四北角金水休囚之地。”竟向东南尽力厮杀。可煞作怪，那队兵将，被光祖刀砍枪搠，杀倒了，又活起来。杀至日晚，四边昏黑，只有光祖一骑杀出东南。此时心慌，把马加鞭，望东而走，走了数里，但见明月穿林，乱石碍路，前面影影露出数间茅屋。光祖纵马向前，果然一个小村，那茅屋里透出火光。光祖下马。自己牵了，行到茅屋之下，把马拴了，遂轻轻叩门。内中走出一个老人，开门问道：“客官何来？”光祖道：“偶然迷路，欲借尊府暂宿一宵。”老人道：“我看客官象个败将，莫不是从五行阵中逃出来的？”光祖道：“老丈缘何而知？”老人道：“且请里面坐下，慢慢告明。将军来路既远，必定肚饥，不知这乡村粗饭可用得些？”光祖道：“极好，但搅扰不当。”老人道：“不妨。”就到里面搬出鱼肉酒果，陪光祖同吃。光祖问道：“此地何处？老丈尊姓大名？”老人道：“此地叫做小柴岗，老人姓胡号喜翁，家中只有一女，乳名空翠。这村中向来十分安稳。近日忽到一个道人，住在岗上古庙中，广

通法术，千数里外，结成一个五行阵，人有犯他的，除了木方，再走不出，不知困死了多少英雄。这道人每日要村中供给，若不如意，立刻呼风唤雨，把草屋拆毁，所以人都怕他。老人住在村尽头，又是寒家，幸喜得不曾侵扰。将军有福，出得五行阵，也算造化了。”光祖闻言，不胜疑惑。老人道：“将军到此，也是天缘。昨夜老夫梦见天上落下一条金龙在门前，像有人斩他的一般，老夫领他藏避，后来忽变了白鹤。老夫不知何故，因此买些鱼肉，不意正遇将军。且宽住在寒家几日，再作理会。”光祖道：“在下营务在身，岂能久留，明早就要告别。”老人道：“将军虽有贵营，也不能即去，那道人四处结阵，见将军这等英雄，怎肯疏放。不如权住在此。”光祖疑心未决，吃完夜饭，就去睡了。是夜，景道不见光祖回营，如何寻觅，待下回慢慢说出。

第八回 惊馆梦桃树作良缘

话说明景道是日见光祖奋身独往，至日晚不归，心下着急，统领兵马，望前而来。

看见光祖营内的兵纷纷逃避，见了景道禀道：“前面不知甚么官兵，结成阵势，小的们冲杀进去，被他围困，连忙向东南杀出，只不见了李将军。小的们四处追寻并没影儿。”景道听了，连忙进兵。在月明之下，果然望见前边阵营甚是整齐。行到那边，火光影里，照出无数奇形怪兽。景道兵马吓做一团。自想：“遇这怪事，不可轻进。”即时收兵回营。遂着一员将官，星夜赶至柳林，禀知大师。

将官领命，三日三夜赶进柳林。见了大师，备述前事。白从李大惊道：“这是魔魔假术，小五行阵，犯他不伤，只被他围困，便饿死了。阴符有言，‘以木破术，犯术者伤。以法解法，忘法者败’。光祖犯了邪术，速去救他。”遂取出宝镜，交付将官，藏匿胸前。叫他对景道说：“将我这宝镜照定他营，须用火攻胜之。”将官取了宝镜藏好，急急上马，赶至景道中营，见了景道呈上宝镜，备述破阵情由。景道大喜，分付各官准备火器。

次早，引军而进。景道匹马当先，高捧宝镜。果真奇异，那镜里先现出许多神将，后放出一道光，直透那五行阵中。景道一看，那些人马都是纸做的，红红绿绿，旗号分明。景道识破邪术，即令将火球火箭放去。不止数刻，烧得那五行阵片甲无存。景道长驱直捣，全无阻隔。那山上庙中的道人，望见有人破他法术，便竖起号旗，急施邪术。

景道赶来，见古庙前号旗摇动，知道作术的人住在庙内，遂纵马上山。忽草丛里跳出两只猛虎，景道的马看见恶兽便跳起来，把景道颠翻草里。景道爬起身，即取宝镜一照，这个猛兽也是纸做的，被景道扯来踏碎。也不收藏宝镜，双手捧定，赶进庙中。只见那道人被镜光射定，不及施法，急抡起双刀抵敌景道。景道藏了宝镜挺枪交战，不上二合，那道人被程景道刺倒，众军拥来，砍得粉碎。景道恐怕有同伴的人，挺着神枪，前前后后抄了一遍，并无半个，只有纸人纸马无数，景道尽行烧化。各处寻找李光祖，影也不见，只得收兵。思量光祖英雄，不知死在那里，如今我孤军在此无益，不如暂归柳林再与大师商议，另图他处。主意已定，就令众军望山东来。

行了几日，渐近柳林，先差将官叩禀大师，或是归林，或是另行驻扎。从李闻知此信，令景道暂归柳林。景道得令，引军归林，进见大师，呈还宝镜，拜倒在地，自陈无功反失光祖之罪。从李道：“光祖偶犯邪术，遂至失身。你曾将宝镜四处照他或死或生却在那里？”景道道：“小将未蒙大师指教，不晓用镜，故此未知光祖何处。”从李道：“可惜我前日急忙，不曾传授你。你今且去查点兵士，以待后用。”景道拜辞出来不提。

却说李光祖被胡喜翁劝住在家，一连四日。他女儿空翠十美艳，每日收拾肴馔，甚是精洁，来来往往，也不回避。光祖少年心性，颇亦留情。那老胡为人诚实。与光祖甚觉相投，问光祖道：“老夫连日不敢斗胆，请问将军姓名，是何官职？”光祖道：“在下姓李名光祖，至于官职，看老丈是个诚信君子了，料无恶意，不妨直说罢。在下因少时流落，感承山东莲大师极其知遇，不忍违背，现今统兵，俱是他节制。”老胡道：“原来如此。但老夫有句忠心的话，未审将军肯听否？老夫看将军青年英俊，与凡夫不同，还该与朝廷出力，何苦抛妻弃子，奉事柳林。”光祖叹道：“不瞒老丈说，大丈夫感恩之下便是千古知己，何肯相负。譬如当时漂零不遇，若非大师，死填沟壑，那个肯怜念我，我所以不忍违背。至于家室，在下还没有。若再混几年不足成事，也愿如老丈长隐荒村。”老胡道：“将军少年有此见识，可敬可敬。老夫少时性子亦不平顺，只因世无知识，所以隐居此地。如今老了，自拙荆去世，止有幼女空翠尚未许字。前夜梦龙变鹤，得遇将军，应是吉兆。若将军不弃，愿将空翠奉事将军。将军以为何如？”光祖道：“多谢盛情。但在下托身女大师，未免听他调拨，恐累令爱苦守青灯，并负老丈一片盛德，奈何？”老胡道：“将军既出此言，足见忠厚之意。老夫与小女今日相订姻期，当等待三年。若将军三年不来，便是弃绝了。”光祖道：“若得如此，光祖一生之幸，焉敢有违。”老胡大喜，另设酒席，款待光祖，即唤空翠出来，先行个小礼，俟后另择吉日方好成亲。光祖无以为聘，身边只带得金镶玉嵌的一把佩刀，即解下来赠与空翠。自此两个竟成翁婿之好。

忽一日，村中过往的人纷纷传说：“小柴岗上住的恶道人不知被何人杀了，他结的五行阵俱已烧尽，那阵中的兵马原来是纸做的，这样妖术，杀得好，杀得好。”老胡听得，述与光祖知道。光祖大喜，便要辞去。老胡又留一日。次日早晨光祖拜谢老胡并别空翠。光祖与空翠两个你看我，我看你，不觉情深。

光祖上了马走出村来，过了小柴岗，全不见一个本营兵士，连景道的营也不见了。

只得餐风宿露仍到柳林里来。先叫兵士入禀大师，不多时兵士出来唤进。光祖进了内堂，拜见大师。从李道：“李光祖轻敌私逃，何以服众，按法当斩。”程景道、崔世勋等忙跪下道：“光祖偶犯邪术，原未丧师，求大师格外从宽，恕其小过。”从李道：“论起军法，本该重惩。既是各将军恳求，姑且饶这一次，改调前哨巡领。”光祖拜谢出来，仍旧小心统领众兵不提。

却说王昌年同宋纯学，先送小姐回去，过了数日，两人就同告假归家，一齐出京，竟望河南省来。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谈论时事，未觉寂寞。及行到开封，昌年仍旧如当初模样，将行李随从托纯学另寓一处，轻身走到崔家门首。有个老家人看见，说道：“王相公出去多日，今日才来。”昌年问道：“奶奶与小姐好么？焦相公可在家否？”老家人道：“不要说起。自相公去后，家里闻得老爷凶信，一家忙乱。焦相公因学院斥退秀才，到京中去，说

要买什么官做。家中奶奶把小姐赘了一个外路人，谁知这人是强盗，官府缉拿，竟提小姐解入京去。奶奶近日上边又有文书来捉他，想是为前日的事，奶奶将银子央一乡绅说情，暂保在外。咳！相公，当初老爷在日，何等人家！不道弄到这般地位。”昌年听了，想道：“奇事，小姐已经归来，为何他还不知道，我且进去。”便走进厅堂，直到里面。焦氏看见，吃了一惊，说道：“你此时方来，一家变故甚多，你知道否？”昌年道：“方才门首见了老家人，他备述其事。请问香雪妹子何在？”焦氏道：“我为香雪这丫头几乎破家，此时不知死在哪处了。”昌年道：“当初姨夫在日，曾把妹子许我，那个敢做主他嫁人，弄得如此？”焦氏道：“啊呀，你还在梦里。自老身进了崔家，从不见你行一盒礼。今日香雪遇了事，你倒说起清平话来。不要说你仍旧模样，就是连夜做了官，我也不怕你。”昌年大怒，不别而行，即到纯学寓中，对纯学道：“奇怪奇怪，小弟到了家，全然不见小姐。问众人，俱说解京未回，年兄你道是怎样？”纯学道：“这却为何？我与你同到那里去。再细细问个来历。”遂各乘了轿，随了許多人，先从府前经过，把名帖拜了府尊，即到崔家来。

焦氏听得外边有官府来，错认又来捉他，关紧房门，躲在床底下去。昌年与纯学下了轿，坐在厅上，唤那老家人进来，说道：“你进去对奶奶说：我王相公已做了官，这位是礼部宋爷，奶奶不要害怕，我只要同小姐的事。”老家人即到里边叫出焦氏。焦氏不得已，只得出来相见。宋纯学就说道：“王年兄是刑部官，他归家专为与小姐成亲。

前日小姐在京也曾会过，半月前，已先送归，怎么此时还不回家？”焦氏吓呆了，一句也说不出。老家人禀道：“小姐委实不见归来。”昌年满心焦燥，对纯学道：“这怎么处？”忽外边传报本府太爷并县官来拜。昌年一概回了。四边邻里各人传说崔家的襟侄做了官，好不兴头。当对有个潘一百，闻得王昌年做了刑部，现在崔家，要那小姐，自想道：“我与昌年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小姐的事，他还不知详细。若被他盘问出来，我就要受他累了。不如趁他初到，迎接过来，奉承他一番，以后便坐得安稳。主意定了，就差两个管家，拿一副盛礼，竟到崔家，‘请王老爷到舍一叙。’昌年正与纯学商议，摸不出头脑，焦氏慌忙苦求，拜倒在地。昌年无计可施。忽见两个人跪在面前，呈上一副盛礼。昌年问道：“你是谁家来的？”两人道：“小的是奉潘老爷之命，恭贺老爷荣归，并请老爷过去一叙。”昌年道：“礼不必收，少刻就来。”叫从人把名帖回了他的礼，打发两人去了。对纯学道：“小弟昏闷，这里也住不得。适才老潘来请，此人虽则铜臭，待我原不薄。弟与兄何不到彼处一坐。”纯学道：“承兄带挈，极好的了。”随即上轿，抬到潘家。

潘一百接入厅，各相见过，潘一百躬身道：“两位老先生，光临敝处，晚生不胜欣幸。”昌年道：“仁兄向时旧交，何必如此称呼，乞仁兄仍旧称呼方好。”潘一百道：“领教。请问这一位是何处？”昌年道：“这是敝年兄宋礼部讳纯学，金陵人。”潘一百道：“久仰久仰。小弟想令姨母家不可居住，两位若不弃蓬居，何不把行李搬来，小弟打扫荒园，暂留台驾，不识尊意如何？”昌年道：“极感的了。”老潘即差人搬二位老爷的行李来，分付备酒侍候。吃了两道茶，就同到西园厅上坐了，登时摆列酒席，极其丰盛。老潘道：“宋老先生江南才望，今日小弟简慢之极，幸勿见罪。”纯学道：“岂敢。承敝年兄带挈，造扰不当。”三人入席饮酒。老潘对昌年道：“小弟今日，一来请罪，二来剖白心迹。前年遇仁兄时所言崔小姐事，小弟实出无心，被焦顺

骗了，近闻原归仁兄旧姻。但被此冤陷，仁兄在京为何不上本辩明？”昌年道：“小姐的事已经明白。只不知他出京回来又羁留在何处？”老潘道：“贵人福分，自然遇合。”此时，昌年忧闷，也无心吃酒。

正待换席，忽有一人汗如雨下，来禀昌年道：“小的承爷差遣，送崔小姐回家，不想来到半路，遇着一伙强盗，将行李牲口俱抢去了。小的被他打在草里，及爬起来，已失散了，小姐连轿子俱寻不见。小的星夜到京报知，值老爷已归河南，小的又连夜赶来。

到了崔家，说爷在这里，故此来报，小的伏侍不周，罪该万死。”昌年道：“这是遇了强盗，不干你事，你且去。”那人出去。

昌年此时，坐卧不安，就把席散了。老潘整备书房，与昌年纯学歇息，自己方进去。

昌年对纯学道：“小弟所望小姐，意谓终成合璧，谁知又遭强盗陷害，今生想不能见面了。”说罢泪下。纯学为他叹息，又安慰一番，遂同去睡。昌年睡到半夜，再睡不着，只得独自起身。窗外月明如练，昌年到书房外来，行过花栏，转过竹径，到了一处短短粉墙，墙内高出一棵大绯桃树，桃花开得烂熳，但无从进去。昌年倚靠彩墙，想念小姐，恰像痴呆一般。不期天下一阵骤雨，昌年躲闪不及，被雨点打下桃花片来，落满一身，衣衫都打湿了。少停一刻，雨霁云开，仍旧月色如银。昌年见落红满地，就将花片捧了两把，在彩墙上，将花汁写成红字，题诗一首。诗云：庭院萧疏转曲栏，东风无力梦初残。

胭脂落尽深红色，莫种桃花雨后看。

昌年题罢，将诗只管吟哦。忽听得墙内有人娇声赞道：“好诗好诗，如此仙才，何患无良缘而感慨若是。”昌年听见想道：“奇怪，这更深夜静，还有人在花下又是个知音的。”正当思想，忽外边早已鸡鸣，又听见里头说道：“郎君贵人，倘若有意，明宵仍到这里来，可以渭谈片刻。今夕不及相会了。”昌年又立了一刻，寂寂无声，仍旧进书房去。

次日，许多乡绅来拜望，下午吃酒，直至更余。纯学醉了，竟去先睡。昌年思忆昨宵之事，不明不白。挨至更深，仍来看那桃花，越发妩媚。忽有一阵清香扑鼻，昌年不觉魂消，但看短墙上面，桃花之下，透出一个美人来。昌年抬头一看，宛若嫦娥，手折桃花一枝，赠与昌年道：“妾身潘氏，小字琼姿，家兄勉留台驾，妾恐简褻才郎，故此不惮露行，相期面会。”昌年受了花枝，忽想起香雪小姐流离飘散，不忍弃旧怜新，却把春心禁住，遂作一揖道：“既是潘兄令妹，小生何敢轻犯，请进去罢。”那美人笑了一笑，也就下去。

昌年拿了花枝回书房来。适值纯学睡醒，说道：“王年兄，何苦整夜不睡。”昌年道：“年兄起来，弟有个喜信报你。”纯学当真起来，问道：“有何喜信？”昌年道：“小弟无聊步月，偶遇一个美人，极其艳丽，乃是老潘的妹子。待小弟明日见了老潘与兄作伐何如？”纯学笑道：“年兄差矣，弟若要联姻也不到此时了。弟子此事看得极淡，况且承老涵盛意，岂可想其闺中。”昌年笑道：“好一个道学。至若小弟，此情便割不断了。”两个谈笑了一夜。

次日午前，老潘陪宋、王二位在西园散步，观看那亭台花榭，转折不穷。渐渐行至昌年题诗的短墙边，老潘便转过来。昌年道：“潘兄，此处桃花盛开，里头还有什么好景，一发游遍了。”老潘道：“这里边是去不得的。”纯学道：“想是近内室了。”老潘道：“不是，此处离内室还远。里头有一棵

大桃树，向来繁盛，只因此树有个花神，亲近不得，所以小弟便锁起了。”昌年见说出“花神”两字，面色顿异。老潘道：“王兄致疑，莫非宵来曾遇着否？”昌年道：“不曾。”纯学道：“我们正人君子，那怕邪神。潘兄不妨领进去看看。”老潘就叫小厮里边取钥匙出来，转了一个弯，便有一扇小门，老潘开了小门，一同进去，果然一树绯桃扶疏偃盖，落红遍地。两人赞叹不已。纯学道：“如此好花，正该日夕赏玩，就有花神，见了弟辈，自应回避。今夕待小弟独坐此处，看是如何。”老潘道：“既发此兴，不可无酒。”就立刻携一桌酒，共赏桃花。

饮至日晚，纯学自恃英雄气概，不怕花神，就要住宿于此。昌年道：“待小弟奉陪。”纯学道：“兄来相伴，只道小弟怯弱了，请各就便。”是夜，当真独宿花前，打开铺陈，竟脱衣而睡，一觉直到天明。

清早老潘同昌年来看，纯学尚未起身，说道：“何如？弟说花神必定相避，果然昨夜并无半事。还是兄辈多情，未免惊动花神。若小弟愚直，花神方且厌弃，敢来缠扰。”二人大笑。纯学便起身要穿衣服。却又奇怪，觉衣袖内有件东西滚来滚去。纯学道：“衣袖内不知什么？”摸取出来见一条汗巾，紧紧打一个小包，异香馥郁。昌年急忙解开，乃是一对碧玉鸳鸯，雕刻得极妙。纯学道：“这东西却是何来？”昌年笑道：“必是花神相赐。”纯学道：“小弟昨夜其实不闻些儿影响。”老潘把这玉鸳鸯看个不已。

昌年道：“潘兄不必看他，这是花神的遗爱，敝年兄尚无年嫂，还要把那鸳鸯珍藏好了，以博一宵欢幸。”老潘道：“连日相叙，倒不晓得宋老先生尚乏佳期，怪不得花神作合了。”纯学笑道：“有何作合？”老潘道：“‘作合’二字有个缘故。今日所遇甚奇，不得不说。小弟有个舍妹，小字琼姿，才貌也看得过，待字闺中，未曾婚聘。这玉鸳鸯，原是祖遗之物，舍妹常佩在身边。小弟里头，重门深固，就是苍蝇也飞不出，必定花神为舍妹执柯，故取此玉以赠兄耳。”昌年见说，方晓得前夜所见，真是花神假装他妹子。

私对纯学道：“这花神始初骗小弟，足欲与年兄周旋好事，小弟今日乐得做现成媒人。”纯学道：“吾兄婚事未成，小弟也无心议及此事。”昌年道：“弟之痴心，已成癖性。

想吾兄不可无后，这段姻缘，必须速就。”纯学见说得有理，又且遭遇甚奇，只得允从，对老潘道：“承谕天缘，不敢违逆。但小弟客中无聘，奈何？”老潘道：“寒家得攀贵人，实出万幸，安敢论财。”昌年又从中赞成。老潘便去择了吉期，纯学只得行了聘礼。

待到吉日，纯学穿了公服，竟在潘家结亲，合卺之夕，纯学看那琼姿相貌整齐，满心欢喜。亲邻庆贺，热闹非常。只留下王昌年寓居西园。

一夜，昌年在书房独坐灯下，看些书史，忽想起小姐，叹道：“别人遇合，何等容易，独有我王昌年反反复复，再不得如意。”忽听得窗外有人行动，昌年道：“可是小厮，有茶点一盏来吃。”外边道：“茶倒没有，备得美酒一壶在此。”昌年想道：“又是老潘差人来致殷勤了。”遂开门一看，满天星光，望见前面几个人把手招他。昌年走去看时却不是人，原来是牡丹叶被风吹动。昌年笑道：“黑暗里认错了。”就问：“那送酒的在何处？”不想到在书房里应道：“在这里。”昌年走进书房，仔细看时，竟是一位美丽女子，香气芬芳，立在灯前。昌年看了，不觉神魂飘荡，因问道：“从何而来？”美人道：“郎君莫怕，妾即桃花神也。前宵讽咏佳句，故来相访。”昌年道：“下官孤灯寂静，承神女相访，亦是韵事。但恐幽明间隔，有所伤害。”花

神道：“妾乃紫姑山司花仙女，前生与郎君闺房恩爱尚欠一宵，妾因等待郎君，守此桃花之下。今宵完愿，即回山中矣。前见宋礼部文武全才，偶取玉鸳鸯与他玉成好事，亦是一段佳话。妾今携酒一壶，与君共饮一杯。”昌年道：“下官得遇仙卿，不想是生前旧约，可见‘姻缘’二字不能相强。”遂并坐，举杯共饮。花神道：“妾闻郎村忆念香雪小姐，未审可要相见？”昌年道：“香雪途遇强人，下官日夜挂心。若仙卿能使一见，感恩不浅。”花神道：“小姐所居地方，妾恐泄漏天机，不敢直说。今夜妾当助君一梦，到彼处相会。但日后无据，何以为凭？可将轻绢一幅，题诗在上，妾与君梦中致去，使小姐见了亦知郎君之情。”昌年大喜，即取一幅白绢，写诗一首：一朵千金泣露斜，玉缄消息滞天涯。

曹听勿作西楼梦，怅望神仙萼绿花。

昌年写完，后面又用名字印了。花神拿了诗绢，同昌年解衣就寝。床上美满幽香，不可细说。到了三更，一觉睡去。昌年的魂梦正像有人提携，随风逐云，顷刻千里。抬头一看，垂下万条柳绿，走到一间房里，四壁图书，一帘花草，香雪独坐其中。昌年一见便携手说道：“小生那一日不念小姐，岂料住在这里。今日同我归去罢，我有一首诗，特送你看。”在袖里取出那绢，交付小姐。小姐道：“我在此间，指望你来候我，怎么今日才来。前日要你做三件事，如今一件也不消了。”昌年道：“此处幽静，并无别人，且与你亲近片时。”便把香雪紧紧抱住。香雪并不推辞。忽然一道月光照身上来。昌年觉得一阵寒冷，手便抱住香雪，心内宛如昏迷，连声叫道：“小姐，小姐。”开眼一看，抱的乃是花神。花神道：“郎君苏醒，渐次五更，妾要去了。千万保重，梦中之事后会有期。”昌年寻那诗绢，果然不见。便道：“适才幽梦，探感引领，此刻又要分别。残灯未灭，两梦皆虚。以后独处，怎生消遣。”花神道：“妾的夙缘，今宵已尽。但郎君经年后尚有一番惊吓。若见莲花残败，方脱此难。”昌年问道：“可避得么？”花神道：“这是命数当然，无从可避。”说罢，披衣而起。昌年亦起身相送。此时，天色微明，花神急欲别去。昌年不舍，把手扯住，两个跨出书房，早被狂风一吹，那花神阒然不见。

昌年手内只道扯住，谁想却是前夜赠的一枝桃花。昌年将桃花掷在地下，随风赶去。欲知如何，下回自见明白。

第九回 妖狐偷镜丧全真

却说昌年随风追赶花神，走了数步，不提防一个人劈胸撞来，倒把昌年一吓。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宋纯学，恐怕昌年冷清，清早出来看他。纯学笑道：“年兄孤寂无聊，小弟甚放不下。今早将欲何往？莫非想着那一树桃花么？”昌年道：“岂有此理。桃花虽艳，终不着梦到罗敷，真足令人消魂也。但年兄宴尔新婚，为了小弟使香梦未终，有罪有罪。”纯学道：“弟岂恋新婚者。前日，若无年兄，也不干这样事。”昌年道：“这是正理。”两人话得正浓，忽听见老潘喊出来道：“异事异事。”昌年与纯学同问道：“甚么异事？”老潘道：“小弟今早着小厮乘那露水中修整花树，不想那棵大桃树竟枯死了，你道奇也不奇。”纯学道：“当真奇异，可惜这等盛花不曾看完。”

大家叹息一回。只见一个书童拿一盆热水来与昌年洗脸，昌年看了问道：“这小厮好像焦顺家里的爱儿。”老潘道：“正是他。他被主母打出来，偶然栖托弟家，连日差出去，不曾来伏侍。”昌年道：“爱儿，你住在这里也好。”爱儿道：“小的被逐，我家相公也不知。求王姑爷说个情，带小的回去。”原来爱儿思想回家，是忆着那杨氏，故此相求。昌年那里晓得，便道：“这个何难，不知潘老爷肯放你？”老潘道：“这本是焦家书童，若带回旧主，理所当然，有何不可。”昌年吃过早饭，便领爱儿到崔家来。焦氏接见，小心奉侍，只愁他又提起小姐。不想昌年因得花神消息，不与焦氏计较，说道：“连日住在潘家，便晓得香雪妹子遇了强盗，尚不知如何下落。”焦氏道：“老身倒不知。”昌年道：“书童爱儿，逃走在外，我见他有旧主之念，特地带归。若有得罪处，不妨重治，他既小心，还是旧人好用。”焦氏因心中怕昌年，不敢不从。说道：“别个老身也不听，三姑爷说了，且收用罢。”爱儿磕了头，立在一边。里头杨氏闻知昌年送爱儿来，十分欢喜，出来相见，说道：“姑爷荣归，我们家里不成个规矩，真所谓‘亲情疏失为家贫’了。如今姑爷不要把这脉亲看冷了，仍在寒舍住罢。”昌年道：“多谢，改日再来看看。”就相辞起身上轿，回潘家去。自此爱儿依旧服役，以后爱儿在外做小生意，终身伏侍杨氏，小心谨慎。这是爱儿的结局，以后不及再叙。

却说昌年回至西园，思念昨宵之梦，似真似假。但花神如此奇异，其言必定可据。

只是他说经年之内尚有患害，颇生疑惑。且自放心下去。

原来，是夜香雪在柳林，睡到四更时候，梦见昌年徒步而来，把一幅诗绢相赠。香雪接住，欢喜不胜，告诉离别之情，被昌年双手抱住求欢。忽见月光直照进来，缠绕身上，香雪不觉惊醒。看宫，你道昌年与香雪为何俱被月光所照惊醒？不知是夜昌年的魂魄被花神领去，不是空空做梦的事。那女大师原与香雪同睡房中，他的神通，本自灵异，偶然睡醒，觉得满房奇香，便疑心顿起，急坐床上，取出宝镜，那镜光照处，正如一轮寒阙，所以把鸳鸯好梦都惊散了。从李静坐片时，不见什么，仍旧将宝镜藏好。香雪梦醒，十分感念。天明起身，见枕边有一幅白绢，取来一看，正是梦中所赠的诗，愈加惊疑。就对从李道：“大师，妾昨夜有桩异事。自别昌年，到今几个月了，全无音信。不想昨夜忽得一梦，梦见昌年赠诗一首，这也不足为奇。今早枕边果然留下诗绢一幅，的真是昌年手笔，不知从何而来。莫非昌年有些不幸，他的魂灵送这诗来别我？”从李道：“我昨夜也有些疑。我睡醒来，觉得满房奇香，我即起来取宝镜一照，那香味也寂然了。”

不想小姐有此异梦。但小姐切莫忧愁，昌年若有不幸，宋纯学自然寄信报我。近日不见有书信来，必是无事。你且把诗与我看。”香雪送上诗绢，从李看了笑道：“才子佳句，甚是多情，只因小姐想念忒真，故此鬼神有灵，送这诗绢与你。可见感通之理，无间幽明。”香雪道：“大师所说宝镜，是怎么样，可得看否？”从李道：“看看何妨。我这宝镜本《白猿经》上制炼成就，采取阴山白铜，按着天书法术造作的。首炼太清一气，次分日月两仪，质列三才，功聚四时，德具五行，声中六律，背有七星，旁有八卦，上彻九天，下通十地，降魔伏怪，变化无穷。”便从玉匣中取出，送与小姐。香雪一看，见镜中精彩动人，方晓得昨便梦中被月光照醒，即是此镜所照。赞道：“果然宝镜，不可褻狎，请收藏了。”从李把镜收拾。小姐就写一首诗在绢后，以记所梦之异：行雨行云少定踪，落花空怨五更风。

红颜梦里将为石，满地霜花泣翠蓬。

从李看诗赞道：“小姐幽情丽句，真足泣鬼惊神，怪不得昌年忆你。”两个说说笑笑，不在话下。

却说那宝镜原是灵异之物，惊动了一个妖怪，又添出奇事来。是时，天下盗贼托名邪教，煽惑人心，处处皆有。山东深州有一妖人，姓王名森，其子名王好贤，父子两人，惯喜邪术。一日王森没事，偶在田野中闲步，忽见一簇乡人，捉一大狐狸，捆绑得紧紧，正在此喧闹。王森走去一看，问道：“这是那里捉的？”乡人道：“王哥，这狐狸原是个妖精，前日假装男子，到前村迷惑人家的女儿，又偷人家的东西，人要打他，他行走如飞，再赶不着。我们几个后生，大家算计买几瓶酒，烧一只鸡，放在草内，远远望他。

这畜生生性喜酒，便来吃得大醉，被我们追去，正醉倒在一个大窟洞里，当下就缚住了。

如今扛去，把他卖几贯钱用用。”王森道：“我今日要寻一件下酒之物，卖与我罢。我腰间有二百个钱，你们拿去分用罢。”乡人道：“二百钱太少。”王森道：“你若嫌少，明日到我家来，再与你一斗米。”乡人大喜。王森便将狐狸连索背去。

原来这狐狸炼成妖术，变幻莫测，只因生性酷好酒色，凡遇酒色之处，他便迷惑了，一醉之后，法术不灵，所以被乡人捉住。此时渐渐酒醒，却在王森肩上说起话来，叫道：“王哥救我。”王森听了，把他放下问道：“你这畜生，果然作怪，也会向人讲话。”狐狸道：“我不比凡兽，是石闾山积年修炼的，偶因酒醉被乡人捉了。你若放我，我当重报你。”王森一时高兴，说：“也罢，只是费了我二百钱。”便将绳索解开，狐狸拜谢而去。王森空手归家，忽听得厨灶下叫道：“王哥，我来了。多谢你救我。”王森去看，正是放的狐狸。狐狸道：“承你救我，无以为报。”就取灶上的刀，将自己长尾割一段来，送与王森道：“你拿这尾向人一招，当有一阵香，这见招的人便死心塌地归附你。我暂到石闾山去，迟几月再来看你。”说罢别去。那王森当真把狐尾招人，即有异香，人皆归顺。王森创起教门，唤做“闻香教”。日积月累，聚集多人，王森便是教主。

隔了几日，狐狸又来，自称“山翁”，做他军师。一日，山翁对王森道：“闻得柳林女大师有一面宝镜，若得此，可以横行天下。你引兵扎柳林地方，我进去偷他来。”王森大喜，即引兵来，离柳林数里安营。山翁就变了一个少年，闯进柳林。

是日，李光祖巡察前营，看见问道：“你是何人？”山翁道：“在下近村隐士，特来拜见大师。”光祖疑他是个奸细，喝道：“什么隐士！”叫手下缚了。山翁道：“久闻大师雄才震耳，为何轻忽豪杰。”光祖着人先报崔世勋。世勋走来见了山翁，问道：“来意何为？”山翁道：“欲见大师谈些兵法耳。”世勋终是老将，看山翁一表人才，却是一双兽眼。原来妖兽变人，件件好变，惟有眼睛再变不得。世勋私下分付光祖：“好好押住，我去禀大师。”就进里头，述与大师知道。从李道：“定是妖兽，你出去斩他。”世勋出来，唤那“隐士”道：“大师无暇出堂，问你有何兵略。”山翁议论不止，世勋不与他辩，细细察他身躯，终是变化来的，自然与真身不同，便一手扯住，拔刀就砍。山翁慌了，卸下衣服，露出真形，跳起半空中说道：“今夜叫你全营士卒不留一个。”呼呼的乘风而去。亏得世勋手快，把那山翁尾上砍下一块皮毛。光祖深服世勋有见识，同见大师，备述其事。从李道：“今夜你们好生准备，

待我取镜出匣，诛此妖兽。”谁想这个妖狐是炼过邪术不怕镜光的，从李不知其详，只道一般妖兽，可以宝镜治得，这一夜便把镜子悬挂堂前。那山翁回至王森营中说道：“我欺那柳林里人俱是凡夫，不意有个老将倒有眼力，识破了我，今夜当用大法进去。”挨至更深，果然一道神光飞进柳林。也是合当有事，从李灯下看书，忽想起昌年，心中昏闷，呼几个侍女弹琵琶、唱小曲，闹满一房，从李陪香雪只顾吃酒，外边三将各处巡哨，想堂前有了宝镜，料那妖兽不敢进堂。岂知山翁之意为镜飞来，打从堂后钻到镜边，轻轻解了，一径取去，甚不费力。王森接着大喜。山翁道：“快些藏好，我还要进去。”王森道：“进去怎么？”山翁道：“我偷镜时，一人不知。见大师房里一个美人，极其艳丽，我如今乘此时再去看他一看，岂不快活？”这是妖狐的怪性，仍飞到里头来。

这夜程景道巡察无事，走到堂前，不见了镜子，报知大师。从李吃了一惊，各处搜寻，并无影响。遂披发敛装，照例《白猿经》行起法来，按住八方，差得六丁六甲、二十四将到营听差。恰好那妖狐正在堂前，被空中神物围住。当下程景道看见，把神枪便搠，妖狐应手而倒。从李见刺死妖狐，收了法术，把妖狐斩了三四段，只是不知宝镜下落。早有细作来报：“数里内，有个闻香教主王森结成营阵，这妖狐就是他军师。”从李闻报，就差程景道：“明早出林攻杀。”景道领命。

次日清早领兵来战。此时王森不见山翁回营，甚是惊恐。忽闻柳林兵到，遂开营迎敌，大杀一场。景道猛勇杀够多时，怎当得正森兵多，轮番接战，杀完一队，又添一队，把景道围困数重，准准杀了一日。此时，大师安坐柳林，只道草寇易于剪灭，不曾把法术用出来，以致景道全军覆没，只剩一身冲杀出营。夜色昏沉，不辨前后，单身匹马，飞奔而去。

王森得胜回营，不胜之喜。其子王好贤备酒敬贺，父子两人吃得大醉。王森对好贤道：“山翁不回，谅必有失。你今把他昨夜偷的宝镜取出来看看。”好贤便拿宝镜，送与王森。果然光彩灿灿。原来王森不知宝镜来历，乘着酒兴，将他玩弄。谁知这镜是差遣神将的，被王森秽触了，宝光中现出天神，即刻将王森打死。那镜子正像一轮明月，从空中飞去，影也不见。好贤吓做一团，看见父亲打死，只得收兵退去。后来，闻香教中，失了军师，死了教主，渐渐分散，好贤又为官兵所斩，闻香教自此消灭，不在话下。

再说程景道战败，单骑退走，心下想道：“我今欲进前去，无处投宿，倘若遇官兵缉获，便不干净。欲要归柳林，又羞见大师。莫说败军之将理当斩首，就是承恩宽宥戴罪立功，也不是烈丈夫之事。”想来想去，进退两难。忽然叹道：“罢了罢了，猛虎失势岂能自全，不如仍旧归柳林罢。”遂拨转马头便走。

此时，更深夜静，微月朦朦，望见树林里一道火光。景道上前一看，乃是一个白须老者，独坐在林下，取些枯枝残叶烹茶。景道下马问道：“老丈这样更深为何在此？”老人道：“你是谁人？”景道道：“我是败军之将，匹马归营。请问老丈要到那里去？”老人道：“你到那里去，我也到那里去。”景道闻他言语，又见他古怪清奇，不好再问，只得也坐下。那老人煮熟了水，烹起茶来，袖里取出两个茶盅，自己斟一盅，又斟一盅与景道吃，便问道：“将军此行，可是仍旧要到柳林去了我想，不去也罢。”景道闻言，就问道：“小将与老丈素不相识，怎么就认得我是柳林里人？”老人道：“你的女大师还是我的徒弟，怎么不认得。”景道道：“原来是老师，失敬失敬。请教何

以不去也罢？”老人道：“女人师是泰山涌莲庵真如法师的徒弟，我是真如法师的好友。当年女大师出山时，我曾传他一卷天书，要他救世安民。不想他出山兴兵构怨，这还算是天数。近闻他思恋一个书生，情欲日深，道性日减，上帝遣小游神察其善恶，见他多情好色，反责老夫付托非人。老夫故特来与他讨取天书，并唤他入山，全性修真，参承大道。你今要去做甚么？”景道道：“男子好色，有伤德行。大师是女身，怎么也叫是‘好色’？况恋此生，尚未交合，不过是干相思，有何罪过？”老人道：“情欲所起，男女皆然，岂有分别。但是一念感动，无论着身不着身，均是落了色界，天曹断不容。”景道道：“依老师所说，难道夫妇之情也是不该的？大师孤身，也应有个配合。”老人道：“人间夫妇，原有恩缘，不可强求。你那大师，合犯孤辰，若有一毫夫妻之念。便犯色律。”

譬如世上愚民，干名犯义，出于不知，尚可少宥。若是明理的人，也要干名犯义，这便是知而故犯，罪何可逃。”景道又问道：“小将一生专尚义气，我想，女大师深恩未报，正欲代他建功立业，安忍怏然而去。”老人道：“将军专尚义气，自是好事，但古来各将，个个阵亡，有几个生还故里。你今夜若不听我言，不隔数年，恐无埋骨之地。”景道听到此际，不觉雄心消灭，放声大哭，拜倒在地道：“小将痴愚，求老师开一条生路。”老人道：“此去百里外，就是泰山白云洞，洞内有个全真隐士，与老夫相厚。你到其处去，帮他采药炼丹。自有好处。”景道拜谢道：“若得如此，小将大幸。必求老师写书一封，方好入山。”老人道：“这也不难。你叫什么名字？”景道道：“姓程，名景道。”老人取出纸笔，放在石上，点起火来，写道：

是心老人附牒

全真隐翁：途中偶遇一程景道。此人敛才返璞，幸收为炼丹弟子。月再弦，
晤谢。不备。

老人写完，付与景道。景道接了，拜谢老人，又道：“某受女大师恩，愧无寸报。

今欲弃去，于心不安。意欲写一封禀帖，求老师顺便带去，未知可否？”老人道：“有何不可。”就取纸笔与他，景道写道：原管中营、督粮官程景道叩禀大师：自景道丧师，奔走投止无门，欲归柳林，甘心受戮。适逢隐士，忽警凡心。且念旧主深恩，不忍飘然长往。泣血拜书，望旌旗而遥别，痛心叩禀，瞻云日以长悲。伏愿大师保安玉质，慎守金精，迓纯嘏于将来，建奇功于莫暨。景道不胜饮泣依恋之至，并候宋纯学、李光祖、崔世勋三将军麾下，魂驰神契，不敢另陈。谨此拜别。

景道写完，安放石上，望柳林躬身四拜，号哭数声，然后送与老者。老人收了，飘然而去。欲知老人是谁，请看下回便知。

第十回 老猿索书消勇略

话说程景道写完禀帖，送与老者。老人收了，飘然而去。你道那老人是谁？原来就是以前授天书的自猿。他正要到柳林，不期遇着景道，有此一番事。那景道到此时，把马匹枪刀俱抛掷林里，大踏步而去。

走了一日一夜，到了泰山，访问白云洞，果然有个隐士，结草作庵在那里。景道走到门前，把门轻叩，便有一个童子出来问道：“是谁？”景道道：“访道闲人，求见尊师，乞烦引进。”童子开门，便领进去。只见那隐士蓬头赤脚，仰卧石榻上，见了景道，便说：“你是何人？满身血腥之气，好象杀过许多人的，不要触坏我的丹炉，快去快去。”景道不答，拜了两拜，呈上老人书札。隐士细细看了道：“既是他引荐，也罢。你可速往外边涧水里，把你衣服洗干净了，好来见我。”景道承命，即走向涧边。但见涧水细微，手捧不起，只得沿了那条涧，慢慢寻下去。

走了二三里路，果有一泓清水。景道把衣服尽数丢在水中。正待洗濯，抬起头来，忽看见无数恶鬼走来，也有二手一脚的，也有三头六臂的，也有两角狰狞的，也有满身污血的，内中有几个指着景道说道：“这个人杀我们的，正好与他讨命。”景道看了，全然不怕。又有一个鬼拿了石块打来，景道也不睬。只顾洗净衣服。停了一会，众鬼道：“我们且去，明日与他计较。”就都散了。

景道洗了两件，还有一件小衣，看那涧水浑浊，再往下边寻水。望见一个女人走来，十分美艳。那女人道：“客官在涧里洗衣不干净，我们离此不远，何不到舍下烧锅热水好洗。”景道说：“我是修道的人，不劳你来缠扰。”女人道：“这个呆汉，我好意帮衬你，怎么不知好歹。也罢，我有一包东西送你，”便将一个包放在景道面前，觉得一阵异香。景道头也不抬，净了衣，回身便走。女人拾了包，大骂而去。

景道回至庵中，看那隐士，还睡在石榻上，说道：“景道，你倒有些道气。凡世人七情中，惟有爱、惧二者最易动心。你方才所遇，毫不动念，可喜可喜。”景道自想：“方才之事，必是他试我的，真是个活神仙。”便说道：“景道愿终身拜老师，为弟子。”隐士点头道：“好好。你去屋后，树下有些石子，拾几个来煮我吃。”景道暗思：“石子如何煮得熟？我且依他。”走去拾了一二升，把水煮起来。不多时锅里香喷喷的。景道拿木瓢盛了，送与隐士吃后，自己也吃些，果然好吃。自此后，一心奉侍。又改一个道号，叫“胡景安”，取景慕庵中隐士之意。每日不是采药，便是寻山果，快活不提。

却说柳林大师失了宝镜，郁郁不乐。又探知景道全军覆没。急差李光祖出林，王好贤又退去了，追赶不及，反失了景道，愈添忧闷。想目下气运不佳，不如差人护送香雪小姐先归河南，寻着王昌年，交付与他。就叫宋纯学取那昌年夫妇同到柳林来，了却心愿。营内有了李光祖、崔世勋两将，外面虽不成事，也好守住柳林，图个终身快活，算计已定，便来对香雪道：“小姐久留敝营，我心不安，意欲送归尊府，好与昌年结亲。

但我有一段隐情，今日若不说明，恐怕小姐疑惑。”香雪道：“有何隐情，乞说明白。”从李道：“昌年人才绝世，不独小姐思慕，我的心上也是这样，故此着宋纯学与他纳监，今幸功名成就。小姐此番归去，永结连理，但不知我这段情意如何消释。”香雪道：“妾夫妇困厄漂零，皆赖大师恩庇。以后或是接大师回去，或是再到柳林，惟愿妾与昌年一同奉事大师，终身聚合。”从李道：“若得如此，极好的事。你成过了亲，即到这里来。”从李说罢，唤出李光祖，分付要送小姐归河南。光祖道：“昌年忆念小姐，时刻不忘。若

送小姐回去，他两个恩深情重，一对夫妻，朝欢暮乐，怎肯再进柳林。大师不可把小姐放去，留他在此，做个奇货可居，然后寄信昌年，叫他到柳林来，方可结亲。

小将料昌年不得不从，这是长久之策。”从李道：“你的话也说得是。”遂不遣发小姐回去。

忽见外营小卒进来传报，说：“外面有一个白须老者，要见大师，小的恐怕又如前日妖狐变化而来，不与他传报，他说：‘你进去对你大师说说，我是涌莲庵里来的，他就晓得。’小的以此进来报知。”从李听得“涌莲庵”三字，吃了一惊，急忙走出。见那老人，两边行了礼，就请进里头坐定，便分付整备素饭。老人道：“莲岸，你一向平安？老夫自从别后，不觉几年头矣。”大师道：“感谢老师，别来许久，因军务碌碌，未遑候问，有罪有罪。近日真如老师道力弘深，想法颜甚好，弟子疏失香坛，心甚不安。

今日何幸，得老师光降敝地。”老人道：“老夫今日此来，因奉真如法谕，邀你归山。

此地不可久居，万勿留恋。”大师猛听得“归山”的话，自想：“出山以来，英雄盖世，正要建功立业，况且怀念昌年，心愿未了，岂可说这样寂寞的话。”便对老人道：“弟子一片雄心，未酬一二。今承真老师抚爱过深，容俟暮年，当弃绝人事，拜领宗教，目下恐不能如命。”老人笑道：“莲岸，你道英雄事业是做得完的么？千古以来，但见荒草堆中埋没无数豪杰，天地也有缺陷，人事岂能浑全。老夫今日也不好相强，任凭尊意。

恐怕老夫去后，倘有不测，那时懊悔便觉迟了。”大师道：“多感盛情，容日后三思而行。”老人道：“既然如此，不必多言。老夫当日曾有一卷天书传授与你，只因这卷书，半年前老夫受了大累。紫府洞霄官忽差神将二员来，向老夫索取。老夫回复他传与世间英雄。丁神将去复，仙曹便将老夫降罚，道是所授非人，谪做酆都土地，日逐与鬼卒夜叉作伴。老夫不得已与真如老师说情，甘愿讨还天书。仙曹准奏，还把老夫责了二十鞭。

老夫自想修行一千余年，指望深入大道，不期为了这书，前功尽弃。你须速取出来还我。”大师道：“天书虽留在此，并未看熟，求老师暂缓一年，即当缴还。”老人道：“你若不取还我，我亦无奈你何。但恐天书未必能留，那时反为不美。”大师只是求他宽缓，不肯取出。老人道：“既是如此，我也不强你。”又道：“老夫方才来时，路上遇着一员将官，寄一封禀帖，要与你。”就在袖中取出，送与大师。大师接来，拆开一看。见是景道辞别的禀帖，内心忧闷，如失左右手。及至陪老人吃了素饭，老人道：“我正忘了一件事。老夫出山之时，真如法师曾把一个小包密封紧，说千万寄与你。”便在腰间拿出，付与大师。大师接到，仔细一看，却是一个小封袋。上面写着：“真老人附寄莲岸，临难方开。不可轻看。”大师收藏了。老人珍重而别。原来女师莲岸，始初因要走遍天下，自己改名“白从李”，一向相传俱是“白从李”称呼。今日被老夫索取天书，叫出“莲岸”两字，若是一个没记性的看官，险些看错了。自后，那女师感念当时出身之异，仍复原名“莲岸”，去了“白从李”三字，看官谨记。

当时，莲岸送老人去了，满心不快。自想：“景道逃亡，宝镜遗失，种种不利。如今又被那老人叨絮了半日，他要讨去天书。倘若此书一去，我便立脚不住了。”遂要差人，令宋纯学引王昌年到柳林来。又想道：“无名小将出去不济事，必得光祖亲去才好，这营里有崔世勋老将，可以支持。”立定

主意，即刻唤光祖来分付道：“我也不写谕单，你一路小心，寻见了纯学昌年，叫纯学速引昌年来，并与他说明崔小姐等待之事。在外不可羁留。”光祖领命，出柳林而去。莲岸遂进内房与崔小姐闲话。

到了晚间，同小姐吃酒。忽闻得外营里一片声响，只见崔世勋进来报道：“天上落下一火球，大如巴斗，各处乱滚。”莲岸恐怕惊坏小姐，携住他手，大家走到外面。一看，果见一个火球，一连滚来，直入他房里。莲岸便把小姐交付崔世勋，自己绰了双刀追至房前。只见那火球忽然分开，内中现出两条金龙，张牙奋爪把住房门。又跳出一个白猿，竟进房中，取了藏天书的玉匣，飞腾而去。那火球也就火了。

莲岸呆了半晌，丢下双刀，来寻小姐。仍旧进房，长叹一声，对小姐说道：“我自出山以来，千军万马，凭着这卷天书，横行四方。不意今夜火光中连匣飞去，此天亡之兆。从此以后，一心只想昌年到来，为固守之讨，不复再图外事矣。”小姐道：“大师安心，古今成人业者，岂必尽有天书。不妨打起精神算计下去，再作理会。”莲岸闷闷不乐，按下不提。

却说焦顺被老潘出丑之后，与焦氏商议，进京谋袭世勋的武职，遂带了银子行到京中，不期察访王昌年中了进士，现居刑部。他两个平日间极不相投。焦顺想道：“昌年既做了官，岂无多少同年在各部里，我若要袭职，他心上怎肯。只说我不是崔家嫡子，便永世也袭不成。不如寓一个僻静所在，等待昌年转了外任，我好出头，无人拦阻了。”打算停妥，就在京城外边寻一寺里作寓。这寺叫做“普净寺”，不多几间屋，甚是幽静。

寺里一个住持，又有一个小徒弟。住持法号“四静”，生平惯喜结交光棍，所以京中光棍大半在普净寺里做巢穴。

一日，焦顺寻寓，走进寺中来。四静接住问道：“居士从何处来？”焦顺道：“小弟姓崔，是河南人，先父陕西总兵。小弟到京袭职，因有事羁迟，要寻一间寓所，多住几月。”四静道：“原来是一位袭职的爷，贫僧失敬了。若要寓所，何不就下此处，再不敢与爷计论房金，只要爷做官后时常青目。”焦顺道：“岂敢，房金决不短少。”四静大喜。便打扫一间侧屋，将行李放好，连忙去整夜饭，管待焦顺。不多时，把大鱼大肉排在桌上。焦顺道：“何须多费，老师也用酒么？”四静道：“贫僧酒便吃些，荤倒不戒。今夜这留，多慢多慢。贫僧明日还要特设相叙。”焦顺原是个酒肉之徒，说声“多谢”，两个猜拳掷骰，吃得大醉。自此以后，甚是相契，不是你请我，便是我请你，焦顺又要卖富，说有多少家财，带多少银子，袭了职，便可做总兵做提督，指望和尚加意奉承。谁知这四静是极爱财的，听了这话，内心甚喜。

过了几日，有两个光棍来看他，一个叫做“袖里剪”，一个叫做“眼前花”。四静看见，便扯进房，说道：“正要寄信两位来，有一个好主顾在此。”袖里剪道：“是何等人？”四静道：“是一个袭武职的相公。”眼前花道：“既是要袭职的，必定京里有几个官儿相熟，不可轻易弄他，须用软绳绊他。”四静道：“有理。”三个就算计如此如此，方可弄得。四静大喜，两个光棍别去。是日，焦顺在外间耍，傍晚回来，见四静做佛疏，就问道：“老师做什么？”四静道：“明日有一家施主，要做一日功德。说起来也好笑。”焦顺道：“做功德有甚好笑？”四静道：“有个原故。近边有一个财主，家甚富。半年前讨一个小奶奶，不想他大奶奶极其妒悍，终是吵闹，这老爷便气死了。

明日他家小奶奶做些好事，说又要请三个道友，与贫借四众，念经拜忏，还要带累爷吃一日素。”焦顺道：“这个何妨。”四静道：“还有一句，那

小奶奶是私下做功德，爷不要与人说。”焦顺道：“自然。且问这小奶奶自己可来？”四静道：“贫僧回他小庵狭窄，不必来罢，他却要来看看，恐怕众道友不至诚。想是他趁着大奶奶不在家，也喜出来走走，正是少年心性。”焦顺笑了一笑。

果然，次日四个和尚敲钟击鼓，念起经忏。挨到傍晚，只见一乘轿子，随了一个梅香，又一个家人，竟进庵来。下了轿，却是一位绝美的女子，年纪有二十多岁，淡装素服，先拜了佛，又谢了众和尚。四静忙请到佛堂后吃斋。焦顺一一看在眼里。那女子叫家人私下不知说什么话，随即打发回去。焦顺见只有二个女客，就走过来。梅香道：“这是何人？”焦顺正要开口，看见四静，便走开一边。四静道：“我倒忘了。”就说道：“奶奶，这是河南崔爷，寓在小庵。”女人便立起身道：“在河南那一府？”焦顺见问，缩转身来，作两个揖道：“敝居开封府。”女人道：“造化，今日遇着个同乡的人。”焦顺道：“奶奶住这里，怎说是同乡？”女人笑而不答。焦顺停了一刻，就走出去。挨到黄昏，四静铺灯施食，忙做一团。焦顺走入走出，看那女子，眉来眼去，甚有意思。忽见晚间回去家人急忙走进来，对女人道：“大奶奶回家了，问起二娘，我回他舅爷那边去，明早便归的。二娘且不要回来，暂借这庵里住一夜，明日早晨私下叫轿子来接。我恐大奶奶盘问，先要归家了。”女人道：“晓得了，你去罢。”焦顺听大喜。

少停一会，功德做完，化了佛马，三个和尚相辞去了。四静亲自上灶，收拾夜饭，未曾备得停当，外面有人敲门甚急。四静忙走出来开门，但见两个着青衣的，一把扯住四静道：“快去快去，老公公等着你去做功德。”扯了便走。四静道：“慢些，小僧还不曾吃夜饭。”那人道：“那个等你，怕没有夜饭吃？”四静见他催慌了，对焦顺道：“崔爷，庵里没人依你照顾。贫僧恐怕老公公留住，今夜不得回来。”说罢，急急出门。

焦顺把门关好，想道：“好机会，四静被太监请去，庵里无人，恰好这女子在此，不免与他说些话。”便走进去，见那女人道：“方才佛事热闹，不及请问奶奶何家宅眷，又怎么与小生同乡？”女人叫梅香道：“师父不在家，你到灶上去收拾夜饭，那位崔爷既寓这里，就一同吃饭罢。”梅香领命而去。女人对焦顺道：“崔爷请坐。妾幼时亦是开封人，因家道衰微，流落到这里，失身为妾，今又遭此家难。”焦顺道：“奶奶青年美貌，小生有幸，今夜相遇。请问尊庚有几？”女人道：“贱庚二十有一。久别家乡，也想回去，只没有个便人。崔爷既是同乡，不知可肯带挈使妾终身有托否？不瞒爷说，我家的主翁存日，颇有所遗，二三百金妾是拿得出的。”焦顺看见他少年美貌，又有奁资，十分欢喜。两个吃了夜饭，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话得高兴，也不顾什么和尚寺里、神佛面前，两个便做起好事来，紧紧搂住。女人对焦顺道：“妾于此事，疏失已久，可速到床上去，方得尽兴。”焦顺听了，抱他到自己房里，两人扯下衣服，钻在被里，你贪我爱，快活不了，弄了一夜，说不尽许多肉麻的话。

到了天明，外边一乘小轿，随了一个家人，候那女子回去。女子掩泪而别。焦顺见那女子去了，想道：“天下有这样天缘。一凑便着，他愿随我归河南，又说贴我多少银子，我就不袭武职也罢了。”到了上午，四静回来，见了焦顺说道：“昨夜被老公公留住，失陪崔爷。只不知那小奶奶如何去了？”焦顺道：“他住不多时就有轿子接去。”四静道：“这等方好。”焦顺道：“我想那小奶奶少年美貌，决然守不定的，老师何不与我做一大媒。”四静

道：“崔爷没正经，功名大事不去料理，想这用花野草。我贫僧是出家人，说不得这话。”焦顺大笑，就不开口，只是一心想着那女子。到了晚间，看见梅香又来，提一盒果子，送与四静。又一个小包，私下送与焦顺，说道：“我家二娘，约崔爷今夜过去，黄昏时候，到前面大树下等我。”言讫，急急走到佛堂，致谢四静，就回去了。焦顺进房，解开小包，见是白银两锭，汗衫一领，焦顺大喜。果然到更深，只私到大树下，梅香等在那里。即使携手，走过半里路，见一大宅子，转到后门进去，弯弯曲曲，走到一间房里，女子艳装丽服，金钗金钗，妆得极好，接住焦顺。梅香暖起酒来，两个同吃。吃罢，收拾上床，尽兴绸缪，十分得意。女子叮嘱焦顺：“我必要嫁你，你但出些财礼，我日后赔补，一毫不费你的，你日里切不要这里来，恐怕有人疑心。”

倘有消息，我自叫梅香约你。”焦顺——承顺。将次五更，两个起身分别，梅香仍旧领出后门。

焦顺清早到庵中打点要娶他，适值四静又出去。到第二日午后，四静拿了疏纸又带了素菜回来，对焦顺道：“贫僧昨日在老公公家做了一坛功德，明日前村旧施主又要在小庵念一日经，这几日，贫僧不得一时清闲。”焦顺道：“那旧施主叫是前日拜忏的么？”四静道：“正是，明日是他大奶奶做好事。”说罢，就去写佛疏、办素菜，直忙到深夜。

次早，仍是四个和尚念经，吃过昼斋，那大奶奶来了，好一个胖妈妈。焦顺张了一张，不见些人，便坐在房里，听得外边有几个人讲话。少停一刻，四静走来，焦顺问他佛堂罢什么人讲话，四静道：“是前日念经的二娘，大奶奶要卖他，又恐家里有人议论，竟叫那个买主到小庵来议论。那一家又是极讨便宜的，银色太低，天平又轻，大奶奶不肯，故此两边争执。”焦顺闻言，心内突然一惊，问道：“老师叫晓得他多少财礼？”四静道：“听见说三百金。爷你可知道，这位二娘手里。倒是有东两的。”焦顺道：“既如此，就烦老师对他说卖与我罢。”四静道：“这样事贫僧不去管他。”焦顺心火勃发，竟跳出来。只见三个人，同了大奶奶，正在此争长论短。焦顺看内中一个象是媒人，就把手扯过来，问他详细。那人道：“自我做媒以来，再不见有这样慳吝。我今不要媒金，人家撒开倒干净。”焦顺道：“大哥，小弟是极忠厚的，随你说多少银子，代我成了罢。”那人道：“若然如此，极好的了。只要现银，今日就成。”焦顺道：“便是这样。”那人即去与大奶奶说知，奶奶道：“他若出三百金，还我好银子，准天平，就许他。”焦顺诸事从命。这一家要买的还来争夺，被奶奶乱嚷一顿，含羞而去。做媒的便向焦顺说合，焦顺倾箱倒笼兑出银来，大奶奶如数收了，又添上媒金三十两。奶奶道：“看这位崔爷，是个好人，明日可到舍下来与二娘成亲，就住在舍下，待袭了官，一同回去。”焦顺暗喜。看看日晚，四静完了佛事，众人都散。

到了次早，四静道：“焦爷恭喜，今日有新奶奶了，行李不妨留在小庵，停一日来取。”焦顺谢了四静。忽见梅香来请焦顺，便同梅香仍旧到那大宅子后门，转进几处，原是一个大花园，在一间花厅坐下，梅香走进里头。焦顺呆坐几时，并无人出来，早饭还没有吃，腹中饿了。各处张望，只见花柳参差，湖石层迭，并无一人。焦顺又转过几间书屋，东封西锁，焦顺大叫几声，杳无回答。焦顺着忙，急急走到后门，也锁住了。

挨到日晚，外边几个青衣大汉开门进来，一见焦顺便骂道：“什么蛮凶娘的，私到里边。”焦顺道：“你家大奶奶受我的聘礼，把二娘卖我”，说未

完，被那人劈面打来，骂道：“你直贼徒，向人乱话，什么大奶奶小奶奶，这是吏部张老爷的花园，谁敢住在此处！”

扯他到衙门里去。”三四个人，拖拖拽拽，一顿乱打，推出园门。焦顺没办法，走回庵来。原来庵里的行李铺盖，卷得罄空，各处找寻四静，全无踪迹。焦顺又气又饿，知道遇了歹人。无处安身，幸亏身边还存下几两银子，做了盘缠，只得回河南去。原来四静与一班光棍做成骗局，这二娘大奶奶但是娼妓假装的，焦顺痴呆，堕其计中。要知焦顺如何回去，再看下回。

第十一回 柳营散处尚留一种痴情

却说焦顺行至彰德府，盘缠用尽，只得沿途叫化。夜间无处投宿，见路旁一个古庙，就走进去，看见庙中有两人在里头。两人问焦顺道：“兄从那里来的？”焦顺道：“小弟从京中来，要到开封去，因口了盘缠，不能上饭店，今夜要借住一宵。”两人道：“我们也是借住的，此间没有和尚，只是个空庙。”焦顺听了，就与两人同宿在庙中。

不想睡到五更，庙外走进数人，把焦顺与那两个不问情由俱索住了。焦顺还与他分辩，众人道：“我们一路缉访，恰好在这里。”索了便走。你道为甚缘故？不知这两个是强盗，众人是捕侠。这强盗就是柳林中私逃的强思文、杜二郎，因前花费资本，被程景道差官要钱粮，他两个私下逃走，后来无计可施，就在荒野处打劫。河北捕快，细细缉访，到庙中捉住，立刻解到府中，知府升堂，捕快带进，知府喝叫夹起来。两人招道：“小的叫强思文，这一个叫杜二郎，是柳林大师的手下。礼部宋纯学也是好友。”知府道：“那一个是谁？”强思文道：“这是昨夜同寓庙中的，不知他姓名。”知府也叫夹起来，焦顺禀道：“小的开封府人。父亲是百户，陕西阵没。小的进京袭职，不期遇着歹人，把行李盘费拐去，所以孤身回家。昨夜借宿在庙中，并不晓得这两个是强盗。”知府道：“可有承袭文书么？”焦顺道：“文书在行李中，一齐拐去。”知府细细盘问，见他说得凿凿有据，就当堂释放。焦顺放后，叫化到家。焦氏与杨氏埋怨一番，焦顺含羞忍耻，同了杨氏并爱儿寻一僻静所在，耕种为活。改了姓名，叫做顺翁，隐避终身，不在话下。

却说强思文、杜二郎既已成招，知府即日申文达部。部里具题说盗招内有宋纯学一款，并波及同年好友王昌年：这是何故？因前日有个显官，要招昌年为婿，昌年不肯，故有此祸。

奉旨：强思文、杜二郎系属叛党，该抚臣即时处决。其宋纯学王昌年即行提究。

部臣接出旨意，即着缇骑到河南来不提。

却说宋纯学自从入赘潘家，与王昌年日日寻花问柳，作赋吟诗。一日，两人正在厅上闲话，忽见家人来报：“本府太爷并县官俱来。要见宋王二位老爷。”两人不知其故，即忙整衣出来迎接。乃是朝廷缇骑，同着县官特来抄捉。昌年详问缘故，方晓得柳林事发，杜、强两人招攀出来的。潘一百合家惊恐，纯学道：“你们放心，我与王年兄俱是朝廷臣子，岂因一二小人仇口欺诳，有何证据认以为真，我到家自然辩明。”遂收拾行装起身。琼姿掩

泪而别。昌年惊叹花神之言以为奇验，倒安心乐意，一同进京。两个解到京里，俱发刑部狱中。两人连夜出疏，辩明冤枉，大约说仇口陷害之话。

奉旨：宋纯学、王昌年既有叛党口供，俟获逆首莲岸，查明具复。

两人在狱闻知此信，便商议要差人到柳林通一信息，又无人役可以付托。正在踌躇，忽有一人进狱，来看纯学，乃是柳林李光祖。原来光祖自奉莲岸之命即到开封，访问纯学昌年，方知为盗案牵连，被逮进京，就星夜赶到京都。两人已进狱里，光祖即将使用，知会狱官，进来面会，纯学接见，备述其事，光祖道：“盟兄陷害，且静坐几日，待小弟即刻归林，回复大师，另寻计策。”纯学道：“大师近日所做何事？”光祖道：“近日柳林中比前大不相同。”便把妖狐偷镜、白猿讨书并程景道败阵入山，细述一遍。纯学叹道：“当初指望共成大事，不想遭际如此。如今盟兄出来，是谁总领营务？”光祖道：“是老将崔世勋。小弟正忘了，奉大师分付，要与王兄说明，香雪小姐久住柳林，崔世勋就是他父亲，小弟此来。专为请二位长兄进柳林去。目下如此，当另图良策。”纯学道：“王年兄一向思忆小姐，今有确信，极好的了。”就同到昌年房里，细述来意。

昌年听了大喜道：“姨夫与小姐安然无恙，这是莫大之喜了。但小弟今日身子被禁，不能前往，奈何？”光祖道：“仁兄放心，小弟回去，自然竭力商量，决不使二位兄长受累。”昌年道：“感谢盛情。但事在急迫，不可迟缓。”光祖道：“这个自然。”说罢，辞别出狱，急忙赶路。

不隔数日，到了柳林，即入里头，拜见大师，把纯学、昌年被害情由并题疏批发等事，细细说了一遍，“望大师急速计议，救此两人。”莲岸闻言，吃了一惊，沉吟半晌，说道：“这怎么处？我若兴兵前去，又恐胜败未定，朝廷见我兴兵，倒把两人认实了。

我若把银子去各处挽回，万一照定疏稿上意思，俟获我时查勘明白，那个肯担当？”左思右想，俱不停妥，只得走至房中，说与香雪知道。小姐闻得昌年犯罪，啼啼哭哭。莲岸安慰一番，走出房来，又打发各营头领分路打听京中消息。

原来，宋纯学在狱中画下一计，央及同年好友特上一本，本内说：“各省贼寇俱系良民，向为饥寒所迫，遂至啸聚山林。如下明诏免其死罪，四处招安，则兵不血刃而贼可消灭。”这明明是激动柳林使其归顺，纯学、昌年不辩自明的意思，且待脱身出来再与大师另议。果然朝廷议抚，如陕西一路，降寇“小红狼”、“龙江水”、“掠地虎”等，督抚给牌免死。

柳林头领打探这个消息报知大师。莲岸正无算计，听得此事，便与李光祖商量，欲照例归顺，救纯学、昌年出狱，取此两人，再纠合兵马，以图后着。光祖道：“不可，倘一时失势，反被别人牵制，那时便难收拾了。纯学、昌年还宜另计申救。”莲岸想念昌年，一时无措，只要给牌免死，弄他出来，就对光祖道：“我主意已定，你若不从，任凭你自立营头罢。”光祖道：“大师若决意要归顺，可惜数载经营，一朝分散，小将也学程景道长隐深山了。”莲岸又唤崔世勋斟酌投降一事，世勋道：“大师要行，老夫是不可随去的。前日老夫败阵入林，倘与大师一齐投顺，朝廷理论前丧师之罪，势必不赦。不如待大师先去，老夫随后领一支兵马，只说转败为功，朝廷或可鉴谅，就是大师，以后也有退步了。”莲岸点头道：“所言极是。”当日便定下降书，率领各营头目，就与香雪分别。香雪道：“大师，此后必定仍聚一家方好。”莲岸道：“我正为此意，所以把一片雄心丢开了。”遂收拾行装，多带金银，

以备进京使用。

李光祖进堂，见了大师，拜倒在地，放声大哭，说道：“大师珍重，小将不及追随，来生愿为犬马，再报厚恩罢。”莲岸也哭道：“几年相聚，本不忍分离，无奈时势如此，不得不然了。”光祖哭别女师，单枪匹马而去。

莲岸就出了柳林，知会山东抚按。抚按出了文书，押送进京。部里闻知逆寇莲岸率领所属将校到京投降，连夜具题，宋纯学、王昌年亦具疏申辩，俱奉圣旨：宋纯学既已辩明，但事涉逆党，着革职为民。王昌年放归，另行调用，其女寇莲岸，着刑部即时梟斩。士卒分拨各官安置。独斩元凶，以儆叛逆，余皆赦宥，以全好生。该部知道。

部臣奉旨，即时施行。先释放了纯学、昌年，然后分拨柳林将校，随着军营安置。

押锁莲岸，梟首示众。莲岸出其不意，虽有银钱无从解救，自悔不听光祖之吉，致有今日。猛然想起真如法师附寄一封，说临难方开，急取出拆开一看，乃是一丸红药，内中写道：“仙府灵丹，可以假尸遁避。”莲岸即时吃了药，听凭押至市曹，及至斩时，刀至头上，全然不痛，正像有人提他，莲岸乘势跳出法场。回头一看，见一个女人，身首异处，横倒在地。莲岸大惊，放开脚步走出京城。自想：“此去竟到河南，少不得昌年归家的。”可煞作怪，脚下行步如飞，全不吃力。

走了三四日，到了一座大山，也不辨什么地方。忽见一个老人行来，莲岸细看，却是讨天书的老人，老人道：“莲岸你来了，前日若非真如老师附哥灵丹，这一场患难怎逃得过。”莲岸道：“老师怎么在这里？”老人道：“特来候你。你如今要那里去？”莲岸道：“要到河南去。”老人道：“你又痴了，路上缉捕甚严，如何去得？此处不住，还要寻死？”莲岸道：“此是何处？”老人道：“这就是涌莲庵的路径，你随我来。”莲岸连日昏迷，恍然惊醒，不觉哭道：“我莲岸数载沉迷，终成一梦，可惜王昌年不曾见他一面。如今也罢了，且到真如法师那里去，拜谢他活命之恩。”老人道：“莲岸，你只为恋着那个书生，致有今日，我劝你把这念头息了。自古英雄，往往为了这‘情字’丧身亡家，你道这‘情’字是好惹的么。”莲岸道：“老师，天若无情，不育交颈比目，地若无情，不生连理并头，昔日兰香下嫁于张硕，云英巧合于裴生，那在为莲岸一个。”老人道：“我今若与你辩，你还不信，直等你在‘情’字里磨炼一番，死生得失备尝苦况，方能黑海回头。”两人一头说一头走，不觉渐近涌莲庵。老人道：“莲岸，请自进去，老夫有事，不及奉陪。”言讫去了。

莲岸自想：“这门径冷冷清清，岂是我住的。既已到此，不免进去。走一步，叹一步，行到法堂，见真如法师端坐蒲团，兀然不动。莲岸先拜了佛，然后参见法师。夏如开眼看见，说道：“莲岸，我道你但知去路，忘却来路。今日仍到这里，可喜可喜。你且把从前的事，说与老僧知道。”莲岸道：“自莲岸出山以来，散财聚众，纠合豪杰，兴兵十万，雄踞一方。又尝遍游名山，穷历胜地，救佳人之全节，扶才子于登科，花柳营中，血溅旌旗之色，笙歌丛里，酒酣诗赋之坛。方将名震千秋，岂料身亡一旦。”便长叹道：“咳！这是莲岸自己要降，非战之罪。”真如道：“好个女英雄。如今待怎么？”莲岸道：“拜见法师，暂借山中住几个月，再作理会。”真如就叫侍者打扫一间净室，送莲岸安歇不在话下。

却说宋纯学、王昌年，初出狱门，忽闻大师已斩，申救不及，私下大

哭一场，罄悉赀财，买嘱上下，领了尸首，好好成殓，便拣一处荒山与他安葬。葬完，两个设酒祭奠，哭倒在地。致祭后，两个就携些祭品，暖起酒来共饮。纯学道：“小弟受大师深恩未报，今日被难，又不能申救，尚何心绪再恋红尘。只是家有少妇，未免摆脱不得。专待送年兄归去，寻着小姐，完了亲事。小弟黄冠野报，做一个用散之人罢。”昌年道：“小弟此心，亦与年兄一般。只不知小姐既在柳林，近日俱已投降，为何反无音耗？”纯学道：“或者归河南亦未可知。”昌年道：“如今看起来，凡事皆有定数。前日小弟遇那花神，他说半年内有难，若见莲花残败，方可脱身，小弟此时，不解其说。直至大师遇害，方悟神言不谬。”纯学道：“天机微妙，有难测度，总是顺理而行，决无差失。”两个拜别坟墓，取路趲行。一日起身太早，忽见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对面也看不见人。但听得空中有人喊道：“前途有难，不可不避。”纯学兜住牲口，停了一个时辰，恶风已息。回头一看，不见了昌年并几个仆从。纯学慌了，四处找寻，全无踪影。又恐他冒风先行，遂急加几个鞭子，赶上前去。各处寻觅，并不见影。心下正在疑惑，忽见前面无数兵马杀喊而来，顷刻之间，几个仆从俱被杀了。纯学虽则书生，但是柳林豪杰，那些枪棒也习惯的。看见势头太狠，索性出其不意，钻到兵马之中，扯下一个兵来，三拳两脚打倒在地，夺了大刀，腾身上马，杀出一条路。所有行李牲口，俱失散了。纯学一身走过二三十里，想道：“果是大难，若昌年遇此，也不保了。”你道这是什么兵丁？原来是柳林的兵马，因女师去后，崔世勋领了兵马，竟进京来，特上一本，说世勋初因妖术被擒，今能剪灭柳林，统领将士，仍归朝廷，以俟效用。朝廷批发，崔世勋丧师失律，本该重处，姑念前功，免其一死，仍削原职。其所统柳林兵卒。着兵部分拨各省。世勋免死，同小姐竟回河南。那些兵马，不肯调散，仍旧结党，负固不服，逢州过府，肆行杀掠。

那宋纯学单身逃窜，一径回家。潘一百迎进，立刻备酒按风，琼姿小姐不胜欢喜。

纯学在席上备述辩冤释放以及路上遇贼情由。潘一百道：“恭急妹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请问王兄何以不归？”纯学就把昌年失散缘由说了一遍，遂问：“崔老先生与他小姐可曾回家否？”老潘道：“老崔半月前同他令爱俱已回家，他与奶奶焦氏反目，恨他从前宠爱焦顺，凌逼小姐。倒是小姐贤达，再三劝住。”纯学道：“那个焦顺如今怎样？”老潘道：“那焦顺始初拿些银子，指望进京袭职，不想遇了骗子，花得尽情，叫化到家，无颜见人，避在乡间。前日老崔回来，要痛治他，也是小姐劝了，说这样小人，何足计较。”纯学道：“小姐如此贤淑，可敬可敬。”两个吃过了酒，纯学进房，与琼姿相叙。正是，新娶不如远归，自不必说。

次日，纯学急到崔世勋家，世勋接入，叙了寒温，纯学道：“晚生与令坦王文令极其契爱，殊知老先生盛德，忠勇过人。前日偶阅邸报，知老先生已退处山林。那些游兵，仍然劫掠，晚生几乎被害。”世勋道：“老夫朽腐之材，不堪重任，自然退归。那投降兵士，既无驾驭之人，反侧不安，理所当然。仁兄出京时曾与小婿同行否？”纯学道：“说也奇怪，晚生与王年兄一齐出京，半路忽遭大风，飞砂蔽口，王年兄倏然不见。晚生四处寻找，并无踪迹。”世勋大惊道：“这却为何？莫非遇了乱兵被他害了？”纯学道：“失散在前，乱兵在后，必是因兵戈阻隔在那里，老先生不必过虑。”遂起身告别。

世勋道：“仁兄远归，老夫改日尚欲奉屈少叙。”纯学道：“多谢。”即相辞出去。世勋送了纯学，回至里面，把昌年失散的话对小姐说了。小姐听了，自想：“红颜簿命，倒不如村夫田妇，安享太平。”内心十分愁闷不提。

且说王昌年因遇了大风，一时昏黑，不辨前后。又听得有人叫他避难，错认是纯学叫他，便不顾死活，冲风而走。走了一里多路，偶然撞着一棵大树，他就靠定树上，等待风息。只见黑暗里有车马之声，昌年仔细看他，前边数对纱灯，后面拥着一轮车子，织锦帐幔，竟到树下来，车中忽然有人说道：“树下立的是刑部王老爷，我出来相见。”从人把帐幔揭开，内中走出一个美人，昌年上前施礼，却是四园中所遇的花神，对昌年道：“西园一别，私心不忘，今早偶奉仙曹之命，欲往洛阳城点验花色，经过此地，适然相遇。前途流寇杀掠，郎君不宜轻往，且暂住此处，待流寇过了，方可走路。”昌年道：“感谢仙卿救护，但不知栖息何处？”花神道：“随我来。”便携昌年手，钻进树里。走了数步，果见层楼密室，华丽非常。昌年问道：“怎么这树中有此异境？”花神道：“这树是紫姑仙的行宫，我们职掌司花，凡遇各处有灵的大树，就托他做个住居之所，两京十三省，共有一千八百五十二棵大树，仙府登记册籍。这一棵是古桂，册上列在五百零三名，叫做灵芬小院。”昌年甚加叹异。花神唤侍从备酒，摆列的都是异品名味。花神亲持玉盏，斟上美酒，殷勤奉劝。昌年道：“小生盛佩厚情，然一心急欲归去。”花神道：“可是要完崔小姐的姻事么？”昌年道：“然。”花神道：“郎君显然性急，但恐小姐尚有阻隔，大约世间好事最难成，不是容易合的。”昌年道：“这是为何？”花神道：“天机难泄，日后便知。此去十分珍重，尚有后会。”昌年起身谢别，花神携手相送。才出门，昌年一交跌倒，忙爬起来，依然立在大树下。天色甚是晴和，望见牲口仆从俱等在荒草里，不知从何而来。急走上前，各各惊异，昌年不好说出，上了牲口，向前而行，果然流寇过了，撞他不着，只是失了宋纯学。不多几日，赶到开封府，想小姐不知可曾回家，虽在路上看见小报，有崔世勋归朝一事，只因花神说尚有阻隔，愈加惶惑。急赶到崔家，跳下牲口。即走进去，吃了一惊。未知何事，留在下回表白。

第十二回 莲梦醒时方见三生觉路

那王昌年走进里头，听得哭声震地，并无一人迎接，昌年心慌。及走到房门首，方见崔世勋出来，一把拖住昌年说道：“你来了，今早我香雪女儿死了，如今现在床上。”昌年听了，恰像头上打下霹雳一般，立刻走进房中，果见香雪死在床上。昌年吓得魂不附体，痛哭起来。把香雪满身一摸，只见四肢柔软，心头尚温。昌年带哭问道：“想甚么症候就到这个地位？”世勋道：“自从前月宋礼部来，说你中途失散，不知下落，香雪便恹恹不起，终日昏睡，今早竟奄然去了，也没有什么病。”昌年悲苦异常，无暇说自己途中之事，对世勋道：“他心头尚温，四肢柔软，且守他一两日，再备后事。”你道香雪本无疾病，为何如此？原来就是紫姑山司花神女，因花神职掌繁杂，一身管摄不来，要一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帮他，方得完事。因与仙曹说明，暂借香雪魂魄，检点众花颜色，那一夜便来相请。香雪看见一位美女走进房中，

要请同去。细问缘由，方知是帮贴司花，就有一本册籍，交付香雪。揭开一看，俱是草木名花。花神道：“木本诸花，我自己分派，你但与我将这草本，照色派清。”香雪自恃有才，便同他出门。一霎时腾云驾雾，遍历名园。但见牡丹芍药，蔷薇木香，种种名花，深红浅白，该深色的就与点染，该浅色的就与拂拭，当真个五色俱备，百卉鲜妍。检点完了，花神领他去见紫姑仙。香雪又逞才调修了几款，说牡丹芍药，有色无香，蕙兰茉莉，有香无色，宜加全备。花中窈窕，惟虞美人一种轻盈艳丽，宜登上品。紫姑仙见奏大喜，说：“香雪所陈，甚为有理，但世间名花，各有所重，香色不能兼全。今可取虞美人加以变色，酬答汝功。”香雪同花神拜谢而出。自后，各园中惟虞美人不依原种，变幻多端，如单叶变为千叶，浅色变为深色，是因香雪陈奏之功也。花神对香雪道：“承小姐帮助，花事有成，深感深感。妾闻王昌年已经回家，今日当与小姐玉成好事，以为千古佳话。”便着几个使女，择旷野之地，结成园亭，请香雪住居于此。花神自去寻取昌年。说这昌年守在香雪房中，不胜怨恨。原来上边规矩，人死了不待成殓，那至亲先要到野外去招魂的。

昌年挨至五更，独自一人，竟往城外招取小姐魂魄。走过了几里路，昏昏沉沉，不知远近，忽看见花神走来问道：“郎君别来无恙，此行将欲何往？”昌年叹道：“小生遭遇多难，家中近有大变，今早此来，实出痛心。”花神道：“不必忧伤，小姐现在这里。”昌年道：“不信有这事，家里死的又是何人？”花神道：“你若不信，可随我来。”昌年反疑是梦，便随花神走进园中。但见百花争艳，果然小姐坐在其中。昌年一见大喜道：“小姐果在此间，我昨夜到家莫非做梦么？”香雪道：“偶因分任司花之职，暂时出门。

吾兄远归，有失迎候。”昌年还怕是梦，急急扯住小姐不放。花神笑道：“何必太疑，当送你回去。”便差两乘轿子送至家中。昌年与小姐谢别花神，各上了轿。那园亭忽然不见，但见轿子如飞，顷刻间已到门首。昌年先下轿进门。世勋看见，正要哭起来，昌年道：“小姐现活在此，小婿一同来了。”世勋大骇，即刻外边，当真是小姐走进门来，那两乘轿子也不见了。一家大小，无不惊异，尽来簇拥小姐一同进房。此时，因外头有这异事，个个出来，并无一人在房。那床上睡的，不知不觉穿好衣服，坐在房中。外面拥进来，蓦然合做一处，依旧是活跳的一位小姐。世勋又喜又怕，呆呆的，只管细看。

小姐道：“王家表兄，今日回来，我父亲桑榆暮景，正好依傍过日子了。”昌年正要回答，忽家人进来报：“宋老爷来拜。”昌年只得出来迎接。乃是宋纯学，他闻昌年归家，又闻小姐有变故，特来看看。说道：“小弟自与年兄在中途忽然不见，那时兄在何处，到今方始归家？费小弟寻了几日。今早又闻小姐有什么异事？”昌年把花神之事瞒过，只说道：“那日大风扬沙，故此失散。又因闻得游兵作恶，暂缓一日，所以归迟，小姐偶有微恙，今幸全复。”纯学道：“恭喜恭喜，年兄既归，目下便该择吉了。”昌年道：“正要商量此事。”纯学道：“前日行聘，原是小弟做媒，年兄何不借舍舅的西园住了，待弟与兄择下吉期，完那冰清玉洁。”昌年听了，即到里面与世勋说知，世勋大喜，出来面谢纯学。纯学谦逊一番，就挽昌年出门，同到西园来，老潘更加款待。纯学即往外边拣了黄道吉期。到了正日，昌年备一付盛礼，穿了公服，打起刑部执事，纯学做了行媒，鼓乐喧天，送到崔家结亲。世勋迎接进厅，内中拥出小姐，一对夫妇拜了天地父母，拥入洞房，合卺结亲。世勋在外，陪了纯学吃酒。小姐与昌年并不客套，添绣斟上酒来，两个说说笑笑，

吃得半醉，散了酒席。添绣伏待上床，掩门而出。昌年就把分别出门以至误认老潘的话先请了罪，又把拖神托梦终始周旋的话后叙了情。香雪也把女师入赘、柳林得梦并诗绢暗合之异说了一遍，两人说了一夜话，说到苦时，上面愈加亲热，说到喜时，口边岂肯生疏，那些风流恩爱，自然是少不得。这事按了不提。

再说女师莲岸，自从见了真如法师尚且雄心勃勃。真如整顿禅房与他居住，也不参禅学道，也不念佛看经，日夜思想昌年，无从见面。有时感慨悲歌，抡起禅杖便要杀出去。过了几月，心上禁遏不住，即来禀真如道：“弟子雄心未断，意欲出山，完了俗愿，待数年后，然后归山。”真如道：“我怕你一去不来，老僧放心不下。也罢，既是你此志不衰，今夜子时大吉，老僧亲送你去。”莲岸拜谢，回到自己房里，收拾行装。自想：“此番出去，先到河南，寻取昌年。然后差世勋同纯学收聚柳林残兵，寻觅程景道、李光祖，再加团练，何患无成。”打算完备，又来禀真如道：“弟子半夜起身，恐怕惊动老师，先此拜别。”就拜了四拜。真如道：“既是如此，今夜老僧到不奉送了。”莲岸欣然别了真如，早早打开铺盖，暂且睡下，好养精神，半夜出山。

只见睡到子时，听得晓钟初响。莲岸急急背了行李，出了涌莲庵，赶下山坡。恰好撞着程景道。莲岸大喜道：“你为王森所败，我原不怪你，为何不别而去？一向在那里？”景道道：“败军小将，无颜相见，故此流落他乡，请问大师到那里去？”莲岸道：“我因误去投降，朝廷敕斩，被我用术逃避。今日此去，仍要做前番的事。”景道道：“既逃避了，小将备有马匹器械，大师可速上马前行。”莲岸便上了马，两个走不止数里，忽然有一队兵马阻绝去路，两个细看旗号，俱是柳林内的。景道大喝道：“你是那一家营头，敢在此拦路？”只见那营里一将骑马冲出，见了莲岸，即时下马，纳头便拜，乃是李光祖。莲岸大喜。光祖道：“小将自别大师，总领兵马，破过四十州县，专候大师到来，不期此处相遇。”就请莲岸并景道进营。叙过了礼，莲岸对光祖道：“我要往河南，寻宋纯学与王昌年，并看香雪小姐，你可护送我去。”光祖承命，立刻起行，就到开封府，在三十里外扎营。莲岸独自进城，寻到崔家，问昌年消息。管门人道：“王老爷同宋老爷在西园吃酒。”又问：“香雪小姐在家安否？”管门人大怒道：“你是何人？敢问我家小姐。”遂大骂起来。莲岸不与计较，就转身到西园来。果然，纯学与昌年欢呼痛饮，看见莲岸，全然不睬。莲岸道：“宋纯学、王昌年，你两个不认得我了？”昌年道：“你是什么人？”莲岸道：“我是柳林中女师，你两人受我厚恩，难道就忘记了？”纯学道：“我们是朝廷大臣，妖魔草寇，这等放肆！”叫左右：“索了！”当下走出数人，将莲岸绑缚起来。莲岸大骂道：“有这样负义的！当时贫困，如鸟投林。今日富贵，就反面无情。如今李光祖程景道现统大兵驻扎城外，少不得把你两个剁作肉酱。”昌年大笑道：“我们富贵到手，那记得许多旧恩。贼寇不得无礼！”叫左右：“拿去斩了！”众人将莲岸拥住，拔出刀来，劈头便砍，莲岸着忙，一跳，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身子依旧在禅床上。遂披衣而起，见日高三丈，真如法师上堂说法，众僧环绕而听。

莲岸愤恨不已，走进法堂，拜见真如。真如道：“莲岸，你要出山，昨夜这一梦就是出山的好处了。”莲岸气得目定口呆，也不回答。真如道：“莲岸，你且平心和气，听老僧说明来历。大凡红尘中事，只瞒得无知无觉的人，爱欲牵缠，痴情羁绊，念头起处，正像生在世间，永无死日，譬如酒醉的人，

不知不觉昏迷难醒。没有一人坐在最高之处，冷眼看人，或是贪名，或是贪利，庸庸碌碌，忙过一生，及至死时，名在那里，利在那里。可知冤仇恩爱，皆是空花，巧拙妍丑，尽归黄土，你道有何用处。世人不明，往往为情而起，终身迷惑，不知回头。我想只如做梦一般，譬如夜间昏黑之时，闭了两眼，一样着衣吃饭，亲戚相叙，朋友往来，喜是真喜，乐是真乐，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天明了，翻身转来，梦在那处，可再去寻得么？我想，世上诸事都是假的，独你昨夜所梦到是真的。须要早早回头免生疑惑，不可痴心妄想，为世所弃。莲岸，你生前原是如来座下一朵白莲花。勿谓草木无情，偶然感到，便罚将下来。你如今持想怎么？”真如说罢，忽然大喝一声，正像山崩地裂的喊道：“莲岸，那一条是你的宝岸？”只因这一喝，惊得莲岸如梦忽觉，拜倒座下，放声大哭道：“些微一身，尚且不保，何况身外之事。莲岸今日才见老师面目矣。”真如道：“一时偶觉，未足为真，你再去参来。”自此，莲岸洗净凡心，一念不杂，每当真如说法，言下了然。

一日，偶到庵外闲步，看见涧水里涌出一朵莲花，莲岸折取供养老师。真如一见叹道：“老僧建立此庵，因有这朵莲花。今日被你折了，老僧欲辞此庵矣。”即命侍者，唤集众僧，俱付莲岸主持，焚香沐浴，端然化去。莲岸自后，遂为庵主，一样开堂说法不提。

却说王昌年成亲后，夫妻恩爱，时刻不离。过了数月，朝里推升山东巡按，报到家中，荣显异常。昌年即与小姐分别，请宋纯学做内司，竟到山东来。常例，按院到任，先要私行，访察善恶。昌年同纯学各处私行，遇见一个道人，逍遥自得。纯学细看，认是程景道，就扯住道：“闻盟兄遁迹深山，小弟日想旧情，无从见面。今欲何往？”景道道：“原来是宋盟兄，小弟住在白云洞，两月前遇到小柴岗，遇见李光祖，始知别后诸事。他自从出了柳林，就到小柴岗，入赘在胡喜翁家，娶他女儿。村庄耕种，甚是闲适。小弟约他这两日在此处相会，同往涌莲庵，候问女大师。”纯学惊道：“大师朝廷处斩，小弟与他营葬，怎么仍在涌莲庵？”景道道：“原来盟兄不知，当日大师用口遁逃避，所斩的却是假尸。如今阐扬宗教，居然是大善知识了。”纯学喜道：“有这等事，小弟也要见他。”就引景道与昌年相叙。昌年闻知女大师现在，也自欢喜。景道又问：“两位兄长近况如何？”纯学道：“王年兄代天巡狩，暂尔私行。至于小弟，已做废人。”便把前事说了一遍。景道听了，不觉长叹。三人遂入店沽酒共饮。果等了一日，李光祖徒步而来，纯学昌年接见甚喜。景道与光祖备述纯学昌年的事，光祖道：“我们三人俱属闲散，王兄贵为御史，不知可肯同到涌莲庵候问大师否？”昌年道：“向受大师深恩，焉有不去之理。就此同行便了。”四人一齐起身，寻山问水，共向涌莲庵来。山径荒僻，幽异非常。那程景道是熟路，在前引道。行了多时，望见前面一座小庵。藏在树里，白云拥护，清流环绕。景道道：“涌莲庵已到，我们须在涧水净手，好去拜佛。”四人俱净了手，缓步入庵，共进法堂。先拜了佛，后向侍者道：“汴州王昌年、金陵宋纯学、新安程景道、燕山李光祖求见大师。”侍者传进里头，停了一会，出来道：“请四位少坐，大师即出相见。”昌年等俱不敢坐，等候升堂。少顷，幢幡宝盖，香花灯烛，接引而来。果见莲岸织锦袈裟，庄严相貌，高登宝座。四人一齐叩拜。莲岸分付看坐，四人坐下。莲岸道：“别来许久，今日何幸俱至小庵。”四人道：“弟子向赖大恩，止因散处各方，有疏候问。今幸不期而遇，特来瞻礼大师。所喜法体清安，超凡入圣，弟子等庸碌凡夫，愿求指示迷途。”莲岸道：“景庵已

久闲云，不必另叙。各位近来所做何事？”纯学道：“弟子削籍闲居，功名之路，已经绝望。光祖入赘村庄，安居乐业，惟昌年现任代巡山东。”莲岸笑道：“王文令绣衣御史，贫衲也属冷下，失敬失敬。近日香雪小姐闺中纳福，圆亲几时了？世勋老将，想尚能善饭？”昌年道：“世勋闲住在家，香雪怀念大师，有如昔日，数月前成亲的。至于仕途况味，弟子也勉强应承，不久当遇处山林。”莲岸道：“少年事业，原该向上做去。若能急流勇返，尤见智识不凡。贫衲初至庵中，尚犹雄心难灭。后来，承先师提醒，昏迷顿觉，此心净如朗月。今日与各位相叙，虽则一片旧情，而心下全无芥蒂了。”光祖道：“昔日大师如此法力，今日一见，令人妻孥之念涣然冰释，何况名利。”莲岸道：“我倒忘了，闻纯学入赘潘家，何如？光祖所娶何姓？”景道道：“潘家琼姿小姐，四德俱备。光祖入赘小柴岗胡喜翁之女空翠小姐，又极贤淑。”莲岸道：“可喜可贺。”便唤侍者：“整备素饭，四位吃了，可在荒山游玩几日。”莲岸下了法座，邀进里内，人家又谈些世情之事。到了次日，四人拜别大师，莲岸道：“贫衲有见性之语，四位须静听。古人云：‘岸少知回，想当以明自鉴，往往有才，多为身累，若不乘时明心见性，一旦年齿日衰，无能悔及，至于名利两途，皆属空花，有何所益，请公宜细思之。’”四人再谢道：“大师明训，敢不佩服。”莲岸就把古瓶一个送与昌年，古砚一方送与纯学，古镜一圆送与光祖，古炉一座送与景道。

又有一玉盒附寄香雪小姐。四人收了物什，分别莲岸，一径下山。景道送出山弯，也就回去。昌年对纯学、光祖道：“大师何等英雄，顿悟如此，吾辈碌碌风尘，殊觉无味。

小弟自今以后，即当隐迹柴门矣。李兄若不弃小弟，求多叙几日，待小弟辞了官，畅饮而别何如？”纯学也留光祖。大家到省城来，昌年即出告病文书，再三恳切朝廷许允，罢官而归。光祖已辞别回去。昌年与纯学一齐驰归。昌年到家见了香雪，备述女师的话，又送上玉盒，香雪大喜。自后，各家生男育女，宋王两姓结为婚姻，世勋寿登九十。潘一百、焦顺皆崇尚佛教，改行从善。昌年家内造一花园，遍种奇花，月遇一样花开，昌年必沥酒相庆，默寓酬谢花神之意。后来各把家事付托儿子，约光祖、景道再看大师。

后不知所终。有人传说女大师立地成佛，昌年、纯学、光祖三人俱学景道，成仙羽化，未可知也。诗曰：

才子佳人信有之，颠颠倒倒费寻思。

诗人着眼描情想，独倚南楼唱竹枝。

